

# 汪錫鵬小說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694B



# 汪錫鵬小說集

矛盾創作叢輯

壹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042777~~

## 給購書者·

俗言：作品是自己底靈魂冒險的紀錄。但是一到作品裝幀爲書冊，便變成了市場上的商品；給人家五角，六角，七折，八折地爭執着，好與不好地評論着，這未免有些污辱。

做娼妓的人認識了自己的肉體不過是資本社會裏一件商品的時候，在雇主付過代價以後，也就不再願意多說一句真情話了，更談不上有「序」。

文壇上的政客和商賈，一天多似一天，他們毫無顧忌地做着爭權奪利的勾當，靠着「編者」，「宿將」，「作家」的稱號去混飯吃，這，真教一般不靠文壇吃飯的人不敢動，動一動就有搶風頭，奪飯碗的嫌疑。

天知道，摧殘了多少年青天才作家！

當本社輯印叢書之際，我曾經與子農，蘇靈議定：我們是爲了作者的興趣而出版書籍，絕不以書籍作營利的商品；除了付出應付給印刷工人的工資及紙店裏的紙費以外，我們不想多收進一個小銅子兒。

這小說集，上輯是描寫了兩年來我所見聞的社會之姿態，下輯是紀述我個人的情感生活。若以時間論，則上輯的作品應在下輯之後。於此，我想讀者們也許可以看出我個人生活之變動吧？然而，計自結局問世之後，我已靜止了多年沒有動筆。現在，我真有些惶恐自己或將退步！

汪靜之  
誌

# 本集內容：

給購書者  
作者肖像

• 識定 • 夜之陽南 • 舍丙 • 病的常平 • 人罪的逃在  
• 候時的禱晚 • 攀高 • 魁金 • 物人層上 • 家人市都

輯上

約 • 祭偷 • 蝶虫的死未  
• 娘的萍小 • 離迷 •

輯下





作者肖像

上輯目次：

在逃的罪人

壹

平常的病

貳叁

丙舍

肆捌

南陽之夜

陸陸

定讞

捌叁

都市人家

玖柒

上層人物

壹零玖

金魁

壹貳柒

高攀

壹肆柒

晚禱的時候

壹陸肆



# 在逃的罪人

大人，小孩，男，女，抱嬰兒的，牽弟弟的，流氓，妓女，遊客，燒香的，接踵摩肩，擠擠攘攘擁塞在廟前院裏。雜亂的聲音，浮沉在廟檐下天空間。他們暫時已忘了食的困難。

一陣夏日的暴雨，雜亂的人聲頓時增高，一會兒除了滴滴的雨聲外，祇有靜默。幾隻狗兒在院場上閒走着尋食。站在廟門後避雨的他，爲着幾天不見生意，見了雨止以後，才安下心來。卽把輕便的小桌放出在廟牆前，一方破布依



舊掛在牆上。

小孔明——寫在破布上的三個字。

桌上的香煙紙盒內放滿了紙卷，盒緣上貼着一張「代寫家信」的紙條，因為算命看相的生意不好，所以測字。因為測字生意不好，所以代寫家信。若再無生意，他不知將用甚麼方法可以維持自己的生命。幾年前以為革命軍來了有飯吃，而今知道革命軍反抗迷信，要取締算命看相的同夥。

是小脚；不滿四寸長的女人脚，洋襪，一隻長，一隻短；短得露出了腓肉，破鞋，破褲，破衣，窮臉，不，整個的人，骨骼，皮色，走路的樣式皆有些窮樣。

請坐——小孔明把桌下隱着的凳抽出。

——天有時，人有命，有好說好，有歹說歹，不靈就不取分文。——這樣

熱情的態度，顯然是想詐取幾個錢，但是這樣的一個窮婦，能有幾多錢呢？情形好似人吃人。

——我要寫信，不算命。——她愁着臉說。

——啊！寫信，寫信。——他好像怕生意逃脫似的，很迅速的把粉板推開，在桌面上抽出了一張八行信紙。

背兒向桌面一俯，用手將眼鏡向上略略一推，眉毛一揚，頭兒一側。注目着問：

——太太，寫給那位？

——寫一封信要多少錢？——她問。

——隨意，隨意，近來物價樣樣高，二百個錢，嘻嘻嘻，有限，二百錢。

——二百錢嗎？——她微笑。因為她本來以為一角錢，這樣，帶來的錢還

可以剩下五十文。

——寫給我的老子；父親。

——噫。——他把筆豎起，頭低下。

「父親大人膝下」，很迅速地表示他技能似的即刻寫成了這六個字。

——告訴他，榮生還是閒着無事，人都好。老二的債還不能還，人都好，人都好。——重疊兩句是思索下面的話；——老二的債實在無法可還，家中已吃盡當光，小三子天天來討債。我想有錢自然先還老二。榮生的脾氣仍然不好，常常話不對頭就打人，弄到了錢就喝酒……你已寫了沒有？

——甚麼事寫了沒有？

——榮生發脾氣，打我……

——這，就要寫，就要寫，——連說兩句是不願表示他寫得慢。

——還沒有寫，就不要寫吧，就說榮生還老樣未改，不，就完全不寫吧。  
這個，信上的債，我們實在沒有法子，這……

——是老二的債嗎？

——不是。

——小三子的債？

——不是，是信上的債，我父親來信說起的債。他來信說是因為借了陳家三姐的三塊錢，天天迫着鬧得他老人家不安，想榮生爲他想法還。可是我們榮生自己也不了！

——還有？

——這個，二姑娘只有兩年了。

——那個二姑娘？

——她沒有學名，我的女兒，還有兩年，還有……兩年，前天來過一次，哭了半天，說是仍舊挨打，因為公安局不准了以後，生意清淡。——她說這話的聲音低了許多，帶着極誠懇的表情。

——閨門到上海去的姑娘，因為打仗又都回來了；客人又不多，長客一個也沒有，我總怪她自己作人不和氣，太死板，所以那天我說了幾幾句，到底是自己的肉，我看她哭得也難過。第二天就去找陸嫂子，求求她看你老人家的面上，總要包涵包涵。我想陸嫂子也是因為生意不好，窮得不了，所以打打姑娘出出氣。她告訴我這幾年天運不好，姑娘有了病，那天我才知道二姑娘也有了病。來的那天我看她走路就有些疑心。所以我急得要看二姑娘。二姑娘怕我要看，嚇得她又哭了一場。我騙了她，她才肯，說也可憐的，不像人樣了，我當天就哀求陸嫂子賜幾個藥錢。後來蒙她賜了兩塊錢。那天我就帶她去醫，回

家的時候，榮生知道了，說他有一個朋友作醫生，我知道他想要在藥錢裏用幾個，那知便宜無好貨，那醫生聽說是醫院裏的看護出身，把藥沒有打進血，可憐二姑娘痛得又哭了一場。再說請他老人家不必罣念，二姑娘的蘇州話已學得很像了。

——請你說慢些，說慢一點。

她好像見了久別的情人；把測字先生當情人，一口氣把整個的家庭狀況，鬱悶在心中的話，一直說到請她慢一些的時候才打斷話絮。

——好，那麼，這一些都不必寫吧，免得老人家罣念。只說二姑娘有病了，好在還有兩年，苦也苦不死，不過那天二姑娘回家的時候，正是小三子來家討債，見了二姑娘，又想用壞心思，要是小三子真有誠意，我想等二年給他作老婆也可以，我總看他油頭滑腦沒有好良心，聽說他第一個女人是他賣到上海

去的，請老人家在鎮上打聽一下。他家裏到底有多少錢，他的女人是不是給他賣掉的，回信告訴我。

信紙上的字最初有銀角模樣大，因為她說的話太多，字愈寫愈小，怕的是要用他三張信紙。

——沒有別的事吧？

——沒有了。——她答着時在想。

——老二的債不能還，寫了沒有？是的，告訴他三姐託人送來的破襖子已收到了。

——這沒有了吧？

——沒有了，啊，告訴他，張家的小姑子，去年因為土匪亂，到蘇州來住在我們家裏一天，吃了兩頓飯，第二天還買了一百錢的點心給她吃，她說到上

海去幫人家，總望她有好事，那知道她到了上海，連信也沒有一封，她娘爲她到上海去找她，找了三天三夜，花了不少的錢，哭得要死。

——自然囉，她只有這一個女兒，兒子也沒有，養得這樣大，天天在身邊的，可憐她也不是怎麼窮，只是天災；有土匪吧了。還不是給上海拐子拐去賣了作婊子，怎麼不哭得要死呢！

——沒有了吧？我要結論收尾了。

——沒有了。啊！告訴他，小毛出痧子已好，本來樣子很不好，後在廟裏求了仙籤燒化給他吞好的，阿彌陀佛，我只有這一個男孩子。

——你祇有一個兒子，他總該知道的，不用寫了，沒有了吧？還有話嗎？

——沒有了，喊他老人家要保重身體。

——沒有了吧？



——沒有了。啊啊！——她說了一笑，似乎是討他太囂囂的原諒。

——告訴他老人家，我又有身子了，七月裏可以出身子，這半年內若有便人進城來，請他把姆媽床上的舊綿花褥帶來，可以做小孩子的綿衣。

——沒有了吧？

——沒有了。

她沉默了一會兒又說：——老二的債……

——老二的債沒有還，我已早寫下了。

小孔明很得意的從頭至尾，高聲誦朗似的搖着頭讀給她聽。

——甚麼？甚麼？不懂！

——沒有錯，沒有錯，我寫的是文言。——小孔明接續讀下去，她靜靜地

——求了籤，燒化了給小毛吞吃好的事沒有寫嗎？——她急着又問。

——沒有錯。「蒙神保佑，痧後全癒」；這八個字就包括在裏面，他一望就知求籤吃好的。沒有錯，太太，你放心，我不騙人的，我已經蝕了本，別人總是兩張，你這封信已寫了三張。我決不騙你，真的，總想討下次生意，是不是？

雨止後已久，廟場裏的遊人也多了。噹噹！廟裏大概又有人求籤。

她笑嘻嘻的握着寫成的信走到廟前，把信藏到口袋時又發覺了還剩着那準備化去而沒有化去的五個銅子。

噹！

東東！東東東！

噹！

東東！東東東！

她站在廟門外望着別的婦女，虔誠下拜，想到她自己的丈夫榮生身強力壯，甚麼苦工都可以做，只是已閒下三年，靠女兒向客人討小錢過日子，天天發脾氣，喝酒，一陣酸楚，從心裏透到十指，似乎發麻，又似乎要哭。

——阿彌陀佛！——她默默的念了一聲。猶疑了一會兒，她終於踏進廟堂裏去。

五個銅子握在手心裏，她又躊躇了一會兒。

進上前一步，她望望手裏的銅子。

噹！——和尚用木棍敲磬的聲音。

東東東！東東東！——跪下的她搖竹筒的聲音。

——阿彌陀佛！——她兩眼含着無限的誠意望着堂上的神像默唸了幾句——

阿彌陀佛」，起身走出廟堂。

——二十八籤。上中。

——好不好？

——人如事意，事不如人意。牽羊入牢，有食自然安。

——好不好？

——上中籤。

——可以有事做嗎？

——謀事嗎？有事就能做，只是沒有機會做。只要安份守己在家等着就好了，我解釋的不得錯，沒有錯，沒有錯。

——謝謝你啊！

——沒有事沒有事，我這個測字先生素來這樣，總想有下次生意。下次要

寫信，請還來照顧照顧就是了。別人要一角，我只要二百錢，三張紙，你太太不信去問問看，那裏有？——小孔明似乎方才的冤枉沒有痛快的說明，如今好機會逢她重來，所以充分的客氣，表白自己的偉大。

兩隻帶着泥水的小脚，轉進小街，又向右轉入另一小街，有軟泥的地上印着八字似的尖脚印。

推開房門，房內較外面暗了許多，在朦朧的夜色裏望見榮生躺在堆着衣，被，破布的床上，一個少女坐在椅上。父女兩人皆默默無語。

——你到那裏去的？——床上的榮生忽而跳起，大聲的吼問，未待回答，又問一句：

——枕頭下我的錢呢？二百五十，一個也不見了。你到那裏去的？

——我寫信給爹爹去的。——她戰戰慄慄的低聲回答一句。

——寫你媽的，飯都沒有吃，還寫信？

——你又罵我的上人。

——你還有理！

辟！

打在臉巴的聲音，她默默，沒有任何動靜，只把頭垂下。

辟！辟！

又是打了兩下。

她沒有回手打他，也沒有用手擋着，似乎應該被打似的在流淚。

——你媽的東西！偷我的錢！

——夫妻間又有甚麼偷不偷。——她用極低的聲音說了一句。

——你還回嘴？

辟！辟！辟！

她哭了。

——你媽的東西，我有錢的時候，你就把大腳展開了笑，沒有錢養你，你就哭，不要哭，不必哭，另嫁別人好了。我養不起你，我就是養不起，算我養不起好了。哭你媽的！有錢就不哭了。

——我哭；是哭你的心好兇啊！

——我心兇！我心兇！

辟！辟！辟！

——我心兇！我心兇！

辟！辟！辟！

——我就兇，兇，兇給你看看！

辟！辟！辟！

——兇！兇！打死這個壞心貨。

——爸爸！爸爸！不要打。——女兒哭着說。

——你媽的，想女兒回家，女兒今天回家了，還不是一個錢沒有。可憐女兒病得這樣，你還有錢寫他媽的信。

咯！咯！——有人叩院門。

已叩了許久，只是因為正在打鬧着，沒有人聽見。

——那一個？

——是我。

——小三子，小三子來了。



在哭着的她聽到小三子的聲音，情感也緊張了，哭也自然的停止。

最惶張嚇怕的人，當然是二姑娘——他們的女兒。把身體打了一個轉，不知所措。

躲起來！躲，躲在床下！——她的母親淚還未乾，但是爲女兒，推着他躲。

——不要躲！我看他怎麼樣？——他像老虎似的高聲的一句後就去開門。一個年輕的小流氓似的人，歪着帽，掛着香烟在唇上走進，滿臉笑容。

——小三，你又來了，迫人命？只要我榮生不死，我總加利帶本照還你的債就是。

——笑話笑話，你還要借，我還有幾個。我不是討債鬼！——他今天態度改變了。不問他是否存好心。媽媽和二姑娘的心安下了許多。

——小三你要明白，她如今還不是自由身體，兩年後再談好了。

——兩年嗎？就說跟我小三子逃走的好了。

——你們逃走，陸嫂子不和我打官司嗎？要人嗎？

——那麼，兩年後是不行，請你設法把錢還我，讓我多幾個錢討老婆算了

………  
——噲！好縹緲！

——不要……

——摸摸手也不要緊。

——不！不！

——丫頭，別人喜歡和你玩玩，你又鬼樣！——是媽媽說話。她不同意

她的女兒太死板了。

——噲，要等；等兩年後才可以嗎？那太久了，真的，還請你們想想法子

，還我錢，讓我另討老婆。

——小三，那麼，你不必和她胡鬧！——榮生有些惱了。

——沒有胡鬧呀？好好，榮生，你別看錯了我，我不是壞人，老實說，實在想討老婆，實在歡喜你家的女兒，可憐她作這個生意。你不用看錯了我，我看她可憐，跟了我，可以少受兩年罪，你可以告訴陸嫂子，說她跟我小三子逃的好了，他媽的，陸嫂子撐錢勢，我的老婆在上海也就是給別人拐去賣的，我看到了陸子嫂這樣壞人。就想到老婆，更覺你女兒可憐。不要看錯了我，我不像陸嫂子撐錢勢，好好，你欠我的利息，我就不要。總請想想法子，把欠我的還我，我再湊幾個錢，只要你肯，我就直接向陸嫂子說話。

——你要我怎樣想法呢？又沒有工做。

沒收場的交涉，終於使小三子氣憤憤的走了出去。

那天二姑娘剛巧又在家裏。

咯咯！——並不是小三子又來了。

門一開，三個穿武裝的警察擁了進來。

——你是她的甚麼人？

——我是她的老子。

——老子？走，走，走！

武裝的警察握着槍走在後，犯罪的三個走在前。

——一個是祕密賣淫的女兒。

——一個是失業的父親。

——一個是賢良的母親。

緩緩的步伐中，可以看出二姑娘是有病的女孩子。街上的觀衆發現了這一點後都笑了。

犯罪的人被捕了。

——有沒有在逃的？——警官問警察。



的臥下在主人的脚前。爲甚麼呀？這裏，牠不愁沒有平凡的食料，和平凡的臥槽——祇要牠每天肯在鞭下奔跑。牠的父親拖車輛，牠的祖父拖車輛，受着安份守己的教育，受着安份守己的幸福，牠家世代皆是文化之馬。

中安離別家鄉是第一次，這次准備着歸回家鄉也是第一次，車行的馬車已定妥，明早六時起身，七時上馬車，到下關，到浙江，到家鄉，想到了這兩天的歸程，心中一陣歡樂和燥急。

——鴨子，花生米，豆腐乾，鴨肫肝五個——小紙條上所記着的東西都買全了，母親愛吃的，父親愛吃的，妻——蘋姑愛吃的，給小妹，給蘋姑，給親戚，給鄰居，大包，小包，重笨的，有油的，每一件都蘊含着歸回的歡樂，重逢的幻夢。人生有家好譬有天堂——心靈所寄依的人間的天堂。

滿街的跑着買東西時不覺着，推開宿舍的房門時才覺着兩腿已走得酸乏了

，桌上放滿了將帶回家鄉的禮物，自己依着被兒躺下。

新婚就和她分別是悽慘的，分別將再聚多麼甜蜜，不吃苦，那有福？——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是實驗了多次而可靠的信條。父母爲我吃了苦，而今有了能掙錢的兒子。蘋爲我吃了苦，而今有了能掙錢的丈夫。

記得離家的前幾天的晚上，人都睡了，我和蘋在樓上屋裏的燈下，不知是誰說了句笑話後，我們的心就此飄蕩，她也不能接續做針線工作，我也不能再看書，窗外吹着寒冷的風。忽而聽到樓下有人叩門，叩着一下，連着幾下，似乎有緊急的事原，蘋臨神聽着，彷彿有些驚怕，她有意佯近我的身體，我推開了她。於是她捧着燈在後，我引在前，我們摸下了樓梯，走近大門，問清了叩門的人聲。

——那一個？



——是我！

聰明的蘋首先聽清楚了。

是郵差。——在耀眼的燈光裏我見到她說郵差兩字時的口唇的顫動，我見到她說後微笑，我們倆樂着開門接信。

——誰的？——蘋問我。

——快信，你叔叔寄來的。

蘋聽了我回答後不斷的微笑，是的，她的主意成功，她的主意有了喜信。

我們倆急着關上大門，她捧着燈在前，我握着信在後，像得到了生命的光，得到了人生的寶。我們倆笑吟吟的走上樓梯。許是她走得太快了，正在樓梯的中途，燈光忽而熄了，蘋帶着笑聲，說了一聲——唷！——似乎不敢前行，我在暗中想攆着她的手，却摸着了她的腿，她的臀部，她的臉上的五官。逗得她咬

破笑。——信！別失落了。——她在癡笑中還提醒了我，是的，信，生活，出路，錢是我們倆的愛情的根源，生命的根源。

在房間內摸索火柴盒時。我的手指又觸着了她的胸膛，酥軟的胸膛。燈亮時，我們倆的頭湊近在一起，就着燈光，擠着頭兒爭着看信，自然是喜信，我們唸着，我們樂着，我們的呼吸發着微聲，蘋的脣上掛下了快樂的口涎，滴到了信紙上。

——是誰的信呀？

隔壁睡着的爸爸媽媽給我們鬧醒，隔着板壁兒問我們。

——爸，是蘋姑的叔叔來的信。

——姆媽，爸爸，是我的叔叔來信，中安有事了，有工作了。在南京，爲他找到了。

——幾個錢一月呀？——姆媽問。

——信上沒有說，是在××部，科員。

——委任狀可以有嗎？——爸爸問。

——委任狀就可以有的，要等一位……

蘋仰着頭，提高着喉音回答隔壁爸爸的話的時候，不覺間，門兒一響，爸爸已走進了我們的房內來。

——唷！爸爸，你起床了嗎，冷吧？——爸爸披着大衫，拖着睡鞋，單衫單褲，自然他是切心着兒子的職業，平日他絕不隨便進我們的房間。他依然冷着臉，似乎有解不脫的愁意的說着：——信呢？我看！

蘋把燈光移近他手中的信紙時，發現了自己的酥胸露着半邊，趕快把我方才解開的襟鈕扣好，眼兒帶着迷笑向我一瞟，似乎是惱我不該解弄她的胸襟，

却忘了她許我解開的過失。

——爸爸，你冷了吧。——我把自己床上的毛氈披在他身上。

不知覺間，我們發見爸爸身後又站着一個人。

——唷，姆媽，你也起來了嗎？冷嗎？

——信上怎麼說？——姆媽問爸爸。

——叔叔說，要中安即刻預備行裝到南京去。——叔叔是她的，自然她有傲意，她的主意成功，她的主意有了喜信。

那晚我們快樂，那晚我們奮興，我們四個人坐在燈下談了許多，我們忘了窗外的冷風，我們忘了這場的歡樂後隨着別離的悲苦。

爸爸和姆媽走回到隔壁屋裏，我和蘋依舊在笑談中，聽着窗外的風聲，巷外的柝聲，我抱着蘋嘻嘻呀呀睡在被裏低聲笑談着。啊！她想我領她到南京去

爬山蕩湖。快信給蘋放在她的枕下，我們興奮，我們快樂，我們睡不着覺，我們緊抱，我們動着。這是我新婚後最樂的一夜，也是我們最末的一夜，自此我別了她。

在京一年，不能使蘋的主意成功，雖說是時時日日想接她來南京，但是，打折扣的薪金是永打折扣，時局不安定是永不安定，國難當頭永當頭。京中米如珠貴，啊啊！蘋！饒恕我，我們可憐，我們是苦人，我們是窮人，想蘋也絕不致忘了這一晚，悽慘而黑暗的別離到今日告一段落。我將重見你，我的蘋，我的肉！

——中安，你躺着嗎？明天你回家去嗎？——打斷中安的回憶，是推門而入的乃聖。

——是呀！

——今天我也向主任告假，可厭！他不許，不許是小事，他贊美了你許多，說你一年以來未曾告過一小時的假，准時到，准時退，說我常告假，早退遲到。算了！算了！甚麼科員不科員，作的是抄寫的工作，把人當着打字機，抄寫的盡是些官樣文章，不必要而裝樣的事件，這樣被動着的生活，無非爲錢，爲錢，我太無味了，我太無價值，我要有着切實的工作做，青年生活就如此而已了嗎？不許！不許就不告假，辭職好了！

中安並沒有十分注意着他的話，只知道他是在發牢騷，他也沒有回答甚麼，自己心中默默的念着，當然要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看乃聖默默的躺在睡椅，知道他因告假不成，而發牢騷，在惱悶着。

——快信，請簽字。——直到送快信的人來，他才沒趣似的走出我的房間。快信是蘋來的，呵！爲甚麼？在我將回去的時刻又來快信，信是這樣的寫

着：——

中安：前封快信，想已收到。衣料不必爲我買了。皮鞋要的，因爲前天我在小妹面前無意的說了一句：你快來了，我將有麻葛的衣服穿了，她告訴了爸爸，爸爸今天睡在床上高聲的怨嘆，說養兒子沒有用，年紀這麼老，連一件比較像樣些的緞子馬褂也沒有上身過，他老人家自從把小店收拾了以後，常常悶在家裏發脾氣，罵我。我因爲怕你難受，所以從沒有在信上提過。因爲你要回家了，我才告訴你，請你不必買我的衣料，買幾尺緞子帶回來，請你別忘記，這樣可以使爸爸安樂些。昨天夜中我作夢，你已回來了。

賴上。

呵！賴！衣料嗎？我那有錢買？折扣後的薪金你忘了？我是京中最小的一個，家鄉以爲我作官。緞子嗎？皮鞋嗎？呵！一切我都願買，愛你，孝父母，只是沒有錢，就不能愛，不能孝！

在中安將回家的一夜，就種下了這一根深的煩惱。

午夜睡，想着蘋，眼才合攏，窗上發光，在迷朦的睡意中，聽到窗外嘩嘩的馬蹄聲，知道馬車已到了，呵！回家。

二

寂寞無人的馬路上，拖車的馬兒在前，趕車的車夫在後，鞭着，打着，跑着，奔着，拖着個久別家鄉的，無名的窮小子。

到大都市去遊散的人兒跨上火車。久別家鄉的人兒別跨錯了，那是頭等，二等，你乘的車箱在這裏。汽笛不問乘客各人心中的感想，只是一聲平常的叫聲，火車行動的響聲，不問乘客的感想，只是平常的響着。

斜對面坐着那婦女，這樣的多話，似乎四周的男子皆認識，臉也不美，衣服穿得這般華麗，若是有錢爲甚麼坐三等車，呵，醜，扁鼻，闊嘴，那比得上



蘋，蘋呀！你美，真美，別你一年。

蘋的嘴巴比她好看得多，蘋的手比她好看得多，還有三十二個小時，就見到，見到，見到蘋了，我的蘋，愛的蘋。

啊！這婦女真討厭，那有這多的話來說，她的胸膛，她的腰態，露着她的淫蕩！呵！胸膛，腰態，還有三十多個小時，可以和蘋——抱着她，緊抱着她，一定哭，我也哭，相別一年！

已過江蘇地界，明天這時，蘋在我身傍。

輪船靠岸時，心中充滿了久別的家鄉重逢時的歡樂。忽而一口的苦味，脈的悲哀在心中，爲的是，蘋所渴望的皮鞋，爸爸所須要的緞子，自己無力買，見時該怎麼辦呢？

真像作夢，已跨進這自幼居家的小巷弄。矚目望着走着，我已見到了見到

了我家的門。

一個婦女迎面走來，是蘋嗎？不是，這婦女怎麼？走進了我家的門，呵！許是雇的婦僕。又一個不相識的孩兒亦走出了我家的門口，呵！我家那有雇僕。不是蘋信上說？雇僕早辭退，蘋自己操作家中一切的雜務，樓下的屋子，讓蘋給別人家了，可以多些收入。這是鄰家的婦女孩子？

跨過自己的門，中堂坐着些不相識的人，他們似乎知道我是小主人，向我微笑。

我知道我爱的人在樓上，仰頭喊了聲。

——爸爸！——

呵！回來了麼！——回答的聲音是爸爸的，祇是枯弱而衰老，沒有含着絲毫的快樂。

原料想爸爸和姆媽都下樓，蘋像小鳥般的說着歡樂的話躍到面前，祇是行李都卸下了。只見附在樓窗口的爸爸和姆媽的老蒼的兩個臉。

爸爸的髮絲像幕上的飄紙，姆媽似乎沒有從前那般肯說話。我還未問蘋在那裏，他們已告訴了我，在後門外打水。

是蘋的脚步聲，這麼急着奔上樓，她急着推開了爸爸的房門，見了我就一笑，接着淌下了歡樂的眼淚，頭垂下，一句話也未說。

我知道她要我趕快和她到自己的房間中去，但又不得不和父母談話，忍着又多談幾句。

我和蘋走進了自己的房，我們的心都跳着。她不知道爲甚麼要淪淚，我覺得自己這屋子彷彿比從前小了許多。

她拉着我的手沒有說話。

——緞子，買了沒有？

——蘇低聲的問我，她的淚淌在臉上。

——沒有。

——蘇緝起眉，默默了一會兒，似乎想起了可樂的事件，歡然又問我。

——衣料呢？

——也沒有。

——她以為我騙她，我實在沒有騙她。

——皮鞋的大小樣子你收到的吧，買了麼？

——也沒有買。

我聲音有些發顫，我想要說甚麼，我不知說甚麼，我可憐得只把眼注意着她的表情，她却微笑，以為我的話至少是騙了她一半。最後我掙出了一句話

：——蘋，我沒有錢買呀，我們的薪餉……——我似乎要哭，沒有說完。

聰明的蘋，知道我的心，她接着說：

——我隨便的要你買的，不要緊，其實鄉鎮上也不配穿，你的行李都拿上樓來了嗎？昨天這裏下雨的，今天才晴。

時間似乎是悽冷地的過去，夜間聽着隔壁的爸爸姆媽睡熟後的呼鼾，蘋才開始娓娓的敘述，敘述家庭的衰落，爸爸的兇脾氣，爸爸和姆媽間爭吵，她和爸媽間的爭吵，一切的敘述的事件，皆不外乎是錢的問題。

她奮興，奮興得類乎淫蕩，她說，她想我這次到南京領她去，她說，不然她要回娘家去，去升學，一切是追慕着她的兒時，希望着我的提攜，不滿意她的現在。

蘋！可愛！我摸着她的手粗糙，我摸着她的身體鬆瘦，她是操作了家務。

但是她的美麗抵不上在三等火車裏所見的而當時以爲不美的那婦女，那醜婦，這事奇怪而悲悽。

一夜在枕上的談話皆不脫錢的問題。在南京所料想的重逢的歡樂，連萬分之一也沒有實現啊！

今天早上不知怎樣姆媽知道了我有三塊錢帶給了蘋的。祇聽到姆媽和爸爸在隔着板壁的屋內低低的談着，討論着，批評着，自然他們說我不好，說我不孝，蘋也聽到了他們在偷語，把嘴巴向隔壁一歪，表示他們在說我不好。我和父母此刻好似仇敵，一點重見的歡情也沒有，這都爲着三塊錢。

蘋找着了鑰匙，開了箱子，拿出那三塊錢，要我送到隔壁去，我看她的態度不真懇，我可憐她，我猶疑了一會兒，我搖搖頭，忍着悲哀聽着父母低聲偷語的在說我和蘋的不好。

今天午餐時爸爸發了許多牢騷，大概是敘述他倆培養我自幼而長的不易和困苦。而今他年老力衰，生活無能力的悲境和許多不滿意的事。

晚飯時中安借着南京鴨子好吃的名義，酤了兩斤酒，爲父親喝，同時自己也一杯又一杯的喝着，他希望蘋可以同坐，因爲她忙着煮菜，老在廚房裏，不見她人。一點酒也不會飲的中安，結果飲了比父親還多兩倍的酒。蘋從廚房提着飯籃來的時候，已見他紅着兩眼，啞着喉嚨高聲的說話——他一向是不多話的人。

——帶鴨子回家來吃是孝，帶鷄來也是孝，帶鵝來也是孝，祇要有錢買，那個肯不孝？

——醜丫頭，快坐下來吃飯，你若不孝公婆，我打死你！——他睜大的紅眼睛望着蘋。

——快坐下來，坐下來，不孝，殺你。——誰都會意中安醉了，蘋心中一陣煩惱。

——叫你坐下來不坐，醜丫頭，三塊錢拿出來給爸爸，不要臉。昨天夜裏那樣的淫，想我給你錢，給你是假心的，孝敬父母是正經事。爸爸對不對？

蘋緊鎖着眉把醉後的中安扶到自己房裏時，中安被架在她肩上，兩眼望着虛空，高聲的唱着：

——一馬離了

西冷地~~~~~

嘯呼~~~~~

人道：黃金是甜的，黃銅是苦的，

待我來嘗牠一嘗。——一口一口的酒氣冲到蘋的鼻裏。



醉後的中安躺下床又坐起，坐起又躺下。口裏高唱着歌兒，蘋帶着愁悶的心，垂頭座在對床的椅上，盯眼望這失了知覺的愛人，安！安！——很柔和的喚着他的名。

——來，蘋呀，來，蘋呀。

——喊你來，不來！——他忽而像猛虎似的從床上跳起來，奔到她面前拉她到床上。像鷹爪下的小鷄似的蘋，想到闊別一年的丈夫，重歡只一日而今已醉得如此，不竟哭了。

——別哭，別哭，我的愛，我不打你，不殺。——只是蘋的哭聲仍未已。  
——喊你不哭你還哭，我有話說。拍！——拍，一聲響時中安打了蘋。

蘋倒依在床桿傍，中安擺着戲台上武生的姿勢，凸着兩隻瘋眼，高聲的

喊着：

——爸爸！爸爸！媽媽！媽媽！——

父母捧着大杯茶進來給他喝。他不願喝，強了他喝，他揮手一動。慄！瘋着的眼望着被打後的癩。

——爸，喊你來，有話問你，我今年二十五歲，一年在外，一共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你一共爲我花了多少錢，算盤呢！拿算盤來，請你算一算。

——你別不理呀，一定請你算，今天午飯時聽你說，領我到大，很不容易，這樣好了，除了算清賬以後，我再給你們兩千塊錢酬勞費。那時我們就不談孝不孝的事，你們看她可憐不可憐，一年不見她，她又瘦又老，在家等於一個雇用的女傭人。

——算賬！算賬！非算賬不可！算清了賬，我就寫一張借據給你們，明天我帶癩到南京去，等我發了大財，再回家，再孝敬你們。

實際上父母示意蘋給他喝茶以後就走了，麻醉後的中安似乎沒有看見，仍是一個人高聲的說着——要算賬！

——安，安，——蘋似乎知道他是爲她而瘋醉，帶着極柔和的聲調喚着他的名字：——安，安，喝了這杯！

——屁！——一手揮去，怦！第二個茶杯打破。

——都爲着你！——他瘋醉的眼，發出赤色的閃光照着蘋，手指着她高聲的說：

——爲你而賣了父母！有錢就是好丈夫，到南京去，沒有錢，就想回娘家，升學，作女學生，軋拚頭，沒有甚麼希奇，外面女人好看的多的，火車裏最醜的女人，都比你看。沒有甚麼希奇，我們倆睡過幾夜，每夜幾個錢，照價給你好了。和父母的賬是算不清的，和你的賬算得清的，算賬！算賬！

——算賬！算賬！今天非算賬不可！

中安像猛虎中了槍彈後似的倒臥了以後，大家都以為待他醉醒時就好了。蘋獨自和衣躺在他身畔，一夜未眠，終宵落淚，只是等待天亮，愛人醒來。

那知他不是暫時的醉，身溫增高，迷糊不醒，醒後，就糊說，亂喊，渾身發熱疹，胸膛的心跳得很急，兩眼常瞪着像瘋人；仍然沒有知覺，蘋伴着他，蘋落淚，蘋喚着他的名字，蘋期待着他有回頭的病勢。

早上聽到父親和母親在隔壁私語着，傍午聽到父親歸回在房中，而且有洋錢的響聲，午後知道父親借到了錢去請醫生了。

醫生來時，中安正迷糊地在熟睡着，醫生驚奇他的熱度這樣高，四個人呆站在他床前議論。

——許是中風吧！——說話的聲音高了些。

他忽而醒來，睜着可怕的眼說：

——走，走，走，二等車，頭等車在那邊！這是我們的三等車。

——安，安，醫生來了，天老爺保佑你就好，好了我們到南京去，爸爸是  
| 答應了你啊！

——我們是打字機，甚麼科員，天天抄寫，爲錢太無味，太無價值，我要  
辭職，去，幹嗎？——說後又迷糊了。

——喝醉以後沒醒過嗎？

——先生，你看甚麼病？

出乎意料外的，回答話的人不是醫生，乃是中安自己。

——甚麼病不知道嗎？害的人甚多，這，這，窮病！

——共產黨來就醫得好了。

——放屁！也醫不好，共產黨還要殺人放火的！——說後又迷惘了。

父親，母親，醫生，三個人睜着無法術的眼望着他，癩在流淚。全屋子充滿了悲哀。

車前的馬馳着車奔着，跑着。

車前的馬馳着中安歸回的歡樂，從此他再也不能記憶。

## 丙舍

出了城門，踏着石板路走，走到大樹向左手轉灣走，走到兩腿發酸的時候，就有了：

一間破了頂的小屋，地上，一張破蓆子，一個盛漆的罐頭。——讀書的人叫牠作殯舍，不堪置柩的破落無用的丙舍。

這幾天，頭裏肚裏腿裏手裏有鬼的時候，就想到，想到這：

一間破了頂的小屋，地上，蓆——睡覺，沒有穿黑軍裝的人來趕我！打。

那天是菩薩領我去的，小屋，蓆，空罐頭，菩薩——阿彌陀佛——給我。一個青年男子，誰知道他是青年，他是男子？長亂的頭髮滿堆了白色的塵埃，老繃的面皮好像一個黃泥小炭爐，不長不短的破衣裳，露肉的破褲子。右手挾着幾根從路上山上，屋後樹下拾得的枯枝。左手這一根粗樹枝，娘媽的黑的黃的花的叫着咬我的時候，左手就打牠。

一團太陽照在眼前的地上，頸膊上很暖和的，坐在這裏吧，坐下。坐着，難過，站起再走，他一步一步的向着前走，拍拍的小蹣跟着自己的腿底心。

這滿身發癢的青年又坐下在路傍，兩手捧着一隻鞋，呆呆的仔細望，像科學家審察手中的試驗品，是鞋底與上面的布之間，張開了口。大腿癢，不！肚上癢，不，脊背癢。衣裳脫下放在眼前時，露着兩條上帝給子人類的肉手臂。



——你逃！你逃！媽的逃！——他低聲的自語着像有神經病。一顆一顆的白色的的小東西。在他兩指甲間發出破碎的小聲音，每一次的小聲音，給他的靈魂有每一次的無上的安慰。路過的行人祇知道我窮人在捉蚤，確不知我這一時間已捉死了二三十個娘媽的小白蚤，不肯給我錢給我飯吃的小白蚤。他想到這裏他笑了。

——癡子！癡子！——眼前一個孩子笑着向他指着說。

——癡你媽的頭，你媽！——他自言自語的說着。

阿寶，快走開！

小鬼，你是不是也要作叫化子。——拍一聲響，小孩子的身後，增加了一個大人。大人拉着號哭的小孩子走開了。

沒有一個人站在我面前，沒有一個孩子站在我面前，路過的人像怕鬼一樣

趕快地走過我面前。只有只有太陽光好，照着，很暖和，還有狗，要好的狗，娘媽的狗還是會叫咬，不問是好的狗，或是娘媽的狗，走過面前的時候，心裏總有些惶惶的。

沒有一個人站在我面前，沒有孩子站在我面前。

進城去！——他自言自語的說了聲，城裏有人有人，人多。討不到飯，只要一見到有許多人在面前也就舒服些。

一個非男非女不老不壯的窮人進了城。

要聽的聲音太多，要看的顏色太多，要停着腿去嗅的味兒也太多，他麻木，他不動。

——喂！站在這兒幹嗎？

——老爺！給我一點吃！

——呸！討錢，討到這裏來了！

不給我吃，討不着，討不着不如走開了好多，走開了這裏就看不到，嗅不到，一塊一塊，肉的，熱氣，好看頭，好味道。

——滾！滾！

叫我滾開，他是怕我向他討飯吃，我站在這裏不如走開了好多，走開了嗅不到，看不見。討不着不如走開好，他依然癡癡的站着。

——拍！——一聲響。

他先聽到響，而後才覺着頭重了，不，是昏痛，在迷迷的疼痛中他發見那老虎似的，惡狗式的，穿黑軍裝的人站在面前。

跟着黑軍裝的人走並不覺着甚麼不好，祇是他抓着在自己手臂上的一部份肉，因為抓着太緊了，有些痛。他用左手想推去這緊扎的抓握，意思是要警察

抓輕一些，結果，左手背上又增加了一條的痛。他失望。被抓着的手臂上的肉痛已慣了，也不覺着甚麼不好，抵是覺着他走得比自己快，自己彷彿是被拉着的木頭，最好是大家走慢些，頂好不走，讓自己坐下，坐下在地上，地上有太陽的。

拉到城門口時，身傍的黑軍裝的和城門旁的黑軍裝說了幾句話。大概有「不」字和「不許」兩字。

離城不遠，——拍一聲，頭又痛着，接着屁股上來了一個衝頭，身體向前一仆，似乎倒在地上。黑軍裝的人像狗一般的向他叫了幾聲，就進城去了。

現在我到那兒去呢？

沒有一個人，在眼前，也沒有一個孩子立在眼前，頭上，屁股上，痛。是的，想到了，想到：一間破了頂的小屋，地上，簾，空罐，他覺着了一些輕鬆

，也似乎忘記了痛。

半夜裏他摸到了那間破落的殯舍，在地上也摸到了那蓆子，那空罐。他得着了安慰，他睡下，他睡着想：若是這小屋子裏有了太陽就好了，又暖和，又光明。

那裏會有太陽，他依然睡在黑暗的深處，週圍沒有人，也沒有人家，乃是一間放置棺材的破丙舍裏。

是第二天的早上，他忽而聽見——拍——一聲，響在他的頭上，驚醒了他的熟睡，他閉着眼兒想到一個穿軍裝的人，拿着一根棍兒，像惡狗一樣的站在他面前，當他睜開腫眼的時候，他並沒有見到這樣的人，只見一片瓦落在他的頭旁，於是伸手把瓦枕在頭下。他對於這破屋，這蓆子，加深了信仰，深信不會有黑軍裝的人來，深信是個有睡覺的好地方。

要離開這可愛的蓆子，是因為肚裏會難過。要在鄉間村裏跑，是因為可以免去肚裏的難過，要進城裏去是因為那裏人多，可以看，可以聽，可以嗅，而終不敢進城去，是因為有惡狗似的黑軍裝人。

這天他十分高興，因為不用進城去，鄉下地方上也有許許多多人，晚間他走回去的時候，他看見許多人睡在地上，有大人，有小孩，有女人，有可怕的人。

這是一班自省裏逃難來的人，男子大都一担挑着一些破舊的用品和年幼的兒女，女的大都牽着自家的羊牛等畜類或年小的兒女。日行數十里，如今安息在這裏，睡滿了城外的道路的兩旁，他們和住在丙舍裏的人兒一樣，一樣的衣服不全，一樣的沒有家。

他一步一步的走着，覺着週圍都有人睡着而且沒有黑軍裝的人在裏面，他

心花多開了幾瓣，是高興，是血液運行得快了些。

望着望着，他望着地上睡着的人，有男，有女，有小孩，也有男女小孩睡在一起的。他們大都已睡覺，路旁的電桿下睡着的人最多，燈光照着在他們污黑色布被上和蓋在被上的破舊衣裳，和綿絮。

衣裳——他望着了這幾件衣裳，感覺自身有些冷了。

拿——他想拿到自己的手裏來，同時又聯想到頭上身上會發痛——被別人打的恐怖。

他決定不拿，祇是在未解決以前，他已呆站着有許久許久的時候，這時他才移步走動。

女人——睡着的女人，長髮，好看，頭露在被外，他又呆站着望着望着！是的，一隻腿，一隻腳，是小腳，肉，白色，女人的腿，——沿着小腿上去是

大腿，沿着大腿上去是××。他笑了笑，表示了他是知道的。

他呆呆的望着，望着，望着，他的兩腿軟了下來，他想坐下來，坐在這可以望着的旁邊，望着這，這肉的腿，頭髮，女人，腿，腳，腿，腿上面的，在被裏。

他望了又望，他想坐下，他想到會痛的，痛在頭上，腰上——被人打的恐怖。這時他移動了，一步一步的慢慢地在人中間走着。

沒有走動，也沒有離開，因為他眼前還是那睡着的女人，頭鬆，腿，腿上面的。

——沒有怎麼希奇，我也××過。三年前，在江邊，船上，她還笑哩！——神經病的他忽而聰明了，記起了他從前的事。

的確，就是從此刻起；他受了強烈的刺戟後，忽而聰明了些，是一脈新鮮



的血，注射到他的心裏。他快樂！他高興！

——沒有怎麼希奇；沒有怎麼。——他自言自語的說了兩句，慢慢的走着，帶着微笑。

啊！他確實因此而聰明了，不，是快樂了，他望着睡着盡是人，東也是人，西也是人，左右前後皆是人。他在人的當中，他笑了。

——沒有甚麼希奇。我也××過，三年前。——說他聰明了，是因為他能記得起從前的事，從前的事像昨天的夢，極鮮明活跳的在他的腦際。相隔的三年中，他似乎沒有做過人，向人世告了三年假，今晚的女人的肉腿，才喚回對於自己的人的認識。

忽而在睡着的幾個難民當中醒覺着了，高聲的叫罵着：

——誰？他媽的，走來走去！還不睡！明兒我看他媽的要走數十里用甚麼

勁走。

他被高聲的責罵以後，心裏有黑軍裝的人的恐怖，但是並沒有聽見所罵的話句，他畏縮的走開了罵聲，口裏喃喃的說着：——沒有怎麼希奇，三年前，在江邊，我也××過的。

已是夜半更深的時刻，難民因日間行路的疲乏都已睡熟得像豬一般的沒有知覺。一個神經病的人在人間走着，望着，望着，走着，他沒有冀求，冀求的就是這許多許多的人在他的四周，使他覺着自己也是人。陣陣的冷風吹過，睡着人的腦袋，大都縮進了被窩，站着呆望的人發了幾個寒噤，也覺得自己肉體上的冷。

他抓了一些難民的破綿絮，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的公館——丙舍的方面。低聲的嚶語：

——這個東西好，這東西好——綿花。——他忘了頭上身上的痛——被打的恐怖，因為「這個東西好」的歡念和刺激高過了被打的恐怖。

黑暗裏一個人影向前移動；這是他抱了一些破綿絮的人影。

他忽而想到拿了好的東西會被打的。忘了的恐怖，這時頓然復現，他就把偷來的綿絮丟在地上。走不多久，一陣陣的冷風又使得他想起了那好的東西——綿絮，他又復一步一步的走在返回的路上去找被丟棄的綿絮。

的的確確從此他聰明了許多。前天晚上我們的村莊裏望出去，可以看見遠遠的那他借爲家宅的破丙舍染着一點高橙色的火色，我十分的驚奇。後來經地保告訴我，說他是從廟裏佛台前偷到的一盞油燈，不問日程夜程皆點着燈，並且說要趕他出去了。——可憐的，算了吧。——經我的勸告後不知地保究竟趕過他沒有。

昨日城裏發生了一件盜案，搶着的數目並不大，祇有五六十元。不過，因為被搶的人家，據說是在京裏作官，搶的人有槍械。所以公安局局長萬分的抱歉。限令部下在三天內要拿獲強盜，完全破案，所以這小小的搶案昨晚就傳到我們村裏，並且說要搜查全村的居民。

除了徵收捐款以外向不會來的警軍，今晚在城外的四野騷動。

遠遠的見到有一點火光染在一間破了的小屋上。三個穿軍裝的警士，手槍像臨陣一般的分路而行，人影兒一個一個移向丙舍的目標。

破了屋頂的丙舍的外面，貼着牆，隱着幾個穿軍裝的武士，手指搭在槍的搬機上，在準備一個老虎撲兔的姿勢，不，許是在偷聽躲在這丙舍裏的強盜們的私話。

——這是個東西，三年前。

——沒有甚麼希奇，我也××過。

——這個好東西。

丙舍的細微的人聲，已給屋外的警士的耳朵分析明白了字意。

一陣暴發的噪聲，手槍的口兒皆集中着丙舍的破口。三個警士擁了進去；  
兩個警士在屋外守望。

——捉着！你是誰？

——一個人嗎？一個人嗎？

——老何，有漏了的沒有？

——沒有呀？——屋外守望的警士答應了。

——你是誰？

——我是睡覺的。

——你在這裏幹嗎？

——幹嗎？有許多人。你們黑的，嘻，黑的衣裳。——他說着現出怪媚的笑。

——屁！你說甚麼？——一個警士的手掌和自己的聲音，給他同時感覺，他才覺到臉上被打的痛，那知股上腰間的痛繼之而來。

一個警士發現了一堆破綿絮，像發見了財物，拚命去分析，分析的結果，在綿絮下面有一個盛漆的破罐，還有的是破瓦片，破蓆子。

——你在這兒幹嗎？——聲到，腿到。他已感覺到滿身的痛，他希望這痛的難關像暴雨一般的過去，只是一腿繼一拳，打的恐怖充滿了他的心。他如在必死不決解的大病中。他怔着眼望着那可怖的軍裝，他忽而在苦痛的強烈的刺激發顯了他的聰明，他的記憶，他高聲的喊着：

——沒有甚麼希奇！沒有甚麼希奇！這軍裝我也穿過，革命軍裏，我當過營長！

聽到了營長兩字的警士們便靜着想聽他說下文，那知他說了這句後，他已忘了一切，他如何受傷，如何傷了腦神經，家裏的一切情況，都不能乘着這被刺激的一時聰明的光發揮出來，他低低嚙語着：——在江旁，三年前，我也××過。

——呆子，呆子，癡子。

——老何，進來吧？捉歪了。

——看來是個呆子，你去盤問盤問看。

夜間星下，丙舍裏的惡劇已完。如前一般的寂寞充塞在屋內，幾個穿短衣的人影已移去。

今早地保氣喘喘跑來告訴我。

——你知道吧？先生，千萬別說出口，今天斃槍的人不是那盜首三麻子，因為失戶是在京裏作官的人，公安局說了三天破案，三天已到了，公事交不出，情面又要的，槍斃的那個人就是住在那棺材房裏的，當過革命軍營長的那個呆子。

許多知道他的歷史的人圍在一起談述着他的少年和壯年時的軼事，及他做營長時的榮耀，還有人娓娓的敘說這戰爭的經驗，受傷時的苦況，家庭被劫的慘事。

與我同住的李君欲爲他寫傳記。我似乎覺得這樣的故事國內很多。也無心寫。

事情過去了，誰都也忘了。



## 南陽之夜

泥土的寨牆，泥土的房屋，泥土的大道，泥土的小路，空氣中也飛滿了泥土的塵子，風大的時候，竟然是密佈着黃黃的泥色泥光。

那夜一陣刺骨的冷風把土屋的油盞吹滅。照在月色下的冰條像可怕的刺刀垂在草檐下，孩子的啼哭聲，隨着風勢的起息，忽隱忽現，隨處皆可以聽到。莫說家家的孩兒冷得啼哭，就連大人也保不住到明天早晨要凍死。那一年此地沒有凍死過人呢？

通夜的冷風，通夜的哭聲，祇要你拉高了領不怕冷地跑到草檐下去聽，若不是哭聲；呻吟和嘆息那一間的草泥屋裏沒有？據說有母親解開了衣懷，把肉體的溫度去暖她的孩兒，結果在第二天早上，發見母子倆凍死在一塊兒。

炭呢？柴呢？燒飯吃時用的都不夠。

鎔鐵的爐鍋在屋內，巨大的鐵鉗一半在屋內，一半跨到街邊，鐵鏈，鐵錘，鐵鈹，鐵鏟，鐵犁，以及釘，鈎，釭，鈇，在門首鋪展着出售，——直到天黑，打鐵的三個還在打着。

怦！

拍！

有甚麼勤勞是苦痛，這裏靠着火爐，有工作。

怦怦拍！怦怦拍！拍怦怦！怦！拍！

血紅的熟鐵，拊上鐵鉗，上下着兩個巨鐵錘；你的下，我的上，我的下，你的上，只要彼此有互通的心意，一會兒就打成了用器。火星迸散的時候，可以見到泥牆，見到牆上貼着的「周長發鐵鋪」紅紙條，見到爐上貼着的「黃金萬兩」的紅紙條。

大概周大嫂捧着油盞從裏屋出來，將油盞放在爐旁的時候，大家才息工。

——唉！

店板上好了，晚飯吃好了，長發坐在油盞的光旁嘆了口氣。

——好好的，嘆甚麼氣呀？

說實話真不該再嘆氣，南陽人誰個不知道周長發，即使說沒有錢多，也開着店，有飯吃。

從舖面的板縫裏透到街面上的燈光熄了很久。這已是半夜的時候，連狗叫

的聲音也沒有，長發和大嫂早睡在夢裏了。似乎聽到有叩板門的聲音。是的，有人叩着板門，而且叩得很急迫，誰？這冷的半夜裏有誰來叩門呢？

——長發哥！長發哥！

但是被外是多冷呀，她的大脚移動的時候覺着被內暖得多。

——長發哥！長發哥！

是誰呀，從喊着口音上去猜想，也聽不出是誰在叩門，真麻煩，呼呼的冷風在屋頂又吼着跑過。

——大哥，大哥，大哥！……

從喊他的口音上來聽，似乎在門外的不止是一個，二個，三個，許是有四五個入。

有甚麼辦法，從熱被裏鑽出來，點了油盞，走到隔壁的屋裏，站在板前。

——是誰呀！

——是我！

啊！夢也做不到，家鄉的口音，家鄉的人。門兒打開，在恍恍的油盞燈的光裏，可以鑑別多年不見的老夥計福根，兒時游伴的麻哥，老鄰居的虎臣，他忘失了一切的冷，充滿了友愛的熱，大哥大哥的喊聲，不單鬧醒了周大嫂，連在熟睡孩兒也都鬧醒了。

——怎麼？老家裏又鬧了匪嗎？——除了這樣想這樣問，長發想不出第二個理由來解釋他們在半夜裏趕到南陽來的原故。

——那有匪！沒有匪！——福根答着。

——？——長發的眼睛光：

——是，是，是的呀，匪鬧得真厲害！

——大哥真好，在南陽發了財，不想回去了。

——唉，那有的事！——長發的嘆聲表示有說不出的苦衷。

茶，烟，開始了後，大家坐定的時候，長發才開始敘述他幾年來虧本的慘淡，總之一句，爲了本地有了月五金洋貨店。一向靠縣衙門定製鐵鐮鐵鍊及兵器而發財的小店，而今一落千丈，據說衙門裏的手鐮腳鐮早就用了外國貨。

——外國貨麼？

——是，外國貨又靈巧，又公道，土貨再跌價也賣不掉，沒有打鐮已經幾年了，有時衙門裏把舊鐮拿來修理，生意也極清淡。只靠買買小件，陳史的債，到今天也還不了，一天餬一天也極勉強。唉！

——在這年頭，債！你還想着還他嗎？有飯大家喫就得了。——麻哥說。

——誰不想賣公道貨給人呢？祇是那洋貨咱們自己也不會造，也沒有人教

咱們造。——長發悲痛的誠心。

談到鷄叫的時候，油盞裏的燈草又燒完了，這時他們才知道要安息。在爐前，在鉢旁，長發爲朋友舖好了草，打開了舖蓋。

長發奇怪着他們昨夜也沒有睡了幾個鐘頭，今早又鬧着起來，卷好舖蓋，花了不少錢爲他們買來的油餅和麵條，他們也沒有吃多少，大家就鬧着要走，說到石頭廟去看朋友，晚上再來。

爲着作工的方便，長發在他們走後，把他們的舖蓋卷兒提到裏屋，有一包像一捆柴似的小包裹，想不到是這麼重。——嘿，這是甚麼？

兩個巨錘又開始上下着。

怦！拍！怦怦拍！

怦！拍！怦怦拍！

整天的工作，整天的沒有生意。

他幻想着許多人跑進了街頭那五五金店裏去買東西，他幻想着他不久將要辭退這兩個夥計，正式地宣告破產。

怦！拍！

怦怦拍！

他幻想衙門裏的土鐵鐐至多不過五六個，一時不會拿來修理。

怦！拍！

怦怦拍！

火光裏見到陳史的討債臉，鐵爐裏見到他還去的洋錢，但是今天不是一天沒有生意嗎？

怦！拍！



怦怦拍！

幾年來沒有添過一件綿衣。

罐裏的糧祇多不過兩升吧。

怦！拍！

今天一天不見有錢進，但是夥計，老婆，兒女，自己已吃去了不少錢。

怦！拍！

外國貨真害人，咱們沒有法兒造。

夥計已回去，孩子已睡去，家鄉的朋友說了晚上來的還未到，晚飯後在油

盞的燈光裏他又嘆了氣。

——啊！——老婆嚇得從裏屋奔出，似乎有甚麼話要告訴他。

——甚麼？——他見她被嚇得異樣。

——他們帶……——她的臉似乎慘白了一些，口唇顫動着，話都不能成句子了。

——甚麼？見怪。

——不是，槍！

——甚麼？

——他們帶着不少的槍。

油盞的光下，夫婦的兩個頭兒集在一處，他們在翻動着，檢查着他們的家鄉人的舖蓋，件件都包藏着槍彈，還有一束槍。

——外國貨，又害人。——他他發現了槍柄上的洋字，想到危險的東西藏在他家將害他，爲甚麼加上一個「又」字呢？大概自己的窮困也是爲着外國貨輸入南陽，已經爲外國貨害了，而又將被害。

她的兩隻大眼望着長發，長發的兩隻大眼望着她，知道他們的家鄉朋友爲非做歹，告發吧，不義，守着不說吧，自家麻煩。

——要是他們今晚回來也罷了，好好的向他們說個明白。

——只怕是不來了，還不是做了歹事，逃了嗎？

他想到他們今早匆匆的起來，匆匆要走，他的心跳，他想去告發，他想把這危險物拋棄在野地裏去。

他也想勸他們——自幼相好的家鄉朋友莫做歹。他想他們是有心地害他——爲甚麼不丟在別處呢？

他想到世界上沒有一件外國貨不害人。

怦！——叩門了。

——長發哥！大哥！

門開時，他們三個依然笑哈哈的遊罷歸回的模樣進來。但是長發已死下了臉。

——甚麼，您吃了晚飯沒有？

長發沒有回答。

——甚麼？

——幹，幹，幹嗎你們帶軍火？——兩隻懷疑的眼。

聰明的福根聽到長發說了這話，立即把身體靠着了門，怕他逃似的站着

說：

——不用聲張！

——你別怕！

——有事兒，算我們的就是了。

——這是犯法的呀！——老實而滯頓的字句從長發的口中吐出。

——你別問就得了。

——幹麼丟在我家呢？

——總不害人，咱們在您家至多三天就走。——福根低聲柔氣的向他說。

——三天嗎？

——老實告訴您吧。——聲音低得長發的耳朵發硬似的聽着。——我們一伙兒六個來的，帶子個葉子，（北方匪人呼肉票曰葉子），三個住在東寨把風，你別怕，出了事，咱們當，決不害你老實人。

——您怎幹這事呢？

——這個年頭，不幹這份事，幹麼？

——見了槍就嚇壞了，那還中，咱們的槍多呢！你看！

聰明的福根說着把一支手槍掏出了口袋，似乎是說笑話，似乎是威嚇長發。

告訴您吧，那葉子就是賣外國洋貨的壞種，害您沒有生意的人。

長發的腦袋像凍住了，呆站在他們三個人的中間。

但是他們希望他說話，希望他表示意見。

您別怕就是了，大家是朋友，出了事兒，總沒有你的份兒。

——這個年頭不幹這份事兒，幹麼？

——這個年頭不幹這事兒，也沒有飯吃！

——老實說，不幹這事兒，幾年來咱們早餓死了，你想吧。

——您們不是都有田種麼？——長發始終懷疑地說。

——種田吃飯嗎？笑話！他媽的！壓逼着種他媽的烏煙，他媽的拿大錢，

種花的拿小錢，外國貨樣樣貴，活得了嗎？

戰戰兢兢的不安甯地睡了一夜，長發怕着的是那危險物；他們怕着的是長發的心。

天明時，正是他們剛才有睡意的時候，他們的心中的懼怕都了解決，七八個軍警在後面，擁着被捕的人們進衙門。

最大的證據在周長發鐵舖裏，難道長發不被捕嗎？

許多要表白的話悶在口裏的時候，他已被擁進了囚所，上了刑。

他呆呆的想着，他要死了。

他想昨天告發了就好了，不告發是因為自己太義氣了。不，是因為給他們說得有些同情了，有些同情了，是因為自己也在窮窘中過了幾年，幾年來窮窘是因為外國貨入口到了南陽，搶了他的生意。

外國貨，窮，窮，外國貨。——在腦袋裏轉着。

他想要是死了，他們是匪，自己呢？何嘗不想賣公道貨給人家，是爲外國貨而死的。

他忽而睜大了自己的眼，望見自己脚上的鐐，不是外國貨！癡癡的望着，癡癡的想着，他緩緩的走到那小方的窗洞前，在灰暗色的囚籠裏的光線中，俯首下去審視那鐐鍊。

「周長發號監製」。一個長方的火焰印在鐐頭上。

他幻想到幾年前他和夥計福根站在鐵鉗旁舉着巨錘，福根不肯種嬰花；讓別人拿大錢，自己拿小錢。

怦！拍！怦！拍！——幾年前打着這鐵鐐，火星迸散在傍晚的黑暗中。——自己造的，種嬰花！



脚動的時候，他聽到了鑿鍊的聲音，一種慣聽而熟諳的響聲。

在默默而慈悲的心態中，他似乎在祈禱着：——祇叫種麥，不叫種花，讓我也賣公道貨，作孽，我不死。

牢房的油盞光搖幌着。

# 定讞

## 上

——現在的世道本不比從前，應該改變了，本來何苦魚兒掛得臭；貓兒叫得瘦。我是贊成他們的，倆個人拉攏在一塊兒，好了。

那天傍晚大家坐在廟前石欄上閒談的時候，當李先生發出了這段議論之後，何木匠雖是過三十歲的人，還表示一些含羞。

這一段的小議論，每一字每一句都深刻在何木匠的腦袋裏。

尤其是現在，他覺着全鎮的人，祇是李先生一個與他表同情，是他唯一的知己，親人。

他決意去見見李先生，與他談談，其實不去也可以，不過，彷彿去了可以從他的口裏，得到一些同情的話，得到一些被別人譏評嘲笑後的安慰——李先生到底是個讀過書的開通人。

他一面走一面想：假使真的喜事成功了，吃虧的當然是她，別人只曉得罵她寡婦不守節，絕不致怎樣罵我，至多罵我貪便宜，絕不會罵我不規矩，我何思九在鎮上十幾年，大小工程不知作了多少，不是吹大話，沒有那個不說我爲人好，不偷不扒，沒有那樁事得罪了別人。

這一兩月以來，這件事像蛇一樣盤在他心上，他雖沒有和她長談過一次，

祇是近來，她的模樣，她的聲音，老在他眼前耳際，他想自己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不知怎麼近來特別的愛小孩子，見了小孩子總要和他玩笑，抱抱，掏幾個錢買糕餅，李先生曾說過；男人大了當婚娶，是有些道理！

只怕事情不成功。

也恨事情太湊巧，那天她娘家裏要做工，自己就去了，她娘又表示了幾句，還有那天她在房旁的一笑。

假使她的前夫丟了個孩子給她，這也好了。自己也不會轉這念頭，她也不會這樣的無聊。

假使她的前夫死後丟了孩子給她，自己也決定討她，怕甚麼，別人的孩子和自己的還不是一樣，我是不在乎這些的，養他的孩子好了，過一兩年後當然自己也會有孩子的。孩子，孩子，他似乎想到了孩子心中就生出一種莫名的

快感，那天他望着榮慶的老婆，解開衣襟，坐在石條凳上喂兒子吃奶，翹翹的乳頭，奶上的藍色的血管，孩子的小嘴一口一口的吸嚙，小手摸着她另一隻的奶頭上，小腳搖搖的動著，表示着有奶吃的得意，他並沒有存壞念頭，總覺這事很有趣，假使那孩子是自己的，那女人是自己的，那真福氣，前世修的。

他想到，那天胡家後門口，忽而發見那一堆乾草裏有窩新生的小狗，蜷臥在一隻母狗的懷裏，榮慶主張把那窩狗搬到廟檐下去，但是廟檐下，風雨不避，又沒有乾草堆，更不知道那母狗能不能懂得去喂奶，所以第一人反對的，連聲說作孽的，就是他自己。

他想，事體要成功，一定要借重李先生的力量，所以今天去看他。

事體好在她婆家窮，不能養活她，還不時向她娘家借錢用；事體也好在她娘家有錢，她現在住在娘家，而且她娘是很看得起他自己的。

事體不利的地方，是她已嫁過了人，是寡婦，頭一個要嘲笑，要說壞話的人就是榮慶，榮慶，連李先生也怕他那張壞嘴巴的。

想起了榮慶，就有些恨他，他有甚麼可驕，還不是同自己一樣的做木匠出身。

並不是同行總要不睦，他恨榮慶還是在五六年前，那年城裏的縣衙門裏正廳要修理，他發見了兩樑是舊木料，當時就知道這鬼事除了榮慶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敢作，於是就責問，其實也並不是一定責問他偷竊木料，不過是那麼吃緊的樑，用這樣的木料，怕日後坍下來有禍。

那知就此榮慶記了恨。

恨，怕甚麼？他媽的，他自己蓋的屋，那一塊料不是偷下來的。何患九不作歹事，我要良心不正，幾年來可偷下的料，比他還多，造的屋比他更可以寬

大。所以當別人皆羨慕榮耀有本領，苦了幾年，能掏錢向廟裏租地造屋，但自己並不同意，祇是說不出的恥笑，不，妒忌。

唉！這個年頭，好人真不好做。

在這最苦，最孤單的時候，祇有李先生是知己，他是先生，是師爺。假使事體成功，一定要她對李先生客氣，並且請李先生到自己家裏來吃頓飯，喝點酒。

想想自己今年已經三十多歲。鎮上那個不曉得我何思九，從鎮上到城裏去的路上，那一座新造的紅色洋房沒有自己的份。向着街面的洋房的門，窗，那一根木頭不是自己的工夫呢？祇要主顧說得明白，最好有圖式，我何思九總可以做出來給主顧看！我也學過兩年打樣的。

祇是可恨幾年來，手中一個錢也沒有留，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化的，從

明天起，一定不吃香烟了，吃就吃紅牛牌的好了。

——李先生在家嗎？

——噯，是的，我特爲來找他老人家的。

——李先生！——他向李先生屈腰，這樣的恭敬的態度，連自己也有些莫  
名其妙。

當李先生請他坐下來的時候，他覺着那窗，那庭柱，那屋檐，一切都足使  
自己覺着有家的好，有家的福氣。那邊，脫去了一塊的窗板，要是自己的家，  
早就配好了。

——你怎麼？打算請媒人嗎？——像是自己的心，李先生先問起。

——我看，我自己不出面的好，你還是請和她娘有來往的女人家，直接和  
她娘說的好。



事情很順利，本鎮的包頭何思九東湊西拉，借滿二十塊大洋錢，總算定了親，榮慶也並沒有怎麼反對他，而且恭賀他，據說她近來也不在家裏罵狗罵雞的發脾氣了，她婆家呢？因為要向她娘家借錢用，也很同意，鎮上的人，皆出乎思九料想之外，並沒有一個人說他壞話。

祇是！祇是！定親是容易，娶親就難，即是不顧虛面子，也總要有幾十塊錢纔可以做事。

## 下

那天思九從下河街作場裏放工歸回，披着衣襟，啣了一根紅牛牌香烟，沿着河岸緩緩的走着，沒有唱小調，也沒有唱京戲，他沉默着在回憶這件終身難忘的甜事。

她娘在廚房裏，她恰巧在院子裏。她的衣，洗潔的衣，她的眼，她的笑，天呀！她的手，小，白，嫩，隨我怎樣看，不動，似乎是讓我把她的手吞下，也可以。

——我不在乎享福，我能洗衣裳，煮飯，甚麼事都好作的。——她說。

——我從前的婆家不是也窮？——她說。

——我不想有錢，——她說。

——只要人不壞。——她說；含羞地說的。

——苦日子我過得慣。——她說。

——啊！你褂子這麼破了，丟下來給我補吧。——她說。

——明天來啊！——她說。

——對了，等到你不到我家來看我的時候，我的日子就好了。——她說，

她暗示着快娶她。

啊啊！她這一句一句的話，說的時候的表情，羞，或笑，都深刻在何包頭的腦袋裏！

這一句一句的話都打動我的心！天呀！她要我快娶她，我對不住她，我可憐！錢呀！天呀！

思九的腳步沒有走上到鎮裏去的路，這晚他在寨外的一家小飯店裏吃飯，多喝了酒，沒有醉，只是格外的清醒了多少。跑出了飯舖。

夜風習習的河面上有點點的星光，三四個人影出沒在那作場及河岸旁的木排之間。

這時李先生正在窗前燭下看書，家裏人都安眠，院裏的板門，隨着風浪，在風中作呀呀的小聲，貓兒在中堂踱步，燭光偶而發出微小的紅聲，他剪了霉

頭，仍復看書。

——怦怦！

是門外有人叩門的聲音，李先生驚定細聽，又是兩聲響，他奇怪，奇怪這在午夜有人叩門，叩着後門。

燭光拖着他的身影，走過中堂，走過貓身，跨進了廚房。

——是那個？

——是我！

門開時，在燭光裏見到了思九的臉，汗紅，圓大，站在他的身後，還有幾個小木匠和巨長的木料。

——李先生！啊，對不起，東家托我買の木料，因為潮水退了，遲到現在纔運到，我想先借你的院子裏堆一堆，明後天再搬到作場去。

搬進了許多巨長的木料後，還有許多堆在後門的遠處，三五人忙得很吃緊，李先生無意在望着思九。

唉！作包工也苦，自己也要動手！——思九不自然的笑着，說着，搬看木料。

——李先生你請進去好了，對不起啊！

出乎意外的，李先生在房內，聽到他們搬運的雜聲有一小時之久。

這幾天鎮上不常見思九，實在思九下了工就在茶店裏納悶。

那天在下河街小巷中的一家小茶店裏，忽而人聲哄鬧，小孩子，婦女，男人都跑進小巷去看熱鬧。

他個穿武裝荷槍的警察，擁着一個偷犯，從人叢中走出。

他的雙手反背着被用麻繩縛束着，頭沉重。

向鎮裏和尚廟租些地，一座小屋，仍在他幻想中。

從鎮裏把這犯人擁到縣衙門去的時候，在到城裏去的路中，一座紅色的洋房站在街旁。

何木匠犯罪後含羞的眼光忽而見到，見到那紅屋的窗，門，他想自己一生造了多少別人的家，自己却沒有家；如今竟想偷料造自己的家屋，怎奈天道難違，還是沒有家。

像作夢，他被擁進了縣衙門。

跨進衙門，就看見已坍塌的正廳，他想若是當初自己包了這工，就可以不准榮慶用舊木料，不致這樣，那披檐，那架樑，都能引起他年幼時作小木匠的生活。

問官未到，他想到榮慶嫂的奶，奶頭，嬰兒，吸奶，奶上的藍色血道，不

，是她，她的手，小，白，嫩，馴良，笑，羞……她說：我能做，苦日子我過得慣的。——那聲音，那模樣。

他的淚淌下。家？

他希望李先生對於他的罪，像贊助他和寡婦結婚般的來幫助他解決。

但是和未亡人結婚，是新潮流，李先生是可以幫忙的，對於偷料造自己的家屋，李先生不知有甚麼議論？

# 都市人家

連着有幾天了，我推開樓窗的時候就見到他。

他站在對街的轉灣路角上，穿着一件褪了顏色的藍布袍，黃皮包着的骷髏，頭上頂着一蓬污垢的頭髮，兩隻眼睛像將滅的小燈，向着東首望着，似乎是在等候着誰，期待着誰。

那天屋外落着朦朧的小雨，馬路上的聲音少了一些，推開樓窗時，却又見到他，呆呆的站在角上，握着一柄傘，木澀澀的目光向着東首翹望着，一陣冷



風吹起的時候，他趕快使勁的用兩隻手握著傘柄，脚跟抬了一抬，傘柄吸去了他全身的力量。我奇怪着這樣一個年若三四十歲的病弱的人，不避風雨的站在那裏的使命。

自從注意到了他以後，一連幾十天，我總望見這人呆呆的站在路角上，他乎在等候着誰，但終未見到他遇見了誰，他似乎是行乞的，但也沒有見到他向行人伸出手來討甚麼。

汽車裏的人自然不會注意他，就連走過他身傍的行人也沒有一個特別地留意了他，我懷疑他是個歹人，但從未見過他做過歹事，從他窮苦的服裝上發生這樣的疑心，我未免不道德。是的，這是我的劣根性，我不該這樣懷疑。但是我知道他爲甚麼天天呆站着在路角上，向東首望着。

他甚麼時候來，甚麼時候去，我都不知道，不過總在夜間我睡覺的前後，

我忽而的發見他已不站在那裏了。

他穿着原有的破服，站在原站着的地點，每天傍晚就可以見到他呆呆的向着東首望，站着不動，東首就是到大遊藝場去的路口。

有一天我發見那呆站在對街的人兒，忽而擁上了苦笑，向我樓窗下走過的人兒一笑，隨着就走了，我急着低頭去望我樓下路過的人，啊！原來是兩個服裝時髦的青年男女，他倆的身材很稱，美貌也相稱，那年輕的女子還留着步，望着那對街的人向北走去。

我奇怪着這女子與那人的關係，在外貌上說，至多是主僕，在年齡上說，離奇些是父女，這對青年看起來自然是夫婦。

我確定了，每夜那呆站在對街的人兒，向着東首走來的女子，打了招呼就走開了，這女子就是那天見到的，穿得很時髦，天真得像一個初中二年級的

女學生。使人懷疑着她會與那呆站着的人有任何關係，爲甚麼他倆打了招呼後，相背而行呢？

爲着心中這點小煩惱，我決定日後跟着那呆站着的人走到他的終點，再跟着那女子走到她的終點，來滿足我的好奇的慾望。

那時已夜深了，我又復見到這天真可愛的女子在我窗下走，同時我發見她身傍的男子已不是上次的那青年。她照例的向對街的呆站着的人打了招呼。那人像達到了唯一的目的，就走開了。這時我急着走出寄宿舍，須備花費一些時間去跟隨他去。

在一條雨後的馬路上，一個纖弱的黑影在我眼前慢慢的蠕動着，偶而有汽車駛過時，在一剎那的燈光裏，就可以見到整個病弱的男子的軀幹。因爲他的走步太小了，我已緊緊的尾在他的身後。一股異特的味道，是窮人身上慣有的

臭味，刺入我的嗅覺。

他慢慢的搬動自己的兩條腳向前移動，間或的彷彿停了一步兩步，像有神經病似的，喃喃的自語，與其說是自語，不如說是一種聲音，像狗兒被人打了後，最急迫的喊聲以後的冤聲，的確，他彷彿被別人使勁的打了幾拳後的傷人。他彷彿是委曲的被迫着一步一步的走向墳窰裏去。也好像死去了一切的親人，他好像將滅的一盞燈。

我實在不耐煩這樣的尾着他走，我在想像這樣的一個窮人，怎能會有那樣的一個漂亮而豪貴的女兒呢？

走到叉路口時，他站在路角上的黑暗裏又不走了，似乎又在等候着誰。

莫非再有個美麗的女子向他招呼嗎？我正料想中，果真一個矮矮的黑影，

沿着牆根向他走來。

待我能確定向他走近的黑影，是個醜怪的婦女時，我感到莫名的驚悸，<sup>②</sup>是幾天前的事，我獨自就從那邊的馬路上走回。

在黑暗的街邊上，我忽發覺有人在我身後跟隨着，而且發出一種蚊翼聲似的小聲音，表示着哀求的調兒，我急着轉身過來望。

呵！使我的心一寒，一個披着長髮的醜婦，矮得使我驚怪，整個形態像我幼時所幻想着的鬼，令我最不安的，是她一隻手像一口妖劍似的刺近我的胸膛，不斷地在抖動，我一時間忘了她的要求，忘了人類的需要，我驚怕得幾乎發出表示軟弱的喊叫，而終於轉作爲自強的罵聲，罵了他之後才想到造成她這鬼怪的原因是爲着她沒有錢，我給她的錢確實是買個脫去麻煩的便宜。如今就是這行乞的醜婦走到他面前，我遠避了後，見到他倆並着肩走向熱鬧的那街面上去。我原預備下次跟着他們到終點，但是類乎喜劇中的一對夫婦，終於增加了

我的好奇心，我尾在他倆的後面，已走進了電燈燦爛的市面裏了。

一片彩燈照耀的大洋貨店，玻璃櫃上貼滿了「大減價」的紅綠紙條，站在這店前的是有一件見了就可發笑的東西，遠望好似一塊板，近看時才知道是兩塊簿板，板上貼着紅綠紙，寫着大減價，畫着滑稽圖，這兩塊板好似一件木板背心，掛在一個少年肩上，板的上面露着他的頭，滿臉上塗了白粉，戴着一頂彩色的紙帽，板的下面露着他一雙穿破鞋子的腳，這孩子走動的時候，確實可使人驚奇，好似一個硬壳大龜。我想店主也就是利用這一點，才肯花錢做這有効的廣告，祇是孩子不走動時，我覺着他等於一個小木柱，掛上了兩塊招牌。不過，不問是像小木柱或是硬壳的大龜，那夾在兩板上的人頭兒，是肉做的，是有生命的，總不免使人注意，使人快樂。可惜那孩子的臉，雖然塗上了許多滑稽的粉黛，却沒有一點滑稽的表情。

——姆媽！——我正在注意這滑稽的人廣告，却忽略了我所要注意的那對窮夫婦，那知，所要注意的一切，這時都集中在我的眼前。

夾在廣告板裏的孩兒，忽而走近那醜婦面前，帶着久候的熱望的神情喊了她姆媽，他想即時可脫去，却忘了廣告的接處上下有線。

——姆媽！——在他扮得滑稽的孩兒臉上擁着苦憐，彷彿要跟着她即刻回家去。

——老板先生！對不住。

——十二點鐘沒有到，不行。

——可憐！你看他的小手多冷。

——不是說好了站到夜間十二點鐘的嗎？

——對不起，老板，先生，我們苦人家。

——好，好，兩角錢給了他吧！

——謝謝！

——明天晚上早點來啊！

我好奇的目光閃着這三個人的腳根後，經過熱鬧的市面，轉進了一條寂寞的小弄。

他三個人默默的走着，孩兒的腳步嚮着疲乏欲眠的嚮聲。男子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婦女接着打了個呵欠，是的，這三個人，皆在人生路上疲乏了。

走盡一條小弄，接着又轉進一條髒而臭的小弄堂。

——唉！——男子這時才明白的嘆了一口氣，醜婦很敏感的接着就問他：

——怎麼？丫頭今夜有下落沒有？

——有是有的啊。



——我看他這幾天有點不好了。

——還有多少時候？

——該死！錢用完了，連日期也忘了嗎？不是後年七月底嗎？

——一年，兩年，差不多就是三年嗎？

——這個年頭，大家難，那有許多客人給小帳呢？我看你不用常到三麻子那處找她吧！

——不是這件事啊，我說她不好了，是因為我今天看她走起路來有些不便當了。

——唉，唉，總算我做老子的作孽。

——滿了後，我看還是帶到鄉上去，給她嫁人吧。

——那還成？

——笑話，又有那個知道她的身體。

——不是這話啊，你回鄉下去，鄉下在那裏啊？聽說早幾天還有許多人被土匪亂得逃到江南，李家老婆婆都進城來幫人家了，你說帶女下鄉，不是做夢嗎？

——姆媽，姊姊穿好看了，爲甚麼老不回家？

——不要瞎問，穿好看了，又不是給你看的。

——那麼給那個人看？

——以上一段的對話深刻在我的腦袋裏。

——是一個充滿着歡樂，歌聲的都市之夜，我獨自經過遊戲場的門口。

——八塊，八塊錢。

——四塊錢，四塊錢。

我認識，我認識，就是這小娼妓，有一個父親站在路角，有一個母親站在路之那邊，還有一個小弟弟掛着廣告板兒站在大洋貨店門前，他們的家在鄉下。

# 上層人物

——新任廳長就是陳乃明嗎？

——陳廳長就是陳乃明嗎？

——就是他嗎？廳長就是陳乃明嗎？

他頓時像神經錯亂了，一口氣反複問了幾句。厚嘴唇的平之睜大着眼兒忘了答一聲：——是的。許久之後才說。

怎麼樣？

——陳乃明我是認識的呀，相識相識。我的堂房的姊姊的表姑父就是他寄父的兄弟。我和乃明小的時候同過學呀。

平之聽到把廳長的姓字脫去了，直呼「乃明」兩字，眼睛格外的睜大了。

——相識的！相識的！那年在黃公館裏我還和他同坐過席，談了很多。啊，乃明麼，我原不知道陳之光廳長就是乃明。

一向沉默得像餓癩了的小狗的他，這時像中了瘋病，像發現了寶礦，像中了彩票，頓時昏亂了似的站起身來在桌上提了一支香煙推進唇縫，一面擦火燃烟，一面仍說着：

※ ——啊！陳之光就是陳乃明啊。——好似發現了猜謎，說後微微的笑着。厚嘴唇的平之依然坐着呆望着他。

靜坐在旁邊的妻——瑛，對於他的表情，絲毫也沒有放過，很誠懇而老實

的說了句：

——那麼可以去見見陳廳長啊。

——啊啊！就是乃明。——聽到瑛的話以後，他默了一時才說。

——認當然認識的，一時恐怕他想不起我。

——就不說親戚，也是朋友，他的表叔從前也向我堂姊家借過錢的：：這事當然不提，不提。

——不是這樣說，你們既然從小同學，而況你現在又不是沒有差事，大可以和他碰碰頭，敘敘舊事。——平之說。

——當然，當然，我亦不向他求甚麼，不過是老朋友而已。初見面恐怕想不起，說通了一定明白。

——啊！乃明就是新任的陳廳長。

——我原以為陳廳長是浙江人

——原來陳之光就是陳乃明啊，不錯不錯，矮個兒，懂日文的，常穿西裝，留着小鬍子……——他坐着，一面抽煙，一面獨語着，發現了平之及瑛的四隻大眼睛掛在煙圈上，他才覺悟。想出了一句別的話。

——平之，那麼你就寫信給妹妹，叫她好好的做事，不用再升學，這個年頭大家窮，女子升學老實說也無用。

——我看她總是不安心。一個女子能有事做，有錢掙，已算不錯，勸過她許多次，她總有升學的迷。

平之那夜並未在他家吃飯，他和瑛送平之出大門時，厚嘴唇顫動了半天，說出了兩聲——再會！再會！——瑛望着平之這樣一個忠厚老實的人實在敵不過妹妹，戀愛五六年，還不能和妹妹結婚，自然是因為他沒有錢。妹妹還鬧着

要升學，確實有些辜負他，心中一陣的憐恤。

平之走了後，瑛即時向丈夫說：——你今夜寫封信給妹妹，叫她一定不用升學吧，你知道平之幾次來，都是爲着這事。

但是他似乎沒有聽到瑛的話，啣着煙低下頭徘徊着。彷彿將軍在運策。

——我先寫信。

——是的，我今天看平之很可憐，寫信好好地勸勸妹妹。——瑛說。

——只怕見面不相識，我先寫封信給他，然後再去見他。——他呼了口煙，又走了幾步。

——我和你談的是妹妹的事。

他空望着瑛，若有所思的而後才答：

——做教員最清高，托他爲平之找件好差事，讓他和妹妹早點結婚好了。



今夜吃晚飯的時候，瑛望着他進了三口飯，忘了吃菜；連着吃了四五口菜，忘了進口飯。兩眼不是望着菜；也不是望着飯。

——唉，教員真莫做頭，現在當學生的小鬼真不比從前。

——難道還一輩子做教員，喝粉筆灰嗎？

——李先生的賬還欠多少呀？

——妳也見過乃明的呀？就是從前……啊！這話有五年了，常到瑞姊家去打牌的那矮子。人是很聰明，吃，喝，賭，嫖女人，樣樣都來，啊啊！真有神氣，如今做民政廳長，人是聰明的，能幹事的，當年我還有些看不起他。

晚飯，他默默的洗了臉後，一時間瑛就不見他的人。後來上樓的時候，瑛才見到他提着墨筆在書桌前。瑛知道他辦事的時候，怕人鬧，默默地在遠處坐下縫着衣裳。

——唉，墨筆字久不寫了。

——你也寫封信給妹妹，勸勸她啊。——瑛說。

——知道！知道！——他是表示不願受她打擾。

已寫了許久許久的時候，瑛以爲他給陳廳長的信已寫好，在寫着給妹妹的信了。走近他身旁去望望。

看他正在寫着「乃明先生台」，地板上摔滿了團縐的信紙，有的寫着「乃明吾兄」有的寫着「乃明夫子」，有的已寫成一張，有的才寫一行，兩行。還有幾張寫着「乃」字和「乃明」兩字的。

——走走，妹妹的信我一定寫，好了。

確實，自這天起，他的脾氣似乎變壞了許多。

——有信來嗎？

——教員的生活真該死。

每天從學校回家的時候，頭一句總脫不了是這兩句。

瑛知道他是等着陳廳長的覆信，但是陳廳長的覆信，三天四天未曾到。

每次他回家見不到回信，脾氣就不好，還有，要嘆氣，家庭中好似漏去了不少歡樂；四天來未見他笑過。

他每次晚飯後看報的時候，看到陳廳長的名字，就似乎就有委曲，吃醋，不平，要發脾氣的態度。

爲了他平空的罵了瑛，那天瑛忍着說了：

——我也不是你出氣的東西，我是你的老婆呀，作官要有命，沒有官命，想甚麼糊塗心思，想瘦了還不是教書先生。

當晚夫婦吵了嘴，夜半的時候，他似乎覺着自己有負於瑛，很軟弱的告訴

瑛說：——今天的下午，他沒有去上課，獨自到民政廳去的，正是陳廳長出去了。——瑛也覺得他的煩惱自然爲家庭，不，就是爲瑛的幸福打算。並且知道他確實與乃明很好，所以也忘了命運的話，好聲的勸他明天再去見乃明。他們倆又在甜蜜中。

他預備着今天見不到乃明，所以又寫了封信，帶在袋裏到民政廳去見他，見不到時就把信丟下。

大門首「民政廳」三個大字在眼前的時候，他似乎這三個字就是陳乃明，就是自己未來的一部份。

門旁的警士及汽車的威風，也似乎自己將來有一份。

——找誰？

——陳廳長，陳乃明。

傳達聽到「陳乃明」的稱呼，睜眼向他仔細一望，好似發現了他的虛假，很不客氣說：

——坐在那邊屋裏等。

今天受屈曲的我，明日是你的主人，自慰着的他走進會客室，默然然的等着。

他想着頭一句說的話，以後要說的話，最後要說的話。客氣的分量，不客氣的分量，和應提及的往事，不應提及的往事。

因為早就準備見不到他，把帶去的信交上，並不十分失望的歸回了。

空望已成了習慣，並不再有失望的困頓。但是今天自學校走到家門時候，他計算着第一封信已寫了六天。昨日的第二封信當也看到。自然可有回信。

——有回信嗎？——頭一句就問瑛。

——有的——  
| 瑛笑着回答

——真的嗎？

——誰騙你。

——信呢？信呢？

| 瑛笑着不給他，他却着急了。

——不是信，陳廳長我也見到了，就是他啊，我以為誰是乃明呢？他啊，  
從前在瑞姊那裏常見的，他也記得我。

他自瑛手中把陳廳長的名片接了過來，把片兒翻了兩翻，除却印的名字外，  
找不着其他字跡。

——他來過嗎？親自來的嗎？

| 瑛接着把她在樓上聽到汽車叫，聽到叩門的聲音，見到時候的心悸，乃明

的和氣，乃明的謙卑，道歉的話語，一句一音，他站的地方，停留的時候，眼睛嘴唇的表情，兩手兩腳的移動，自首自尾詳細詳細的報告了給他聽。

實在陳廳長的汽車在他家的門前停留的時刻，不過二三分鐘，但是璞把這些情形敘述給她丈夫聽的時候，却用了二三十分鐘。

縣長——兩個又大又紅的巨字在他眼前現顯。

——他說了甚麼？

——就是這些。

——你說我要再去拜訪嗎？

——沒有。

——你說我做小學教員無味嗎？

——沒有，不好說。

瑛注意了他的眉頭繆了一縷。

——他祇站在這裏一刻刻的時候，我也想不到說這許多。

——他說他有空再來望我嗎？

——沒有，我祇說沒有事請來玩玩。

——妳這個人真不會說話，怎麼要向他說「沒有事請來玩玩」呢？人家作廳長會沒有事做嗎？我和他又不是知親好友，他來找我已是大情面，怎麼好說來「玩玩」呢？

他確實似乎在這種可喜的消息中，沒有得着可滿足的信音，又想到再去見他的不易，所以從彼此以爲的歡樂中，一落而爲惱恨。瑛似乎也覺得這句話實在說得太失常了，於是假裝着笑臉向他說：——不啊，我是說：陳廳長，你老得便請來坐坐。



——不談，不談！——說實，他的惱恨並不在瑛說錯了那句話。只是因爲喜信中沒有抓着充實的滿足。

却不知可滿足的喜信就在第二天。

夜間同在帳裏的時候，他似乎須要瑛再把這喜信從首至尾敘述一遍。瑛的意思是趕快地能爲平之找到工作，這樣可以使他的妹妹趕快樂於與平之結婚。第二天傍夜，瑛爲他整理了半天的衣冠，送他出門赴廳長的宴請以後，左右隔壁素不來往的人，也不知消息怎能這般的靈通，都來問瑛，汽車停在門前的時候，是廳長的汽車，是廳長本人，送請客單的差人，今昨兩天的兩件事，人都知道。

嘉賓樓，一向路過的時候，只是仰望着聽到樓上歡聲笑語；一向路過的時候，只知道是大人物宴請的唯一的酒樓而敬畏，如今居然輪到自己被敬畏了，

他從未走進去過，而今居然擺着身體走進去了。而且宴請的主人是廳長。

乃明爲甚麼第二天就發請帖給他呢？他幻想着乃明還宴請別的許多大人物，他幻想着乃明公然的宣佈他們的關係，他幻想着乃明私私通知他，說他準備了相當的肥缺；縣長或科長。

——先生，幾位？

——不，陳廳長請。

——陳廳長沒有定席吧？

——有的，有的，樓上三號。

——三號，客！

出乎意料之外，三號上的牌上寫陳廳長定，三號的房內却一個客人也沒有，陳廳長也沒有。時間已過一小時多，即是官派也不見得這樣遲吧。

這次汽車聲響時，果真是的了。沒有賓客，祇有陳廳長一人。

一切熊度和言語因為經過長期的準備，似乎很得當，令他感激的，就是乃明對於他的態度，也比以前更和氣。一切像夢實現了。

莫怪瑛不會說話，連他自己也總覺得很難，每次提到小學教員的生活痛苦，乃明就說：——教員生活最清高，作官多掙多用。

經過幾次的衝折，乃明才暗示他，爲他一定留意一個適當的館地。在最近期內可實現。

酒喝了不少的時候，乃明乃笑着向他說：

——老兄，在南京你有親戚嗎？

——沒有，南京一家親戚也沒有。

乃明聽了笑了。

——胡曉姑……

——啊，是的，祇有舍妹在南京辦事。

——你知道我和令妹相識嗎？

——不知道。

——去年在部裏時，她是在我朋友局裏當書記，所以這樣相識。

——南京公事廳裏對於女職員的態度真不好，叫他們作「花瓶」。我以爲令妹年紀很輕，還可以讀書，老兄，不瞞你說，令妹與我却是好朋友，我們通過很多信，我想請他來辦事。我久想去拜訪你，因爲根本接廳長的事祇有一兩月，也沒有工夫。

——驚人的消息，使他睜大的眼睛，兇兇望着乃明，他想乃明曾經污辱過多少女性，他想到他是用勢利來引誘他，他想到他是一隻獸。他恨不得罵他，他恨

不得即刻有怒的表示。

但是他是不是與妹妹相識呢？他是不是真心想助她升學呢？或許他是真的；真心的想幫助他一家的人。從怒憤回到平和的性情，他兇兇向乃明說：「啊，我不知道，她肯不肯到本地來辦事。這是她的自由，我不能勸她。」

但是哥哥能知道妹妹的心嗎？

在平之的痛絕的信中，才知道一向妹妹所追慕的戀人就是乃明。爲平之他和瑛皆不能原諒妹妹的罪過，但是他們却忘了他們自己追慕乃明的經過。

接到平之的痛絕信那日後，就再見不到厚嘴唇的平之的踪跡了。

# 金魁

河東鎮進口門旁的牆壁上，貼了一大張佈告，四方整齊的紅色官印，印在「十七年六」四個字上，紅色的筆鈎，鈎在文章的末一個字上，一切很注目的。男的，少的，老的皆圍站在佈告前，仰着頭讀給自己聽，三個，五個，七個八個，看讀的人愈來愈多，甚至有許多婦女也在人後問着：甚麼事？甚麼事？

鎮上的空場前是個破廟，廟旁石橋上的石欄，十分的光滑，原來在每天傍晚的時分，下田的農哥，居家的讀書人，抱小孩的大嫂，總要閒着手踏上橋面

，在這石欄上坐坐，尤其是晚飯後的夏天，在納涼交談中常有說笑。要談到涼風吹盡，夜寒來，大家才分散歸宿。

品三的死了的老子、祖父，三四代的人皆在這石橋上坐過。這偉大的古橋原就是本鎮上唯一的交際處，會議場，休息所。

今天晚飯後，月色尚昏，晚風初吹的時候，坐在橋欄上的人特別多，他們是在談着佈告上的大事，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大事。

大家都有面部表情。有的人表示很高興，有的人表示很不高興。高興的人好似得着了出路，可以作大官大富。不高興的人是怕死。

是中國的第幾次的南北戰爭我已忘了，但是歷史上總有記載。一員北方的首領，有經費而缺兵，終于下命作了一篇大道理的佈告，包含古今哲學，中外事實。貼滿了全縣招人爲兵。

——外國都是這樣，佈告上的道理很好。

——我也讀了一遍。外國叫着徵兵，不是徵來的兵，皆是不合理的假兵。

——品三表示他讀過佈告而且認識字。

——說甚麼外國不外國，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是我們古來就有的呀！——

——啓蒙館裏的教讀，愁着眉說的。

——道理是有道理。靠不住的，不好的，太無理了。——瘦子胡國春愁着

眉說。他家兄弟三人。

正是大家談得興濃時，金魁披着藍布短褂，露着胸膛，吸着香烟，口裏唱

着小調，一步步的踏上橋面來。

——四月的相思，四啊月四。

我和小妹妹——吊啊膀子。



膀子吊到手呀。

妹子呀，我就爲你死！——

每次有他來空氣就改換了。

坐在橋欄兩旁的人，見了他，彷彿不該再談正經的大事似的，都笑着臉望着他，不約而同的皆不開口。

一個抱孩兒的婦女。原是來打聽消息的，無趣的轉過身來，就下橋走去。

——她走了。——品三把嘴歪指着他，向金魁說。

——走就走，與我有何關係？——金魁擲去香烟頭。

——她怕你。——品三微笑；是恥笑。

——怕我甚麼？我又不是老虎。和小妹妹吊膀子，小妹妹也不一定就是她

。怕我。我看她好寡婦的樣子能守多少時日？

——你天天這樣吊膀子吊膀子的歌唱着，我看你吊到了今年也沒有吊着一個呀？——教讀先生看見半邊人走去了，因感而說。

——我看你再照樣唱下去，個個女人見了你就怕，那你到死也吊不着。——教讀先生說得本有理。

——他不是吊不着，是怕吊着了爲妹妹死。——品三說。

——哈哈！——不知誰先笑的，教讀先生是冷笑他。

——你們方才談些甚麼？見了我就不談。——金魁要逃出這包圍式的取笑，有心的問開去。

——就是談你吊膀子的事。——教讀先生比他還聰明。

——規規矩矩問你們。——金魁裝着正經的臉。

——規規矩矩是談你吊不着的事。——教讀先生說。

——你願意當兵嗎？——品三放鬆了他。

——我知道了，佈告上的事。願意！願意！老子出去當兵，三五年後你看老子戴着紅頂子回家鄉，怕你們不恭維我？不喊我老子。——金魁一向以老子自稱，所以人都不高興睬他，高興他的是他的爽直。

——只怕三五年內，你在戰場上還唱吊膀子歌，戴不着紅頂子，帶着紅頸子，回家來見你的死老子啊。——教讀先生說。

——金魁相貌好，那是不會的。——品三怕他吞不下教讀的話，有心的安慰他。

——像貌不好，關你屁事。你媽的臭頭。——金魁出口一句罵品三。

這句罵品三的話，他本應該罵教讀先生的，只是金魁在鎮上只怕教讀先生一個人。爲甚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金魁常在人背後說要打他。但是見了他又總是屈服了，有一次金魁真的幾乎動手打他了，教讀先向他冷冷的一笑，所以金魁不敢打他的原因，若不是怕他的冷笑，就是因為教讀能博得衆人的信仰，稱譽和歡心。

教讀當他面常不給他留情面，只是在他背後哩，常說金魁的好，最佩服他的，是說他孝順老母，次則，是他的豪爽，再次之，是他的聰明。而且常爲他討不着老婆而憂心。

金魁家中二人；一個是他的老母親，一個是他自己。

這幾天那溫柔美麗的陳寡婦見了他就走開。

徵兵的消息傳過了後，金魁萬分的失望。品三可以當兵，自己却無資格被徵。想去自投，又知道老母不肯。

金魁的母親萬分的高興，因為這次徵兵大舉與他兒子無關係，只是愁的愁

的是金魁掙錢不多，又會花費，家中這樣的苦，自己的後事，不知誰能爲她了。——兒呀，爲你娘省上幾個棺材錢吧！——金魁怕聽這樣的話，這次不敢抗意的遠去投兵也是爲了這句淒涼話。

——是我，快開門。

品三知道金魁喜歡當兵，特地飛奔似的跑到金家，要將這大好的喜信報告給金家母子倆人，使他們快樂。

——怎麼事，品三？

——金哥，我們一塊兒當兵去。——他氣喘喘的說未完。

——要我的老命，我也不給他去的。——旁聽的金魁的母親，板着臉，很兇惡的說。

品三彷彿不睬她，沒有聽見似的急着向下說：

——程三萬家不是弟兄四個人嗎？說是有三萬，其實十三萬錢也不止，莫說四個兒子，四十四個兒子吃用也夠了，按理他家不是應該徵一個嗎？後來三萬花兩百元給那長官，事情就模糊過去，那曉得昨天那官老又來了，說若是三個兒子，就可以把公事模糊過去，四個兒子公事實在難交代，而且全鎮的人都知道他有四個兒子，所以非有一個當兵不可。可憐程三萬的婆子急得要哭，情願再花五百塊了事。那知官老說：這事與全鎮徵兵有關係而且上面要的數目又多，實在恐怕就交代不了，所以非徵去一個不可。後來程老頭大發脾氣，說：好！去一個，就去一個，還我那兩百元，並且罵那官老，有心的敲竹槓，無信用，官老說他實在無法，錢也未交出給他，大家拚着半天，官老替他想了個法子，就是叫他找個替身去，這樣，公事才能辦得通。三萬聽了就歡喜，願意拿五百塊找一個人替他兒子的身。

——好！好？五百塊嗎！——金魁把右手的拳頭在右掌打了兩下後，轉過頭來望望在旁聽的媽——母親。

金魁的母親板着的臉已放鬆了，方才兇惡的臉情已脫去，而且有絲絲的笑線在她老皺了的臉皮上。

一口紅漆的柏木棺材，和絲綢的老衣，幻想在她的腦袋中，這是她羨慕了別人的有十幾年，希望着自己能有，也有幾年的事。她沉默了一會兒就開口說：

——兒呀，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

——我一定一定去，去作了官回家。——金魁在母親面前喜歡得像小孩子一般。

——阿彌陀佛！老天會保佑我們苦人家的。——她獨自的唸着，兩眼向上

望。

從那天起河東鎮上就沒有見過金魁的人。

——四月的相思，四月的四

我和小妹妹吊膀子。

膀子吊到手呀！

妹妹，我就爲你死。——

漫漫的夏夜裏，雖說再聽不見金魁在遠遠地唱着這歌，只是在不眠的年輕  
陳寡婦和未嫁的少女的心上，都還印着這調兒，這字句，抱着誰爲我而死的怨  
情而紀念他。

金魁未離時，大家都覺着他討厭，今在晚風吹浪的橋面上，大家閒坐納涼  
，心中都感覺缺憾般的悵悵。



月如鈞，雲如紗。背着雙手，站在橋面中央抬首望月的教讀先生忽而轉身過來向大衆說：

——金魁，他到底是好人呀，我是說公平話的人，絕不是因為他要打我，就說他不好，也不是因為他去了，就說他好。——教讀先生一向說話有道理。

坐在橋欄上的兩旁人，依然默默無語，彷彿都在記念他，祝禱他。

——那末，先生，為甚麼常常和他吵，罵他呢？——忽而有一個坐在母親身旁的年輕女兒，在肚裏想了半天，彷彿發見了教讀先生的矛盾，以前以金魁為壞人的，也是受教讀先生言論的影響，自然的責問出了口，說後不知怎麼又感無限的羞意，就把臉兒躲在母親的身後。

——我並沒有和他吵，罵他呀？——事實上教讀先生是因為忌妒金魁的聰明和風頭而常罵他。

——啊，不是的嗎？你還不承認！——冒口一句說話的人就是那年輕而寡，常抱着孩兒的姓陳的少婦。話出了口後，她忽而感覺失當，無限的羞意，使她兩頰緋紅。

好在她以前常常見了金魁就走，有心表示厭棄他的人。

晚風習習，橋面上一遍寂默，沒有一個再開口說話，慣于發議論的教讀，今晚受了責問也懶說話。

月光下的夜色充滿了婦女的羞意和一般人的紀念。憑吊的氣分含祝禱金魁的誠懇和沉默密佈在橋面上。有金魁在橋面上的時日，一向是一歡而散，今晚橋面上的人，是零零落落的走散了的。

最先一個帶着傷心的真情回去蒙被睡覺的人，就是那抱孩兒的年輕的陳寡婦。

最末一個離開橋面的人，抬頭望月，幻想着聰明的壯士榮歸，出迎的自己作了參謀，這是教讀先生。

以人性命爲金錢的大賭博又復開始，戰事的消息一天緊迫一天。由很小的區域而擴大。終於蔓延到河東鎮。

炮子和槍子的彈道，交流在河東鎮上。

品三家三四代人坐過的古橋，河東鎮上的人傍晚時相聚交際的唯一的橋面，終於坍毀在橫流中。

河東鎮上的住民換去了許多，缺少了許多。

金魁大概打死了！——這消息，像刀一般的冷風，刮過許多劫後餘生。

的鐘上人。

幸而是大概兩字，沒有使用情的人感覺心痛。

第一個重遇到金魁的人，是教讀老先生，這是第二次大戰後；六七年後的事。

在那坍塌的古橋旁，認識了那一隻手的人就是金魁，他只知金魁是一隻手，他只知金魁沒有從前那樣的聰明，他却不知金魁頭髮根下的創痕，神經上的傷跡。

殘廢的人到鎮上後，在他那雙腿的指揮之下，最先把他身體搬到他家門前，使他睜大了眼珠，站在那兒半天，打了兩個轉身。

一會兒的時候，就把他的上段身體，搬到這古橋所在的地方，遇見了教讀

先生，他向着教讀先生，把臉部的頰肉向上一推，作了個喜笑的姿式，因為教讀先生的臉孔是他看慣的一個。

他似乎這相識的幾條的街弄，這相識的幾個人臉，使人不要離開那地方。從此這殘廢的人常在鎮上見到，有的人知道他，有的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最初爲他而悲嘆。如今見到了他，不過像摸到了痛瘡般的難受。

他有一罐子，裏面常會有吃的東西，可以拿出來吃。

一個白牆的小門，竹籬旁邊，他知道，經過竹籬，罐子拿到那個小門口時，罐子裏東西比別處所得到的好吃一些。

竹籬旁邊，白牆的小門口，常有個不語的呆人拿着個罐子。

——阿東娘，爲甚麼拿白米飯給叫化子吃呀？——裏面的老太太大聲的叫

喊着。

——沒有吃剩的宿飯呀。——一個少婦捧着一大碗白米飯，放着些好菜好肉，直奔到小門旁，怕給人望見了似的給了金魁。

——沒有宿飯就不用給他好了。天天給他，他天天來。——裏面的老太太又喊起來，她不睬她。

——金魁！你認識我嗎？——她低聲的問；是含着無限悲感。

他微笑。並不是表示他認識這婦女就是年輕的抱着孩兒常到橋面上去的陳寡婦，只是因為她的臉兒很熟諳的而微笑。

——這個人自作自受，他是獨子，本不用當兵，可憐她老母臨死的時候，兒呀，兒呀，喊個不休，想見他一面，他偏不孝，要去當兵。

這樣的斷論從一個人口被傳了出去後，許多人爲了要消除自己心裏見了他就難受的苦痛，所以就安慰着自己說：——他自作自受，不孝。

從這一天起，這一句的小定論已成立了，而且變成多見了他而難受的人的出路。

這一句小定論，打消了許多人可憐他的難受。

一隻手的人仍在眼前常來往。於是許多人的心中有些厭惡他了。

金魁近來覺着肚子裏餓的難受，兩腿走酸了的難受，他常常望望自己的罐子，罐子裏沒有消除肚裏難受的東西，他就丟去了那失效的罐子，他的腿又把他搬到了鄰近的鎮上。

在那鎮上到了一個穿武裝的人，臉兒很熟，他又向他笑笑。

——啊！老金，你在這裏！

陳排長只知道他是本地的鄉下人，是戰傷的人。而且想起彼此同伍爲兵時，他的活潑和聰明，却不知他髮根裏的傷痕。

只知他肉體上是殘缺的，卻不知他整個的神經系和心魂都被戰爭的惡魔摧殘了！

因為陳排長祇看他有一些愚笨，所以把四毛錢納在他手中後又說明了好幾遍，反覆地說明了幾遍。但是在金魁的耳裏，只有「鴨子，鴨子」兩個字音的刺激，可以在他殘廢的神經上產生個小小的動物的圖影。除此以外怎麼話都沒有效用，即連「買」字也沒有聽到。陳排長從表面上去判斷他，又怎會相信從前是聰明活潑的金魁，而今已是這樣。

他離開了陳排長後就在鎮上運着兩條腿走。他不知有世界，他亦不是自己是個人，他像是一條蟲，在蠕動着，在感受餓肚中的不舒服。香的肉，菜，饅頭，熱氣。他看到別人嘴在動着嚼着，他自己的嘴，似乎也有動着嚼着的要求。他就和他們一塊兒同坐。



飯店裏的掌櫃看他吃了後就走，高吼着——錢！。這一聲嚇得他一驚，驚出了他神經系上的一點小聯想，他就把陳排長交納在他手裏的四毛錢給了飯店裏的那可怕的人，買了個平安。又隨着兩條腿的搬動，把他的肉體連到田野裏。

小小的動物，動着動着，鈎引了他的視力，扁着嘴，尾巴擺着。這鴨子的圖影會在陳排長交給他錢的時候，復現過的，真是有趣。他望着望着，他手臂上的肌肉起了作用，連手指上也有了力量，抓了幾個空虛，終於抓着了個實在。鴨子。可阿可阿地叫着。

抱着鴨子走動時，發覺着了後頸上有個阻力，他轉頭一看，是個穿黃制服的人。他的身體就在這人的支配下，進了公安局。

那時公安局的局長是程萬三的兒子，他家兄弟有四人。

# 高攀

—

是冬天的夜間，住家的大門都緊閉着。

狹小靜僻的小巷街口站着一根電線桿，昏黃色的路燈，掛在電桿的上端，幾隻野狗躺在電桿下面。

像發見了敵人，一聲狗吠，隨着一陣，狗的腰身像浪似的隨着腦壳向前一

衝一衝地猛吼着。

一個黑憧憧的人影從黑巷裏慢慢的移出。

——唉！這則！——一聲帶着疲乏厭倦的嘆息後，發現一個中年男子站在電桿下。

他無意識的抬頭望了望電燈，內衣口袋裏的一捲當票，掬了出來，借着燈光數了一數，有幾張似乎是可以特別留意的，愁着眉頭多望了半晌，又復很慎重的藏到衣袋裏去。

其實他不用這樣急着在巷中數當票，因為斜對這巷口的那巨大的黑門內就是他家。這樣的巨大的門，往往可能引起別人的誤會，以為裏面住着的定是富家，但是大門打開，望見那石板不全，積滿了污水的骯髒的院子，和那坍塌的大廳，就知道是個窮人窟。百年前德清的祖父原是作過大官，這住宅曾經充滿

了榮華富貴，經過了幾次的革命，只留下這懷着當票的孫子住在廳後的一間小廂內，其餘的房屋已爲幾家異姓人所分據了。

大廳的檐下還掛一塊從北京運來的「金玉滿堂」四字的御筆匾，德清望着那匾就很冤枉而委曲的想到——不怪我少年不努力，只怪命不好。——因爲他確實精通經藝而且是個肯讀書的人，如今字也寫得很好。

——那個？

——開門！——他用命令式的口吻，心燥般的叫着。那巨門開時，可以見得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

——爸爸！——他低着头，似乎沒有聽到女兒喊他似的向裏面走。

他推進那狹小骯髒的住屋內以後，就在床邊上坐下，摸出一支雙刀牌的香煙，正待送到口邊，彷彿就想到了那吸煙的好辦法——這是他自己發

明的：於是把煙捲送在舌前，舐了幾舐，使全煙微微的浸濕，可以增長燃燒的時間。

——隨着翠貞——那女孩像懼老虎怕似的踏進。

——大門關好了沒有？

——關好了。

——你媽還沒有回來？

——沒有。

——死鬼！死丫頭！洋油不要錢買的？——他說着起身把桌上的洋燈擰小

了火頭。

——你媽這時還不回來，又是不成功，看你這死丫頭明天有甚麼東西吃！

小小年紀的翠貞的頭垂下。

——倒杯茶給我喝！

翠貞很孝順的把茶杯捧到他手裏。

門外一聲狗吠，接着又是一陣。

借着巷口路燈的光，看見一個婦女，前面走着不滿兩尺長的小孩兒，走不動似的蠕蠕的移動着他的兩隻小腿。

——快走！快走！——那婦女屈下身來在孩兒的背上搞了兩下。推着他走快。

——你老子沒有發財，發財就坐車，這點路就走不動！

——我怕！——孩兒說着不但沒有快走，反而停着不走。

——拍！——打着孩兒的頭壳聲，接着是孩兒號哭的聲音。

——怕你的活鬼！到家了還怕狗。你老子要是有錢養你，我也不帶你這死

人出來了！——她似乎是才經過一次失望事，所以有脾氣。

推開房門時，翠貞的媽領着淚後的小弟弟踏進屋來。

——姆媽！——翠貞喊她，她沒有聽到。

——怎麼？——德清睜大了眼就問。

——甚麼親戚！錢還不就是性命，祇顧自己的性命，還顧別人的性命？

——一個錢也沒有借到嗎？

——我說不去丟臉的，你偏要我去。

——你告訴她，我那張皮衣當票的事沒有？

——甚麼話我都說了，哭，都說得哭了！

德清頭低下，默然。

翠貞睜開着眼想到了爸爸說的，不成功沒有錢買米的話。

——死丫頭，站着作甚事，睡呀！

德清的失望悶在心裏感到痛，德清嫂的失望滿露在眉目間。當她愁着眉，咕嚕着爲小弟弟解衣就睡的時候，德清望見了睡在床裏的自己的大女兒——翠貞。

——翠貞今年十五還是十六歲呀？

——十六，該死！連自己女兒年歲也不知道。

他想翠貞已長大了，長得也縹緲，將來許有個有錢有勢而很孝順忠誠的青年看中她，或許因着這未來的女婿可以使他們這家世中落的人家振興起來，——他想到這裏，他失望而苦痛的心，彷彿得了些安慰，有了些希望，同時他又想到如今必須要好好的教養她，對於她的婚事，也須特別的慎重。

——翠貞，你今天讀了書沒有？



——讀過了！

——要天天讀書知道嗎？從明天起，我晚上要看着你讀書。

——翠貞的娘，你也要用點心，不要讓她常常跑到街上去。女兒不是小，已經十六歲了，知道嗎？糊裏糊塗，也不曉得管她們的。

他脫去了衣服睡上了床以後，就設想着怎麼可以托人爲翠貞選擇個忠孝誠實的男孩，他又是怎樣的同情于他們這家世衰落的書香人家。愛他的女兒，招顧他的妻家。

甜蜜的幻想和希望引他入睡鄉。

這一切自然要靠翠貞的前程，翠貞的前程就是他一家的命脈和機運。

這幾個月德清總算十分努力教導自己的女兒，差不多每晚在燈光下監督她讀書寫字。

人窮志不窮——這是他教訓的主旨。伶俐而勤勞的翠貞，也時時刻刻把自家的窮苦放在心上，處處體貼母親，操作家事，聽從父親，刻意的勤學，差不多天天關在家裏，除購買物件不會到過大街去。

——小妹妹，吃過晚飯了沒有？——一個很和氣很肥胖的中年人站在他們的破門前。

——吃過了，陳先生。——德清很恭敬的回答他，他是新搬來的一個房客，據說在部裏辦事，爲人很忠厚，很和善，近來常常喜歡在晚飯後走來閒談，並且很看重德清的爲人。

——陳先生你忙啊！——德清深深的覺着，人們的貧富是一層一層的，若

想從下一層昇高一層，必須常和上層的人來往，交際，高攀上去。他覺得如今自己是落到最下的一層作人了！

這是幾日以後的事：

——翠貞那裏去了？——德清問他的妻。

——跟陳先生出去看影戲去了。——德清聽後微笑，不是因爲自己的女兒有影戲看了而喜，實在是因爲像自家這樣窮人家高攀別人，得他人的中意和歡喜是幸福。

——怎麼還不回，該回家了，你看陳先生不致於……——他妻過分顧慮的問德清。

——多煩心，怕別人把你女兒吃下去嗎？要看看人頭的呀！——德清說了後接着想了會兒又說：

——我想請陳先生教教她英文。

他妻沒有表示。

傍晚的時候，翠貞忽而帶着歡聲從大門奔到房裏來，滿臉的喜樂，告訴她的爹媽看戲後到甚麼地方去吃晚飯，並且還帶一包糖果回來在她的媽媽面前很驕意的打開來。

接着陳先生也笑嘻嘻的踏了進來，並且把途中見到一個乘車的人怎樣壓迫人力車夫，和他自己怎樣的打不平的事告訴他們。

德清忙着遞香煙給陳先生吸。德清嫂忙着倒茶奉給陳先生，翠貞坐在陳叔叔的身傍，他們好似一家人，快樂歡喜在一塊。

——姆媽！我也要去，——抱在媽媽手腕上的小弟弟睜大了小眼，聽了一會兒，開口要求。

——好的，小弟弟，明天我帶你去啊！

——瞎說，瞎說，今天破費了叔叔，真對不起人，明日還去嗎？——媽媽說了後，帶笑意的打了一下小弟弟的手。

——我去！我去！姊姊看戲，我也要去！——小弟弟說了要哭了。

陳先生等皆安睡了。翠貞睡上床還把那影戲裏的情節仔仔細細一點不缺少，的講給她的爹媽聽；媽媽那時實在已聽倦得要睡覺了；爸爸却醒着在打算明天怎樣開口說話，請陳先生教小翠的英文。

他們一家要以今天一天最快樂，一切都是陳先生的恩賜。

清早的時候，翠貞還在睡着，德清打開那紙袋，把陳先生昨晚買給女兒的糖果連着吃了好幾粒，最後是兩粒一并入口的。

——你早呀！——陳先生起身後在院中漱口時見了德清就請早安。他很敏

捷地見到對方在吃糖。

——早呀！陳先生。這糖沒有甚麼好吃，從前我吃過一種一角一粒的，很好吃。

陳先生喝了漱口水在口裏咕嚕着沒有聽見，德清趕快的停止了吃糖的齒動。

兩天後，德清從裁縫店裏拿了一件布料的女旗袍回家來。

——這樣的髒，像小女叫化子一樣，來試試看合身嗎？——德清把喜樂藏在心裏似的愁着眉，提着新衣的領口向女兒說。

當翠貞把破衣脫去的時候，他注意自己女兒的豐滿的肌肉，委實是個可愛的少女了。回頭看到自己的小兒子枯瘦難看，他不禁問他的妻：

——怎麼翠貞比小弟弟肥多了，小弟弟這樣的枯瘦？——

——問得不知趣，你忘了翠貞年小的時候，你手裏還有幾個錢，天天吃的甚麼？這幾年來小弟弟吃的又是甚麼？可惜我們小弟弟一點油水的東西也沒有吃到啊，是不是？——她一面吻着的小兒子說，一面帶着笑眼望翠貞穿新衣。

——合身，好看！

——好看！真好看！

翠貞扭身向後足跟一望，臀部一擺，笑了。

——小鬼，有新衣服穿就笑了，要愛惜一些！——媽媽說。

——要愛惜一些知道嗎？——德清說了後忽而想到可憐這幾年來自己沒有力量作過新衣給兒女穿，心中一陣酸楚，又悲又苦，於是狠兇怒的把手掌在桌子上一拍，高聲斥責着說：

——要愛惜一些知道嗎！小鬼！若是穿髒了打死你，給你去作女叫化子去

！這麼大的年紀一點也不愛好，今天寫了字沒有？

——寫的，爸爸！我一定一定愛惜。——翠貞退下了喜容很馴良的說。

——A Cat, A Cat Can Run.

——德清很得意的望着女兒讀英文。

翠貞跟陳先生已學了三四個月英文，成績並不算快，錯處當然是陳先生，因翠貞確是很勤學的，祇是陳先生領她出去看影戲，遊山水是自願的，教她學英文是情面關係，勉強的。

尤其是近來陳叔叔常常領翠貞出去玩。幾個月來他們竟像一家人了。

陳先生有時喚翠貞的母親——嫂嫂，喚德清——老兄。他們相處很融洽，

德清彷彿自家已攀上了一層。可是他不知上一層人有上一層人的慾望，和特有的心。



那天，使人發燥的熱風吹着，德清踏進大門，就聽到怦拍雜亂的聲音，痛哭號叫的聲音，怨怒惡罵的怪聲，哀痛求憐的苦聲，他急步的走到廳裏時，彷彿已聽清了是自己的妻和翠貞在鬧着。

轉過廳門，就看見自己的妻披散着頭髮，睜圓着兩隻淚後的紅眼，手裏持着切菜刀，像被邪鬼附在身上似的，奔向自己的住屋裏去，口裏喊着。

——殺！殺死你這小丫頭，不要臉的臭丫頭，殺死了好，好！

——怎麼事？——德清已奔到了屋內，迅速的奪下她手裏的刀。

——死人！死人！就……是……你這死人——她不問理由打了幾下德清，就坐在地下痛哭流涕，好似一口氣衝不出口一樣。

——死人！你……你……——她哭得氣急，擁衝在喉間說不出口似的淚涕交流。

——你……你……你看你的女兒呀！呀呀……

德清望見翠貞躲在屋角，雙臂抱着臉，像怕人的病鼠不敢出洞似的在哀泣。

——死人呀！我早說那殺頭的人不是好人。第一天領她……呀……出去呀……我……可憐我呀就不放心，你死人呀……說我不識呀……人頭……——她放聲拉調的大哭了一會兒，忽而又跳起身來重重的打了德清一下，指着翠貞。

——你……你看你女兒的肚子！

抱頭哀泣的翠貞像毒箭似的怕她的父親的眼光閃過去，然而畢竟閃了過去；閃透了她腹中的三個月的人種！

德清知道陳先生還未歸回，他奪下了妻手中的刀，露着牙齒望着虛空，虛空中的陳先生，虛空中的上層人，他彷彿覺悟了一件什麼事。

## 晚禱的時候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真的來了！

一陣又一陣，婦女的孩子們的成人的噪雜的喊聲充滿了空氣，他們翹着頭向前望着——搔擾了江面上山林間的幽靜。

是在杭州城外十數里的地方，有一帶泉溪，森林，澗流，花卉俱全的山脈，因其有九峯，都叫着是九龍頭，九龍頭的脚下站着一座偉大的莊重的寶塔，

人都叫六和塔，塔下就是著名的錢塘江，錢塘江的水波不兇，水也清澄，正好象徵着滿富東方和平的浙地的人性。

在江和山之間有一條沿江馬路，向東轉入山間直到西湖，偶而有一兩輛巨大的汽車駛過，撕破這一隅的幽靜，黃昏的時候，若是漂在江心上向岸上望去，可以看到在一帶滿目清翠的山嶺下，馬路的旁邊，山蔭下面，六和塔的左右有一排平民的住宅，吃飯的時候，有的是坐在一條長凳子一頭，凳的另一頭放着一碟小鹹魚，還有三五個圍着桌子坐，一手捧着碗，一手摸着腳，還有剛吃罷的幾個，散落的坐在樹下，坐在江邊，慢慢的吸着煙。這樣閒散的瀟灑的情況，誰也不信他們愛騷動。

——來了！來了！！瘋子來了！！

——瘋子！瘋子！來了來了！！

一陣噪的喊聲後，大家都被騷動了，一齊擁出了住宅，站在江邊回首向東望去，他們本想望一會就進屋，但是好奇心畢竟吸引着他們，而且出來觀望的人愈待愈多了，他們像期待著觀望新郎，他們像等候着觀望偉人。

——來了，來了！吃泥的人！

最高興的是小孩子們，一個一個的矮小人都擁到前面去了。

沿着江岸馬路向上望去，見到一個披着長髮的婦女，隻手提着籃子，隻手拿着一條長棍，東倒西歪蹣跚蹣跚向這一伙觀者走來。

——來了！瘋子！瘋子！——一個年約三四十歲的瘋婦走近。

待這衆望所歸的癡人將走近時候，有許多婦女和小孩子嚇得向後奔散。

——不要緊，不要緊！不打人，她不打人的——，是癡子，文癡，不是瘋子。

當瘋婦走到的時候，大家雖不怕却是都拚着氣，站在兩排，讓出一條走路。

——她會吃泥的。

幾千隻眼睛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

——一個，一個，只有一個，癡婦好像和衆人很諳熟的一樣，伸出一隻手指向衆人表白她那莫明其妙的「一個」的意義。誰也不知這癡婦的來歷。

——我穿的一套湖綢的夾襖，夾了兩個包袱，裏頭有錢的——不知她說些甚麼，大家看她行動很和平，於是都接近了她。

——一個，一個，只有一個，唉，哎喲喲媽！媽！——她忽而的痛哭了，涕淚交流，坐在地下，哭得十分的悲傷，連氣都喘不過來，愁着眉，在感覺心痛似的斜着頭，觀者中的婦女不自由的也愁着眉表示同情似的望着。

——三月十六，早上，我，我，喲，一炮，凳子，洋，洋，洋洋燈的，外國人，對了外國人，打仗，有槍，你們有槍嗎？

她忽止了淚，獨自一個呢呢喃喃說嚙語似的自己說着，不知她說些甚麼，而且胡亂的問別人，誰也不知她的意思，但都希望知道她的來歷。

忽而她站起了身，睜大兩眼，兩腳又立，擺着戲台上武生的架子。

——來了！來了！喂！那裏去！——她裝着一種北方的男子的喉腔！嚇得幾個人向後退了幾步，但是結果看她並沒有瘋動，於是有兩個孩子發乎受驚後的反動似的拾起一塊小磚瓦向她擲去。被擲的她仍然笑嘻嘻的沒有瘋動。

——不要打她，小五！可憐的。——

——瘋子！你吃泥！吃泥！

有幾個人似乎不滿足這場瘋人戲的平凡，所以叫吃泥。

——泥，紅的，紅的天，紅的地，紅的人，我家也紅，紅完了。——她演說似的回答別人。

——哈哈——一陣笑聲，大家似乎覺得這瘋人有趣了，於是不約而同的圍上去了幾步，瘋婦圍在核心中。

——瘋子，你幾歲了？

——我啊？十五歲。

——哈哈……

——你十五歲，怎麼頭髮會白的？

——不白，紅的，我家裏也紅了！

——瘋子，你姓甚麼

——我姓兵。



——哈哈

——朴！

觀衆當中有一個大孩子，一掌把他前面小孩子一推，正推跌在她身上，把癡婦也衝倒了。跌在一塊。

——哈哈哈哈……

小孩子怕鬼似的趕快爬起來，含着怨恨想去打那推的孩子。犯事的孩子早跑了。瘋子仍倒臥在地上，亦不怒，亦不瘋，很和平的說着：

——一個，一個，我只有這一個，你們又何必呢？何苦？何苦？是不是？

當瘋子站起來的時候，把兩手撐着地，臀部突起的當口，有許多人發見了她的褲襠是破的。幾個女子即刻把頭一轉；表示不願看這醜點。

——啊！破褲襠！破褲襠——有幾個孩子望着她的下身喧喊着。

忽而人羣中，擁出一個老婆婆，兩手捧着一碗飯。

——阿彌陀佛，你吃飯嗎？不要吃泥了！懂不懂？

瘋子坐在地上開始吃飯，大家仍圍着望她，誰也不知她的瘋了的來歷，有幾個似乎感覺乏味的走開了。

——破褲襠，你的丈夫呢？

——紅了！

——你家在那裏？

——有的，兩進房子。

——在那裏？

——告訴你！紅了！——她一面虎吞似的在吃飯，一面說着。

有個孩子似乎不滿意這樣的瘋狀，拿了一根桿在她背打了兩下就跑了。

——小五！你昏了，不怕可憐的！

江面上的紅日西墮，時候已有許久，大家都似厭棄了，不約而同的散去不少，瘋婦站起身來向前去。有一小部份的人彷彿對於她仍然很有興趣似的尾在她後面一塊走。

——破褲襠，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寶龍，寶貝的寶，龍鳳的龍字。

出乎意料之外，破褲襠會說這幾句話。

——我叫寶龍，寶龍，寶龍，噎噎。

她連續的說了幾聲寶龍，忽而哭泣，一面流着眼淚，一面向六和塔方走去。跟着她的大人和小孩仍然不少。

自從這天起，每當黃昏的時候，總看見一個披着長髮的癡婦在沿馬路下，

跚跚蹣蹣的自東而來在這一排居民面前週旋討飯。

破褲襠——差不多成了她的姓名，六和塔旁的居民，大大小小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她的手臂有一天破了很大一塊肉，血肉模糊，彷彿已爛了，有時有血水滴下來，據說是六和塔廟裏的那整天唸着阿彌陀佛的和尚，因為厭惡她這樣一個俗物天天去，有一次一掌把她一推，一跌，滾到山下，跌破的一塊創傷。

每當日頭掛在江面上的時候，這裏的居民在晚飯中或晚飯後也都在閒談這破褲襠的笑事，和猜忖她的來歷。

——老七知道，老七知道。

「老七知道」——這個消息忽而傳遍了。那天傍晚有許多人跑到那新從杭州歸來的老七家去打聽了。

——破褲襠住在茅家舖（離此五六里）康莊旁的一個小廟裏。

——她家原在南溪，丈夫作生意的，本是書香人家，家裏也有兩進房子，姓劉，革命打仗的時候，全家遭兵患，家屋都燒了，丈夫也死了。他望那烈火燒着自家的房屋而嚇瘋的。

——她只有一個兒子那年十五歲，也在兵亂中失了踪。只剩她一個，本來教堂裏的牧師收了她，想養好用的，無奈因為她隨便的大小便，又把她逐了出來。

破褲襠在大家的腦袋裏轉了一時，如今也冷淡，雖然每天黃昏時刻見她蹣跚的走來，蹣跚的走去，只是大家並不足以爲奇，同時因為有更恐怖的更可掛念的心事在各人的心裏的。

這就是因為革命沒有革好，大概在幾個首領當中發現了權勢中不平等，不

自由，不博愛的事實，爲自由平等所以第二次的大戰又將臨到。

消息愈過愈壞，全國的首領在遣兵派將。

福建的某軍隊不久將開拔到浙江。

正是夕陽懶懶洋洋的躺在江岸馬路上的時候，遠處一陣號聲。

——打，打打敵，敵打，打打，敵打——

一隊軍士，很疲乏勞的行軍，散散落落的慢步無力的自西而來，沿着江岸，經過九龍頭。到六和塔下的時候，一般居民皆睜大着眼珠帶着恐怖不安的憂心，站在屋外，半迎接似的觀望這成千的行軍。

爲首一個兵打着軍旗，次則號手，一排，一連一營的走過去，他們的衣服皆很襤褸，有的赤脚穿草鞋，有的穿破布鞋，還有許多衰老得連槍都抬不動似的兵，也有一隊年幼的小兵，年幼得只有十幾歲，瘦黃，病弱，似乎只要砲聲

一響，就可以嚇飛上天的小孩子兵。

大家都停着氣息注目望着這過去了一隊又一隊的兵，隊伍中忽而有一個，一個小兵脚步愈走愈慢，抬頭向右上邊望着，兩眼放出一道驚奇的光直射在六和塔下。

——姆媽！姆媽！

他像有神經病似忽高聲的喊出了口。

而且離開了隊伍，彷彿想御下槍桿向山坡上奔去的神情。

大家都抬頭向上去望，望見一個披着長髮的老婆婆站在六和塔下的山坡上。口裏喃喃的說嚙語似的不知在胡說一些甚麼？

突然在這一隊的後面奔一個軍士，奔到在這弱疲的小兵面前，用他全身的武力，向這孩子兵的頰下頸上一掌刷過去，又接着打了幾下，踢了一腳——幹

嗎？好好的上隊！

——打，打打敵！敵打，打打！敵——

許多的眼睛送着這一隊行軍走去，其間也有破褲襠的兩隻眼睛。

康莊下的小廟外，四野除萋萋的長草外！只有寂寞，破褲襠一個人坐在廟裏地上，兩腳叉開，露着身膚，兩眼微閉着在嚼泥塊。

忽而一個小兵直奔進去跪奉她那隻滿了污血的爛手臂——姆媽！姆媽！——淚水像露滴混了花苞似的眼睛。

——喂，兵又來了——破褲襠自言自語的站起身，慢慢的推開了這孩子向外走。

——姆媽！姆媽！我是！

破褲襠忽而從和平的情感中提到極緊張的情感，彷彿是萬分的嚇怕，迅捷



的轉過身來向他跪下，在地上連連的叩首，

——老爺！老爺！饒饒我的命！饒饒我的命——

小孩兵上去一把拉着。

——姆媽！姆媽！是我！是我！寶龍！寶龍！你的兒子！姆媽你怎樣？

——我的兒子嗎？你不要殺他，老爺饒饒他，我只有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兒子。

——姆媽！姆媽！姆媽！你怎樣的呀！——第三聲『姆媽』兩字喊得特別

的高亮，他的眼淚陣陣的落下。

——姆媽！姆媽！你兒子回來了！你兒子回來了？你的手臂怎樣爛得這

樣？

一陣一陣的孩兒的哭聲，漂蕩在湖邊。湖邊電燈亮了。

這時正是六和塔裏的和尙敬晚香唸阿彌陀佛的時候，也正是教堂裏牧師作晚禱的時候。亦正是一般官廳人員公餘徵妓的時候。

湖邊有一幢洋樓的燈光特別光亮，在一方的窗口裏直射到湖面，一陣淫蕩作樂的胡琴聲幽幽的奏着，夾着一陣男女的歡聲，接着就是一腔尖脆而柔和的女子的歌喉，唱着。

『轉眼北風起，

燕羣南歸飛，

白髮娘，望兒歸

空床坐定幃——

.....

.....」

——好！

——好！

——再唱，再唱，唱十八摸！

——唱二姑娘倒貼！

# 輯下

## 下輯目次：

未死的蟲蝶

壹捌壹

偷祭

貳壹貳

約

貳叁陸

迷離

貳伍貳

小蘋的娘

貳柒肆

附校讀之後

叁壹陸



# 未死的蟲蝶

是婦僕徐媽的脚步聲走上樓來。國瑞正是站在鏡前，硬着頸項，結領帶。

——胡先生！有信。

徐媽把信丟在桌上，下樓去。

信，是封粉紅色的信封。他奇怪了，握着未結成的領帶，急趨桌前仔細望。字，是不熟諳的女子筆跡，更詫異了，丟去了手上結領的小工作，急着拆信。信角下的署名是——松音——兩字。他帶着好奇的熱情，抽去了掛在頸項上

的領帶，在椅上坐適了，讀信。

松音是個不滿四歲的小孩子。她連自己的姓也不會寫，怎會寫信？可惜程家松不能看見自己有這樣可愛的女兒。

信讀完後沉重的臉色放鬆了。微笑，微笑後再沉重，坐妥了再看一遍。信是這樣寫的：

胡叔叔：別後只三天，天天想叔叔，想叔叔抱我，緊緊的抱我。

七號午後我們返省。我一定要你在碼頭上接我們，還要你帶棍子糖給我吃。

姆媽說胡叔叔也和我一樣的像小孩子，她買根百里長的棍子糖，從鎮裏送到省城，送到你口裏。

姆媽要你關照徐媽，把我們房裏先打掃一下，被褥拿出來晒晒。一定要聽話的。祝叔叔好。

姪女松音上。

他讀後笑了。

果真自己有個小姪女，也是幸福的。

程家松去世的時日，孩子還是個未題名字的嬰兒。之華告訴國瑞題作松影是紀念她的亡父。忽而有一天之華像有莫大的悲傷，聳起着嘴，惺忪的眼，告訴他，她實在不願家松的朋友叫她女兒作松影，因為影子是鬼的象徵。從此以後將改作松蔭——蔭庇他苦淒的母女的意思。但是今天來信之華確寫爲音字。由這一點，可以見出之華喜怒無常，多思想；愛好文學的女藝術家原都是這樣。

晚上在樓下和李家夫婦吃晚飯的時候，國瑞是無意的說起，之華七號要回來辦公了。

——你怎麼會知道？——李省委員問他。

——她有信來。

——之華寫信給你嗎？

——不，她的孩子。

——孩子？松影？

——她署名她的孩子，信不知是誰代寫的。

李委員笑了。他也笑了。他所以這樣敢大膽的同笑，是因為自己已訂了婚彷彿有了保障。

——胡先生，你的未婚妻是甚麼大名，我忘了。——不知李太太為甚麼在這個當口想着了問他。

——心蓮！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吃喜酒呀？



——明年吧。——他和李太太談話比和李委員要莊重些。

李之和，國瑞，家松，早年都是同學。之和作了省委後，家松的妻之華有藝術大學畢業的資格也就作了統計科裏畫點線的科員。住在他家的樓上。國瑞和故友家松本也是好友，自從遷住在李宅樓上後，並不覺作客的孤單。每早三人坐着委員的汽車去辦公，傍晚同歸，無形中已是國內頭等階級的生活，享受禮貌的交際和朋友的圍聚。

今天已是五號了，明天，後天是七號，之華到省城來。

李宅樓上的三間屋確是可愛，憑欄可以望院子裏的全景，荷花盆，小樹，芭蕉，花台，爬藤。推開後窗，可以望見對江岳麓山的山頂和隱在綠林裏的黃興墓。

第一次來訪國瑞的一般的朋友，總要起三波的讚美和豔羨。第一波是登樓

後眺望樓前後的美景，彷彿身蒞于省政府委員的住宅中而讚美。

第二波是環視了中堂牆壁上的掛配，字畫和藝術品，同時知道了是位女士的創造而讚美。

第三波是知道了這位女藝術家就住在他的對房門內而讚美。

——這張裸身的畫也是那位之華女士畫的嗎？

——是的。

哦！啊？畫的？——除了使他人驚奇外，還微笑着向國瑞一望。甚至要站到之華的窗前，向窗縫裏偷視一下。

——你說她有個女兒嗎？

——是的。

——你們吃飯呢？

——程女士和我皆寄膳在樓下的，沒有另開火食？

——她雇女僕嗎？

——你們同雇一個女僕嗎？

——是的。

——晚上你們在一起談談嗎？

——我們在樓下李家談天的時候多。

——你們每天一塊兒去辦公，一塊兒回來嗎？

——是的。

——她？！

——啊！她領着女兒的。

差不多第一次來訪的朋友，除了有那些通俗的讚美外，總還要有這些無味

的問答。國瑞常常因此而煩惱，他想遷出去居住了。

讓之華一個人住在樓上嗎？不，時局安定後快快的結婚，帶心蓮一同住在這樓上，之華仍在對房門內。

她是我亡友的妻，她是我的同事，她是好友丟下的寡婦，我該盡方的照拂她，還有，之華說要松音給我作乾女兒，待我結婚後。心蓮一定愛孩子，愛這位女藝術家，心蓮一定能諒解我的心。問我這些無味的問題的人，皆是教育不足，見識不高的人。這時國瑞心裏的煩惱才平靜下去。

清晨的太陽照滿了窗簾，熟睡醒來的國瑞睜開了眼就彷彿得了莫大的希望在傍晚。他躺在牀上未起身時就出聲喊婦僕了。

——徐媽！徐媽！

——徐媽？！

——來了，胡先生，我已在打臉水了。

——不，你今天把程太太的房打掃打掃，她說今天回來的。被褥拿到晒台上去晒晒。

他冒然說出了這一句，一陣的羞縮，似乎不該高聲的說她的被褥。

下樓時就會到李太太，似乎不該把笑容放在臉上的，他霎時沉下了臉。

——胡先生，早。

——昨天心蓮有封長信給我。

——啊！是的，我們有喜酒吃了。——似乎有些詫異國瑞清晨第一句話報告她這消息，祇是一向他是小孩氣的印象並不使她再猜度。

從鎮上駛到省城來的小輪，已超過原來的時間兩小時了，在傍晚的霞光裏，他孤孤的倚在碼頭上的木柵旁，等候。

笑！眼睛細而媚。

使松音吻我。

一定帶着鎮上的香糕，蜜棗，給我吃。

熱切的表情。

喊我大小孩子。

帶着她在鎮上所畫成的作品。一定含着有我的意思。

是穿夾袍，這樣的天氣，那件黑綢的，合身，短小，露着她的體態的美，胸前。

已貯候了兩小時多，正是李家要吃晚飯的時候，或許今天沒有小輪開來。

李家見我不吃晚飯要恥笑的。奇怪！爲甚麼不來？又何必給我信，徐媽見到了，或許還要恥笑我說假話。

他蹣跚的回去了！

從樓下晚飯後，他獨自上了樓。

呆呆的站在房中，彷彿屋內比早日大了些，他走向日曆再望望——七字——昨天六號，今天七號。不錯。許是信上錯寫了。不然，就是小輪有了意外，遲到了。

樓下門鈴的聲音！

不錯，有孩子的聲音！

一定是的，徐媽是喊了她。

現在，我怎樣。下樓，不好。仍坐在房內吧。到樓梯口，不，就在屋內好了。房門開開就是。不是大小孩子。應該客氣，莊重。他走到門旁，將門開開，帶着充實的準備的歡心去接受這別後的芳鄰到臨。

上樓的是徐媽，不是她，她在李宅。是的，在李家高聲的說甚麼？爲甚麼要這樣大的聲音說話。

——徐媽，是程太太的行李嗎？

——是的。

——她呢？在樓下李家吧？

——是的。

這兩句皆似乎是多問的。想下樓，不，她們就上樓的。奇怪，心悸。坐在房內讀書的國瑞，這時不得不轉過頭來向着房門了。

——回來了嗎，程太太。

——都是爲着你，小鬼！——她罵松音的聲音和他問話的聲音混在一起了，她們推進了自己的房內。國瑞踱出房去。



——怎麼今天船到得這般遲？——他傍在她房門口說。

——我去接你們的。回來吃了晚飯。

——喊叔叔沒有？音。

——叔叔！——她打了個小呵欠。

他希奇之華臉上沒有一絲料想的歡意，沒有熱情的表示，她也許在氣忿中。完全與料想中的重逢相反。

——你的信我已接到，東西都晒過了。我在碼頭等了半天才回來，今天怎麼船到得這遲？——他希望個笑臉。

——中國人只配作奴才，輪船公司收回自辦後，領江的也胡塗了，茶房也敲竹槓了，在沙河灣停了三小時，我行李兩件，還要領着這小鬼。到岸時天已黑，人多手雜，你想我怎能招呼，這次我本不想回鎮去的，都是爲着這小鬼的

衣裳都丟在家裏。——出乎意外的，一口急氣說完了後她似乎要哭了。

昨天晚間，國瑞失望，只聽見她獨自在房內，咒罵孩子，爲孩子脫衣裳，打孩子，嘆聲，整理雜物，怨氣，或許是在夜中哭的。國瑞要知道她怒氣的原因。他希望她快樂，笑。

今天早晨，國瑞失望，只聽見她不满意徐媽，尋找遺失的物件。沒有從鎮上帶東西來給他吃；也沒有見到她的笑，眼睛細而媚的笑，也沒有見她高興的熱情的說他是大小孩子，臉色慘黃。

今天午後，國瑞失望，聽見她打松音，擲去一件瓷器，沒有和他好好的談話，也沒有高興。好似天陰一般，樓上充滿了愁苦的氣氛，都是爲着她。

這事很奇怪，她出去並沒有招呼他，也沒有招呼徐媽和其他的人，直到傍晚據別人的報告，才知覺她一個人坐在公園裏極僻靜的角落裏的石凳上，呆呆

的在默想，或許在悲痛，後來是國瑞喊徐媽領着松音去找她。她並不愛見到她的女兒。

昨天晚飯，她祇吃了幾口，今天又告假一日，松音常被她罵得哭。署名松音的信，好像不是她寫的，誰也不相信這樣沉悶的女子，會寫那樣的信。

這幾天，國瑞失望。因為她似乎喪失了一件寶貝似的懷喪，她似要求不得一件寶貝的苦悶，整天的是聳起了嘴，掛長了臉，不是默默，就是嘆氣，有時遷怒到松音，打了她，她哭到我房裏，有時遷怒到徐媽，要請她走開，她在我面前批評她。她吃飯不多，辦公早退，從沒有見過她笑，眼睛細而媚的笑。

她的房門半掩，她和松音不知到那裏去了。他偷偷的踏進她的房，見到她房內十分的雜亂，象徵着她氣怒的態度，卻尋不着她致怒的原因，絲襪一隻丟在牀前地上，一隻掛在牀欄杆上，很好的旗袍團縈在椅上，被沒有摺好，臉盆

裏還有污水，短褲和小衫鋪滿在牀上椅子上，桌子上，牀前自己的鞋子，皮鞋，拖鞋和松音的小鞋子混在一起，看不出有一雙，也看不出有新舊，未竟的油畫很多，放在壁角，桌旁，橫的豎的都沒有畫完全。桌面，椅子皆染着畫色。在雜亂的桌面上，書籍，信札，筆墨，紙張的當中，有她的日記本。偷偷的打開，最末的幾頁上的一段這樣寫着：——今天太陽可愛，我每月應受的罪苦總算過去，心中充滿了莫名的喜悅，彷彿有些對不住徐媽和我的愛女。徐媽是容易卸過的；祇要多給她一些錢，只我的愛呀——松音，我辜負了你，兒，你也是個女……

——豈有此理！偷看我的日記，要死。——拚着氣，偷偷的走進房內的之華已站在國瑞的身後。她急着把日記本合攏，搶了去，但是她仍是溫柔的表情。

——私進別人的房間，有法律上的罪。——她說後笑了，是眼睛細而媚的一笑，是幾天來未曾笑過的笑，彷彿是黃梅天氣後的陽光照在國瑞的眼上。

——豈有此理，私入我的臥房。——這次說後的笑較前更燦爛。

——出去！——當國瑞帶着慚愧的兩眼向門外望的時候，她即把抱着的松音交給他抱，這不是與她口裏的命令不符合嗎。

——喊他一聲叔叔。

——叔叔。——松音在他手腕上時，之華美麗而含深意的眼光照着他。

——呵！想起，從鎮上帶來給你的蜜棗和香糕還在網籃裏。真該死。——她急着去找，拿出了大包。

——你問胡叔叔喜歡不喜歡我，不喜歡，我們不給他棗子吃。

——叔叔，喜歡嗎？

——喜歡的。

——不要臉，要吃就說喜歡了。

——音，你問他真不真？

——真啊。

——真喜歡，喜歡音。

——真喜歡的人是未婚叔母啊，喜歡我們是想吃棗子疍。——她說着不轉眼珠的笑望着他，像慈母望着歸回的遊子；像初戀的少女望着情人，像天真的小孩子望着叫化子，望——一個大字，紅色。

——胡叔叔，十五號放假，我利用兩天假期，爲你畫張像好嗎？

——好的。謝謝。

——你不許動的。

——不行，你這大小孩子一定要移動的。

大小孩子，大小孩子，祈求中的四個字，久別中的四個字，像快樂的音樂又聽到，在心裏奏着，奏着這快樂的台銜，光榮的台銜。

——你沒有禮貌，怎麼又喊我大小孩子了。

——大小孩子，大小孩子，禮貌嗎？禮貌是虛偽，是陰惡。

啊！她是個女藝術家，偉大！

一晚和她談天，一晚在她面前，一晚在人間的樂園，清潔，高尚和光明，不是音在鬧，我不致那樣早就退到自己的房裏啊！

呵！她的臉，她的臉，在桌面上，在書本上，在報紙上，在牆壁，在褥單上，在被角上，在自己的手上，在自己的腿上，她的臉，她的臉，那眼，那鼻

，那嘴，嘴唇，下巴，領口，衣襟，鈕扣，呵！笑，眼兒細而媚的笑。

身體在房裏，心在中堂那邊的房裏，一絲聲音都可以聽見。她現在是坐在桌前，或許在牀邊，站起了，走步，走到牀後，因為箱子響，拿衣裳，當然是襯衣，短衫，褲，肉色的綢衫慣穿的，花邊的短褲，那天晚風吹上樓台掀起她旗袍角一剎那間所見的，脫鞋，落下一隻，二隻，無聲，許是脫襪，不，換，短衫，換，換，先脫，再穿，短褲，拉被，睡下，熄燈。

今天十號，十五號還有五天，畫像，要我不動，大小孩子不許動，她笑了。

呵！對不起心蓮！無味的不眠，因之華而不眠，已是下兩點鐘了！

上夜不眠，下夜國瑞熟睡。

醒來是太陽光爬上了窗簾，一陣甜蜜的醒後的歡情充滿在心頭，是怎麼會



醒的呀，是夢，是柔和的聲音喊着叔叔，叔叔，是她喊，是松音，而且在敲着門。

啊！不是夢，是真的，打門，打門，小拳頭在打門。

——叔叔，叔叔！——松音在打着門喊我。

小拳頭打在門的上端，不在下端，定是之華抱着她打。

——音，不要打了。——她說。

——音，不要打吧。——又說。

——音，不要打了。——還在說。

爲甚麼她說後又說，一聲高一聲的喊着

——音不要打。

這一聲高得太不自然，她是要鬧我醒嗎？

——懶叔叔，還不起牀。不要打，你喊他叔叔，起來。

——叔叔，起。

——啊~~~~~！——國瑞表示他已醒了。

——音，不要喊！，不要鬧。

她爲甚麼說得高，聲音不自然的高曉。

起牀，起牀，滿心的莫名的歡情，滿屋的喜悅的陽光，滿宇宙的可頌揚的希望。

啊——呵！好一個懶腰伸展了，比怎麼都愉快，有希望的懶腰啊，給我舒展了！

在幽靜清涼的晨中，能見得是打扮得這樣美麗的小女孩，拿一束野花給我。

——媽媽，給叔叔。

怎麼不見之華，只見這可愛的女孩。

之華躲在門後，她現顯，笑着現出，眼兒細而媚的笑呀。

——嘻嘻！胡先生早，這花好看麼？今天我黎明就起身了，一個人到公園裏去偷採的。你真是懶叔叔。

客氣的禮貌，柔和的話語，只是可惜夾着個偷字。啊！她是女藝術家！她沒有進到房內，她站在門旁，她知道我衣衫不整，她是含羞，她是講禮，她可愛，可愛的聲音在板壁的那邊，我這含羞的臉部表情在板壁的這邊。

今天是十一號，還有四天爲我畫像，在公園裏畫，不，不能，有許多人要看，在山林裏畫，不，太遠，李委員看見我們同去的。在那江邊愛晚亭裏畫，不，松音要找媽媽的，松音一同去，她在亭下，草地上，玩，她像是我自己的

女孩，可愛的女兒，不，朋友要看見的。在房裏畫，是的，就在房裏，門關起，不用關，我不移動，不，有心的移動，讓她說我大小孩子，她笑。

爲要拿錢的苦工已做完，推開房門，一陣香，香，香，香沁了心，是花香，那來的花，啊！這裏一個花瓶，一束花。那來的這張風景畫，掛在這裏。之華，之華，之華，是她的佈置啊！

細細的走步聲，是她，是之華來了。

——對不起，胡先生，我有罪，今天私進你的房內。

呵？不，沒有對不住。——不知道說甚麼了，她太過分的客氣，自謙了，我神經麻木，想起了，這樣說。

——謝謝你啊，給我花和那張風景畫。

不能有一刻沒有她，要知道她在樓下，在房內，在辦公去，在街上就安心

了。

房內應該清潔些，十五號畫像，這髒的瓷食罐，該給徐媽去洗。

徐媽！

啊！怎麼？食罐裏有糖，法國糖，價值高昂的糖。

甚麼事，胡先生。

這糖，……地掃一掃。

這糖自然是她放的啊！

明天是十四號，後天。

我房內的電燈未亮，她房內的電燈也未亮，中堂裏的電燈我們皆以為不必  
搗亮，爲的是貪戀這月光，照在樓台上地板上的月光，霜似的月光，好清涼，  
好幽閒，這一刻呀。我和她在這寂寞無人的樓台上，中間祇有松音，不，是高

尚，是純潔和我的未婚妻心蓮無形地在我倆的中間。

她爲甚麼默默的坐在月光裏不說話，和我對坐，啊，她的眼在望我，望我，可怕，可喜，像貓眼射着我，在默默。

——叔叔，你抱抱。

松音交給我，我感覺到她的手指，手臂在我的手面上，手面上，磨過去，是有心，她許是有心的。

我的手在抖，她的手在抖，想必若是相握，一定抖得厲害而至不抖止。她默默，她是和我交換，交換幾粒身上的細胞。

——同叔叔好好。

——松音！

——音，和叔叔好好，King一個。

松音在我身上太重了，像塊傾倒下的崖石將壓死我，使我不能再呼吸，椅面上不平了，像崎嶇的山路，我不能再坐在這境界中了。

——我們進去吧。已是十二點鐘了。——我說。

——不！——她低低的說，這是要求，是可憐的要求。

——再坐十分鐘，——她高聲的說，這是表白，是可憐的表白。

十分鐘，快，真快，其實不止十分鐘，已過了半小時。

聽見她關上房門的聲音，是悲哀的聲音，是可憐的聲音。但是她有松音，我一個人。

脣邊還留着她的香，是粉香的香，是松音臉上嘴上的香，不，這粉的香在手面上，在手面上。

今晚的月光是辜負我的未婚妻，我愛的心蓮，洗潔我的心，打開日記留下

懺悔的字跡，一行，二行，寫了兩頁，睡時才安心，像洗了個澡。

今晨在門縫裏望見之華的桌上放着新買的顏色和畫筆，是爲我明天畫像用的，我以爲她在房內，踏進去，那知她不在。求上帝饒恕我，我又偷看了她的日記，這樣的大膽，爲的是上次她並沒有責罰我。她的日記有一段：

——國瑞真是個大小孩，我愛他處女的態度，他是處女，哈哈。

——我兩眼一閉就見到他，他，他，瑞，家松吾的仁夫呀！我祈求你饒恕我，不責罰我母女倆，天呀，可憐可憐我吧！

——今天我在國瑞的房裏，一個人背他作了犯法的事，我心痛，我暈了過去，走出來兩腳沒有力，不知國瑞會知道麼。——他向心懺悔是應該的嗎？

——昨夜我發熱的，夜半醒來，口渴極了，心想喝茶，却又懶得爬起來，我是想國瑞來爲我倒茶啣！在我身旁啣。



——國瑞，我病了。今天我臥着，心想着想着你。

偷看日記的人進出，他不明白她日記上所說的犯罪，而且是在他的房內。今天是十五號，八點鐘了她還不起。乘此良晨記下昨夜的情夢。

喲！日記的正面向上，這樣的放的，這樣，一定，一定，有人動過，看過。是的，覺悟。她所說的犯罪等於我私作的事，好的，給她知道我的心，我的心在蓮的心中，不好，不好的，所以她說她暈了過去。不是今天有喜事，還要她爲我畫像嗎？呀！呀！

十點了，她不起牀。

——程太太，怎麼？

她不理國瑞。

——不是今天爲我畫像嗎？

——我昨夜不巧，發一夜的熱。——聲音隔着被兒發出。

她是病了。

她是真病了，李太太也上樓過，來看她。

天真沉悶，她是真病了，兩天不起牀。最可念的是心蓮至今未給我信。

——你今天怎樣？

——沒有甚麼，祇是有熱。

——這不是我的信嗎？

他已發見了心蓮給他的一封信在她梳妝桌上。

——怎麼，你私拆我的信。——我是和聲說的。

——我是你的大姊姊，有監視弟弟的權——她似乎是真怒，像狂一般的高

聲的強說。本不用這樣。

昨天之華進了病院去住，今天瑞到醫院去看，她要國瑞到她房的牀後箱中拿衣服去給她。匆匆的返回，進了她的房，在她房的後窗旁的牆壁上見到了一個美麗的蝴蝶，用針釘在壁上，這蝶十分的鮮麗，想是她在公園裏，獨遊時捕得的，在這美麗的蝴蝶下她寫着幾排字：

蝶之願——三個字寫得看不清楚。

祇要我被你愛中了。

我就願這樣死去。

永久的釘死在你的欣賞中。

我的靈魂也保護你。

國瑞注意那針有兩寸長，是正刺在蝶的頭的中央直刺到壁上，翅微動，好似尚未死絕一般。

樓下喧嘩着，細聽才知道因爲之華的病重了的慌張。

## 偷祭

初秋的午後。

貓緩緩的踏進屋來，打了個呵欠，躺下在太陽光裏，伸了個懶腰。

季華感覺無限的沉悶。

院子裏的兩盆荷花，殘破，枯焦，連一根站得直的莖桿也沒有，一盆象徵着年輕守寡的姐姐，還有一盆呢？自己；經過了歡樂的青春而未於歸的自己。院子角裏的秋海棠，滴翠的葉，豐潤的紅花。

——姐姐，這海棠還是姊夫栽的吧？——明記得是姊夫和自己一同栽的，有心的還要問一句。

姐姐抱着剛睡熟的孩兒在手腕裏，一邊拍着孩兒，一面望着她點點頭，沒有出聲答應，怕鬧醒了福兒。

姐姐還笑嘻嘻的哩！姐姐不知悲哀，姐姐不知追悼，姐姐只懂家務，姐姐不懂戀愛，姐姐害了他；姐姐害了我。——季華在暗中悲憤的想着。

聽見姐姐抱着已睡了的福兒上樓去了。她即蹲下在海棠花前，帶着賊心似的採了一朵海棠，偷偷的癡望着，吻了一吻，藏到貼肉的襯衣裏。

酸而無力的兩隻脚，在樓梯上把她自己欲眠的身體撐上了樓。懶貓也跟了她進了臥房。一點聲音也沒有，連鐘擺也死了。飽食後的姐姐許是在隔壁伴着福兒同睡熟了。

在欲眠的眼縫裏望着貓兒跳上靠樓窗口的方桌上，就着太陽光又懶洋洋的躺下身來，不覺間却增湊了自己的睡意。

暖風一口一口的吹進窗來，秋風和春風一樣，一樣的催人眠，祇是多給人一層悲傷的感覺。她側過身去，想睡吧，睡熟，睡到春林的天國裏去，春林呀！我的愛人！

——季妹，她沒有愛我，愛的是福兒！

——她是福兒的慈母，又何嘗是我的愛妻。

——我說她不懂得愛。你是她的妹妹，你該相信，你該知道，我沒有說謊，季妹。

——我很疲乏的從校裏工作歸來，滿心想得她一點帶笑的安慰。推進房門，看見她在伴着福兒躺在床上，不單沒有笑意，反而搖搖手，喊我走步輕一些

，終於板着臉，指指外面喊我出去。怕在房內鬧醒了福兒。

——她的奶是福兒的，她的身體是福兒的，她沒伴我！她伴着福兒，通夜的在驚心吊胆的伴着福兒。我不知她的肉體又何從說是我的，季妹。

——即使她是我的妻子，她不是我的愛人，不配也不會作我的愛人。

——夜間燈下，我准備着把今天的這笑話說給她聽，逗她笑笑，她確老低着頭在作福兒的小衣。

——前夜在她的枕邊，我把那有趣的事，加以描摹說給她聽，我尙未說完，她却已睡熟了，我睜着眼無趣了半天方才睡覺。

——季！我的愛。名份上我是屬於她的，我的心和一切是屬於你的，告訴我，你要的是名份，還是林的心！

——法律嗎？道德嗎？在愛的範圍裏皆不懂得，祇要我和你已有同樣的精

神，我倆就是法律，我倆就是道德。愛就是法律，愛就是道德，無愛就是罪惡，無愛就是不道德，她給予我的苦痛，是無底的罪惡，無底的不道德。季！救救我這在受罪的可憐人吧。季妹！

是他信裏的，口裏的，春林的話句，織在她半眠中的神經系裏。

緊張了！緊張了！實在緊張了。季華的心悸悸的顫動，奔到醫院病房裏的甬道間，迎面就見到白衣的看護女。

——請問你他怎樣？

——和昨天的病況差不多。

推進房門，就見到不悅目的姐姐坐在病床邊——他的身傍。啊！姊姊是他的妻！妻嗎？

他那無力的眼珠轉向後望，——春林呀！我要哭！



——醫生說，說他的病十分中祇……——姐姐背着他在暗中低語我，未說完就哭了。

可厭的姐姐，你可自由的在我面前哭，我却不能放任的在你面前哭啊！爲甚麼要在我面前哭呀？我的姐姐。

只聽見春林急迫的呼吸聲音，間斷的低吟，病房裏的寂寞，把我的感覺送到了充滿了死的墳裏去。

春林的眼又緩緩轉來向我望，也許有話向我說啊！

可厭的姐姐坐在他身旁，希望她走開，希望她走開，她站起了身爲他蓋好被，又坐下了！

姐姐呀！走開一時吧，是爲他啊！

姐姐走到門旁原是招呼看護婦啊！她又坐下在他的身旁。

春林的眼又轉過來向我一望，我知道，我知道，你心中有許多的話和我說啊，垂死的春林，尙不得一絲舒暢。

可厭的姐姐呀，老不走動！

——姐姐，看護婦說的，望病的人不許坐在病人床上！

像是沒有耳朵和靈性的死人！姐姐！

你哭，有怎麼用？多哭些，早死些！

不，他不致於死的，有我的愛，季妹妹的愛，使他復活。

——姐姐，別哭吧，哭了姊夫格外難受，又不是不會好的病。

可憐的春林，頭頸已病得硬似的不能轉動，眼睛又勉強的轉過來向我一望，他一定一定有祕密的話啊，要背着姐姐向我說的。

可厭的姐姐，哭得那般的蠢樣，頭髮也不梳，連垂死的丈夫，都不知給他

一點美感的安慰。

——季！

哨！他喊我的微弱聲，又脆又尖，像刀般刺痛我心。我把臉湊近他的嘴吧？不致於傳染的？

——季，呀。——希望你不要喊我，痛快的說吧。

——季！我們，倆……

可惡！是姐姐，又推開病房門進來了。

——姐姐，他說要喝水，——我把頭即抬起來。

不知姐姐見到了我的涕淚沒有？

見到了也不怕，爲垂死的姊夫而悲哀，怕甚麼？

——姐姐！他不要多喝！——可厭的姐姐，我是說謊的，可憐的他却應酬

了一口，還要拚命嚷他多喝，又不是藥水！

嗜！眉毛皺起，他是在感覺難受了，可憐的人呀！我害你，害你喝了一口不需要喝的水，是我不好，你愛的季妹妹不好。

——季！

——季！——他沒有口淺了吧？

——季！——噯！怎樣？——喊得我心難受。

——季！

——季！——怎樣？春林！我在這裏啊！

——季！——姐姐許是到洗手室去了，許是和醫生說話去了，談久一點就好。

——季！

——季！

——怎樣呀？春林。——喊得我，心，陣陣的痛。

——季！我們……來世再見吧。

我呀，不能放聲哭，姐姐許就要來的。

——季！

——季！

——妹妹在這裏，春林，不要喊好吧？我難受的！

——季！人死後，假使真的有靈魂，我的靈魂仍愛你啊！

——季，來，來來。——

——喲！他的嘴唇皮冰冷。

——冷透了我舌尖。

——病枯陷落的眼角上，兩滴眼淚。

——姐姐，哭的聲音，真討厭，討厭，你再哭，我告訴你媽媽，敲你的小屁股！

隔壁夢哭的福兒鬧醒了夢裏的季華。

啊！我在姊家，醫院呢？夢。

五年前的往事，像難治的毒瘡，時痛時發。

窗前太陽光已不見了，桌上貓兒也不見了，傍晚的風，吹帶着一陣一陣的夜色，湧進房來。

她把被朦着頭，又復睡去；帶着淚後的眼，悲傷的心。

我悲傷的時候，他就會知道，想出許多法子來逗我，安慰我。太陽光怎麼已下山了？春林，你是我的太陽光。

桌上的貓兒呢？怎麼不見了。

——哈哈，你是貓，你是貓！你是噙着兩條魚的貓，壞貓！兇貓！惡貓！  
——偷吃的貓！

——哈哈，你打？你打？你打我，我喊出聲了啊，喊姐姐來看看，告訴她。

——告訴她好了。怕甚麼？打姨妹！

——打姨妹妹嗎？不要臉，偷食。哈哈！

——我偏打，打，打死你。

——唷！唷！你真打，痛不痛呀？我真的喊姐姐咯！

——你喊你喊好了。爲姊夫的教訓姨妹！告訴她我打你，打你怕甚麼？

——告訴她……

——告訴她甚麼？說呀？

——告訴她你不單打我，而且吻我，而且××××！已經一次，兩次，……  
——女孩家說得出口的，不要臉！

——那個不要臉？那個不要臉，是你？還是我？——季頓時十分的氣怒。  
——夢哭的季華側動了身體，又睡去。

每次我哭後他總是認錯的，我脾氣不好，一感覺煩悶立刻就要哭。他信上  
是這樣寫的：

——季，昨晚把悲痛藏起在深心裏，和你逗笑，你竟哭了，你哭時我發現  
了自己的罪惡，我是怎樣難受呀！是的，愛！我們不該再沉醉的往下去，應該  
想想法子在這愛的重圍中殺出條血路才對！

他今天晚飯後邀我們到海濱踏月去，許也是因為我哭過了的原故。

雖然有姐姐等同去，但是他一定一定是爲我個人啊！



他沒有一秒鐘不知道我的心意，他時時刻刻的注意着我。他隨時隨刻的能知道我是悲傷或高興，沒有一秒鐘我們的心靈不交通，我心裏的言語，尙未說出，他就聽見了，他心裏的意思，尙未表示，我就早明白。姐姐，蠢婦！說兩遍，表示三遍，也不領會，也不明白，她不配作春林的愛人，只是個妻子而已。這是春林自己說的。

雖然今晚有五個人站在海濱，但是，只有，只有兩顆心啊！

春林不時向我望，他呀，一定一定在這美景之下，有無限的情感美思要向我說啊！姐姐是不懂的，不會瞭解的，只知道柴，米，油，鹽，青菜，蘿蔔，福兒不要哭，可憐的春林呀！你的心是多麼孤寂，我知道我知道，世上只有我一人知道你啊！

春林雖和姐姐並肩在向前走，但是他的心呀，在我的心裏，我知道我知道，

他回去後一定又有一首詩寫給我。

春林剛才又向我望一眼，許是有話向我說，我未睬他，是有心的任他同姐姐並肩走，使他多感覺一些名份上的夫婦間的苦痛。多一分苦痛，他才能多一分的愛我，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哲理。

春林又背着姊姊向我微笑，討厭！

春林把嘴向樹林裏一歪，他許是要我走過去，可以背着姊姊吻我，我偏不理會他，使他急急，多一分苦痛，才可以多一分的愛我。

姊姊實在是可厭的人，蠢笨的動止，討厭，但是若沒有姐姐，我也無從認識我的愛人。這是春林同樣的向我說過的話，所以我也該尊重他倆的名份。

啊！海上的明月好圓啊！圓得可愛。——這是我和春林該有的同樣的感覺，不知道姐姐也會有這樣的感想嗎？假使她也有這樣的感想，我願這圓月

即刻粉碎！蠢婦！我相信，她是一定不會有的，她的奶，她的肉身已屬於了福兒，和春林合而爲一的肉體是××的肉體啊！

——這月亮碎開來，就好看了。——我走在他倆後面說。

——爲甚麼？——春林接口問我。

——我不喜歡看這圓的月亮！不好看！

——碎開了再圓就好看了，是不是？

聰明的春林呀，是我的心！你有勇氣，你不怕姊姊不蠢。

——不許！不許！姊姊！姊姊來了！

在黑暗的林間，我可以設想他被拒絕後的苦臉，春林呀！我辜負了你，但我是爲着愛護姊姊，怕她見了難受。

——阿福，你喊我一聲姆媽！

——癡丫頭。——姊姊罵我。

——啊！姐姐只知我向福兒發癡，却不知我向春林發癡啊！蠢姐姐呀！我希望你消滅！求求你，我的愛姐姐！

——晚深自海濱歸來，嗜，真疲乏，口也渴，我躺在床上，想春林來吻我，不想喝水，要他的口瀆啊！可惡的春林呀，你愛了兩個，如今在姐姐房中。我房門不門上。

今晚房門沒有門上，但是幸福的事會有吧？

蠢姐姐呀，是不知幸福的婦人，你若知道幸福，也不致有這可憐的我。可憐的春林，她若肯犧牲了幸福，也不至於有不幸的春林！不幸的我，姐姐呀，我希望你消滅！

是貓兒啊，使房門一聲響，我的心，準備好了的心，悸悸地動着難受。空

洞的難受。

我相信在這岑默的夜半，經過了海濱踏月的事，自然尙有個不眠的男子啊，在醒着，那男子呀！是我的愛人。

春林呀！隔壁的人兒呀，你和我同樣的在醒着吧。

——姐姐是屬於福兒的，肉體是屬於福兒的，失眠的癡男呀，來吧！來吧，這裏，這一切都是屬於你的啊！是你的肉，是你的心！你的一切啊！

笑的明月呀高懸在窗前，你是在偷看我吧，我這裏沒有躲着的情郎，你不用偷看，你不用憨笑！你走開。

明月呀，莫走開，請你把我的話傳給隔壁的失眠郎。

明月呀，請你作作好事，躲開一時，讓黑暗來，在黑暗裏，他才肯放任，放任！放任！爲甚麼呀，作人不能放任呢？放任的春林呀像癡狗，癡狗呀，我

給你弄死咬死吧！我給你給你，一切給你，所有的給你，你來你來，你來放任呀！

——讓我就着月光把他的信再看看。

——她愛福兒的心高過愛丈夫，我死後，她自然爲福兒忙着，那會有心再記念我，季，誰是我的愛？誰是我的人爲我在墓旁迎風落淚的來野祭？——

——春林呀，你爲甚麼要說的淒涼話，使我難受。

睡眠睜開。

在昏昏的燈光下，姐姐站在床前。

——季妹，爲甚麼不吃晚飯？你臉發紅，有熱嗎？

——大概是剛才給海風吹的。——季華在揉着睡眠，坐起。

——說甚麼？哈哈！說暈話，你今天到過海濱去的嗎？

——啊！我說風。——她把嘴尖掬起指着樓窗，乘着姐姐去關窗的當口，她在揉眼的動作中，趕快的把淚抹去。

海棠花呀，你害了季華一夜未曾好睡。

昨夜正夢見和春林談話得興濃時候，却就醒了。

每次在夢後的空帳中，總希望下次在夢中一定多談幾句，但是從未在夢中暢談過就會醒了。

天明明，太陽光已爬上後窗口。誰個這早起身呀？

姐姐和福兒在隔壁仍在睡得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正如春林說，她只知道愛福兒，那會追悼我，實在不配作愛人！

輕輕的走下樓，輕輕的推開門。

蹣手蹣足踏進客室，望着堂中央的牆壁上，恭敬的說——春林吾愛呀，你早。

不配作愛人的姐姐呀，你任他的面上滿着蜘蛛絲和灰塵。誰肯爲你拭潔呀？

偷偷的拿着污穢的拭布爬下方桌後，再回頭望他時，他彷彿喜笑！謝謝季妹的照拂。

輕輕的拉去門門，輕輕的拉開門葉，輕輕的帶上門葉，帶着十足的作賊的心理，走向野地。

微風吹起，秋葉飛濺。

郊外的晨景呀好幽靜。



幽靜的晨景呀當早餐。

這山是我倆爬過的，這石是我倆坐過的。那邊的溪水上有過雙影兒，那邊的樹根旁滴過兩人的淚。

露水兒濕着地下人的淚。

草裏的宿鳥，驚飛，去報喜信。

春林呀，我來了！

昨夜相伴，我尤覺你在，啊啊！不在不在不在人間，乃在乃在這荒塚疊疊的郊外。

生前我不能慰你的孤寂，死後你不能慰我的孤寂。

我不能有勇氣，隨着你明白的歸去，怕的是姐姐恨，有傷你的生靈，我倆的生靈，世人的恥笑和污辱。

春林呀，二十一歲以前是我的生命，二十一歲後，我空白的活着，遊戲人間。

你吻過的嘴，無人敢吻，你愛過的身體，無人敢碰。

正如你三年前給我的信上說，你死後，姐姐只知爲福兒忙着，那會有心追念你。

但是，有誰是你的愛？春林，季妹是你的愛。有誰是你的人？春林，季妹是你的人。有誰爲你在墓前迎風落淚來野祭，春林呀，季妹在你面前。

我非鄉女，我明知你已無知覺，但是我要藉這草，這石，這秋葉，誓作你的終靈之愛。

遠處的咳聲，是姐姐來了嗎？

那方的人影，是姐姐尋找嗎？

春林，季妹去了。

春林，季妹去了，你安眠，你候着。

孤墓在望，我脚誤入水塘，春林，全爲着你。

啊啊！忘了告訴你，下次相夢時，請你多談幾句啊！

儉祭的女郎歸來時，還是世人安睡的時候。

再眠再醒時姐姐在喊：

——季妹！快信。

哈哈！一封快信，一封掛號信，這封血書，那張照片，弄到兩年的淚，賺得三年的失眠，哈哈！癡人兒如此多，我要採下這些，供在春林前，活祭我倆愛情的若命！

## 約

深蔭的樹林裏瀉出一條用磚石砌成的山坡路，直達山下橫着的小道的旁邊，好像是帶着歡迎遊客入林登山的使命，經過這山下的行人總要向這鈎引遊客登山的路口望一望，甚至有人順着路口跨上山坡，向着密林像探討這山間祕密似的凝視一會兒。

一連有幾次了，總望見一個青年坐在山坡上的大樹根邊，身旁滿堆着春天的野草，兩眼枯澀的向着山下，削瘦的臉，扛着鼻樑的兩點骨和他翹起的嘴，

正巧成三點似的猴子面，蒙着一張慘白的臉皮，好像是珉石刻成的一個殘破的石像，被人遺棄在那樹下。

他有時像鬼怪的舉動，站起身來向遠處望一望，又復坐下在原地點上，手裏握着一根細樹枝。

一會兒左手拾起一根不滿兩寸長的小枝桿。

他用那段短的枝幹去量着長的樹枝，口裏唸着。

——一，二，三，四，五，六……

當那段短枝從那根長樹枝的下端爬到上端的時候，他瞪大了眼，發顯了那短枝桿的下段貼着那根長枝的端頭，上半段已超過了那根長樹枝。

——不能算作七，不能算作單數，不能算作不吉利。

他把那不能占定她來或不來的卜物，無意識的順着自己雙手下落的姿勢丟

在地上。又復像被棄的石像坐着不動。

坐着把右腿向前一伸，從褲袋裏掏出來的右手已感覺有一枚銅子在自己手心裏的時候，他那瘦成了兩片皮的嘴唇又復顫動了一會兒：

——正面，有字的，她必來。

銅子在空中翻了幾個身落在地面，他又睜大了兩眼，望着那小小的銅子，沒有喜樂的表情，也沒有失望的表情。

銅子向上的一面，是「十文」兩個字，翻過來的正面是兩面交叉的旗形，沒有字。

在許多銅子中，他挑選到一個唯一適用的卜物，正面堆滿了字，反面是清朝的龍形，沒有字。

這被選的銅子在空中又復翻了幾個身落在他面前。

他急着向那小小的銅子面上去審查，這時在他死板的臉上湊出了幾條愁苦的線，銅子反面的龍形像一隻虎眼般的向他獠視着，他胆怯似的坐着不動。

他默默了一會兒，眉毛一動，彷彿已尋着了可以安慰自己的出路，接着嘴唇又顫動了一下：

——三次二勝。一次不能作定論，二次正面，她必來。

銅子第二次在空中翻了身，落下的時候，他望着微笑，笑得像垂死的人勉強的苦笑一樣。於是他的動作迅速了些，第三次銅元飛昇翻旋的高度也比上兩次高了許多。

一聲索索的聲音，這第三次落下的銅子已逃出了原來的地位，滾下在山坡下的長草叢中，他又睜大了眼，望着那毫無銅元的影跡的一簇草。

彷彿要解除自己的苦痛似的，把那睜大得發酸的眼皮忽而閉成了兩線。

「大清通寶」——四個字跡幻現在他的眼前，窈窕衣香的人站在他的幻想裏。

山下行人的走步聲響起，他把閉着的眼又睜開。經過這山的行人，大都先是從這砌成的山坡路望起，跟着便望到這癡坐着的青年。而且竟然有人站在山下望着他；右手拿着一枝滿了小葉的樹桿，左手把那小枝上的葉片，很慎重的一片一片向下丟去。

雖然聽不到他隨着那一片一片飛落下的小葉，說着她來，她不來，她來，她不來。只是可以望見他每摘去一片小葉的時候，他那翹起的嘴唇總要顫動一下。

全枝的小葉都摘脫，只剩下一片孤葉掛在那小枝上，這是他應該說句「她不來」才能摘下的一葉。他並沒有說，也沒有摘下，把那小枝帶着一片不吉利的小葉同丟在山下。他仍默默的坐着，靜默得使人不相信他胸膛裏的心依然在



跳動。

他並不因為每次占卜皆是不祥之兆，就拋棄了他的信仰，正如虔誠的佛婆能整日的默坐，用指頭把佛練上的香珠一粒一粒的不斷的摸着。

他似乎已能預知今天她必來應約。必來是結果，他已知道了他信仰中的最後的結果，一切的占卜，不過像幼孩時在石板上作算法一樣，經過幾道的算作，去證實那書後寫好了的答案而已。

在他木澀澀的眼光所及的範圍中，他又發見了一張行人丟在路旁的殘紙片。他捨起那紙片，一撒成兩片，再撒成四片，撒成無數的碎片，握在手中，像作算法一般利用牠又起首占卜，去證實那已知的答案。她今日必來的答案。

——她必來！

——她不來！

——必來！

——不來！

——來！

——不來！

一片片的丟去，一句一句的在心裏默默的說着，和摘葉片的占法一樣的動作。

剩下末一片紙屑在手掌上的時候，他自己的耳朵彷彿聽見自己的苦心，很勉強而不願意的低低說着：——她不來。

忽而發見夾在他中指和食指的中間，還留一片極碎小的紙角。在他翹起的嘴的兩邊，現顯了一條弧線。

在他微笑的心意中，他似乎憎惡這大吉的紙屑，太碎了。於是弧線也雲

時消去。

在陽光中原來竟能遮蔽他的樹蔭，這時已是伸展成條條的長樹影躺在他眼前。

他把胸袋裏的錶掏出一望，這正是五點缺十六分鐘的時候。他把錶放好後，仍然端坐着不動。

他的忍耐性，他的信仰心，也就是自己能使她熱切的愛了他四年，使自己這樣苦戀了她幾年，消磨了自己一切的精神和抱負，賠上了無限的血淚和失眠之夜的根源。

在他奇妙的腦海中，此刻發見了一件大吉的預兆。

這就是自己的年歲和她的年齡相加之和，恰巧是四十四，此刻正是四月四日的四時四十四分鐘第四次等候她，她又是家庭中第四個女孩，與他的情史整

有四年。

一共有十個「四」字。十是十全的祥兆，四是四喜的吉字。十和四在中國的風俗中皆是吉祥的數目。

他微笑，伸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子。

——她來！

——她不來！

——她來！

——她不來！

很迅速的一面說，一面丟去一塊石子。

還有幾塊石卵在手中時，他已發見了在遠處的山路上有個女子在緩步的走來。

因為削瘦的原故，他的眼圈看來特別的大，他無意識的握着這幾塊剩下的石子，睜大了眼，站起了身，注視着前面。

枯澀的目光有了些生意，像在星夜裏站在叉路口上的迷路人在疑難，像在荒山裏發見了奇特的標本的科學家在凝思。

當他有一些確定那遠來的人就是所等候的她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身體，像預備照像似的，放一放正，正如剛才倒棄的石像，如今被匠人豎起。這時才見到他的青年美。

去應約的女子，是當代很有名聲的富翁胡先生的太太。她和他同學未嫁的時候，他倆沉在極超然，極風流的戀愛中，傳為美聞。

直到現在，雖然她已是出嫁了，只是她的心魂並沒有不愛羨他，不過事實的原因，她總想能使他不悲傷的離棄她，擺脫這苦痛的牽連，各自相安。

雖然她屢次的冷淡他，拒絕他，但是總恨過去的往事太深刻，不能使他決絕。

當她板着面走上山坡的時候，她帶着悲苦的心把眉頭緊皺，深望藉這次的相晤，用她的全力在理智上解釋，冷淡，摒棄這青年的癡病的心。

彼此對面相站在山坡上的時候，兩人的面上皆找不到喜悅的點或線。除此外在她的眉間還留着些憎惡的愁意。

——之青！你爲甚麼要這樣？我已告訴你了，我非比當年。我是人的愛者，孩子的母親。——她氣急的說着。

——所以你幾次失約，我並不怪你，也沒有失望。——他低着頭說，而且自始至終皆是低着頭說話的。

——無所謂失約，你總不給我有回信的機會就來等候，我不比作大學生的

時候有那樣的空閒，雖然胡先生是很客氣的要我來，但是我也須盡我在家的責任，之青！你究竟要我來見你作甚麼呀？饒恕我，好吧？之青，爲那以前你所愛的我已死去了，好嗎？

他低着頭默默。

——蘇西小姐近來還在省城嗎？——她接着問。

——我不知道，我已早和她不通信，不往來了。

——哎！你這人！介紹你的幸福，你不接受，許多人豔羨她，她不注意，在她給我信中，她已表示了她的誠意，現在你又斷決了她，使她傷心失望，她說時十分的氣怒。

他仍低着頭默默，轉過身來，有意向山上走。

——那裏去？之青！我沒有心意和你遊山，我即刻要回去的！

——到涼亭裏坐一刻好了，不上山。

在涼亭裏，東西端的彼此坐着，他低着頭默默，她仰着頭望着他，像在要求個絕對的答案。其間相隔的空間是靜默，大家沒有說甚麼話。

——怎麼呀？之青！我心裏煩燥極了！你到底希望我怎樣才好！——她確實十分心煩意燥。

——我沒有甚麼希望，不怎樣。——他望着地面說。

——之青！我不是已經老實的告訴你了，我現在不愛你，一點也不愛你！而且討厭你了！雖然胡先生仍然很客氣的問候你，希望我們繼續友誼的關係，但是我連友誼的關係也不敢繼續。我要你譬如我已死！我是早以為你是死去的了。

他低垂的頭這時緩緩的抬起，兩隻銅鈴般的大眼，帶着無限的悲哀和可憐



的水光向她一射，又復垂下，依然默默無語。

她發見了兩滴淚水從他大眼裏滴下在地面上，這時她說話已緩和了許多。

——之青，你饒恕了我，好嗎？你是不是要我死？

——之青，你忘了你給我的那封長信了嗎？勸我離開你，不愛你，愛胡先生，與胡先生結婚，許多許多的話嗎？不是你那封信，不是你在夜中逃脫省城，不是你三個月不給我知道你的行止，我又怎麼會有現在的時日？

——之青，你莫哭，好吧。你哭我難受，你到底要怎樣呀？是不是要我死了？

但是之青不單沒有止了淚，反而把哭聲擴大了。

——那封長信，那樣的作法，完全是，因為，是爲着你的幸福而設想，我覺得你太好了，我不配愛你，胡有財產，有地位，而且也真愛你，我要讓你走

幸福的路。——他說話的聲音帶哭聲，鼻的兩邊掛着幾點淚珠。

——之青，你莫哭好吧，那末，你現在爲甚麼又不任我走幸福的路呢！

——她說話的聲音這時極柔和，同時已漸漸地坐近他身傍。

他泣淚的細微的聲音成調了。

——之青！我自殺好嗎？——她的手攔上在他的背上。

——我沒有要你自殺，也沒有不任你走幸福的路。

——那末，要我怎樣呢？

——我只要你心的一部份，不忘我好了。

——有一部份爲你，不忘你，又怎樣呢？之青，我是愛護你，我要你和我同樣的走上幸福的路上，蘇西，脾氣和學識皆比我好，我介紹給你，你却拋棄她！你是變態的人，你太不用理智，你拋棄你的幸福，你自己不要你的前程！

之青！之青！

他放聲大哭了一陣，接着仰身靠在亭柱上細泣，像新泉般的淚水湧流着，啞聲說着：

——我不要幸福！不要前程！我是變態！我是沒有理智！你任我去！你去，你去，你去好了！

晚風吹過涼亭的時候，浮在天空的霞光望着他倆的頭顱的影兒在地上，她的鼻尖上染上了他的淚。

## 迷離

耳下頸際漸漸地覺着發熱；額上的汗流下了一些，腸子似乎在肚裏游動，小小的屋廂在打轉兒，桌布的白色，盤裏的菜色，醬油的黑色似乎混在一塊，酒杯兒忽然大，忽然小似的有了魔性。

——茶房，茶房！

——曉得！一斤？半斤？

小萍望着他，似乎聽不清他的話。茶房審視般的看了看他，走出去提了半

斤的酒壺交結他。

菜盤走動着，桌面變化着，一切的顏色變作無色，一切的無色皆是顏色，紅，大紅，草綠，深綠，春，皆雜在他的眼前，屋頂似乎慢慢地陷落，地板似乎慢慢地上騰，屋兒在打轉，忽兒小，忽兒大，身體的飢肉在顫動，像在雲裏坐船，像在海裏坐車。

嘔額歐——他打了飽，一股酒臭氣鑽入了自己的鼻孔，他覺着他是髒的東西。口裏喂喃的說了一句。

——茶房！茶房！

——曉得！

——一斤！一斤！

——曉得！

沒有覺着這流汁就叫酒，也沒有覺着這酒汁是有味，從壺口裏到杯裏，從杯裏到嘴裏，壺口裏到杯裏，杯裏到嘴裏，在杯裏，在嘴裏；倒在嘴裏，倒在杯裏。耳朵聽到肚裏發出微微的小聲音。

呆呆的望着醬油碟，醬油起了波濤，很大的波濤，自己坐在一隻小小的船上，忽高忽低的漂在情感的波濤上。

——墮落！——他自言自語的說了兩字。

——墮落！

——嘔額歐——他感到了一些不舒服，把眉兒一皺，又自語了幾句。

——人，平凡的人，肉做的我，我是人。

——脫不了是人，是肉。

——算了吧，志向，革命。

喃喃自語的聲音混化在酒樓上嘲雜龐鬧的聲音裏。耳朵外有聲音。耳朵裏亦有聲音。彷彿是置棺的丙舍裏，號哭雜亂的聲音，結婚的禮堂裏，歡笑雜亂的聲音，是工人鬧着革命，是婦女鬧着自由，是人間一切不平等的悲號，是優勝者平凡的歡笑！

——算了吧，又鬧些甚麼？——他又自言自語。

——這是小賬！

——謝謝，帽子帽子！先生！

兩小時以前很明白的見到那門，那櫃檯，那樓梯，而今已忘了走進來的門和轉過來的灣兒和樓梯的天空。

——先生，先生，這裏走。

——笑甚麼？我沒有醉，我又沒有醉！

——我並沒有醉呀！

茶房見到他的眼珠兒，紅得可怕。

——是是是，先生這裏下去，再會！

一個英俊的青年走出了酒家的大門。

——那裏去？——他的身體和心搖了一搖。

渾身發熱，身內也發熱，可憐的燥熱！他像失去了重心的泥人，踉蹌地走着走着，走向空氣較涼的地方。

眼前似乎一個一個人都走盡，耳朵的聲音清了許多，一陣陣的湖風吹着他發燒的臉，他把眼兒睜開，彷彿自己清醒了一些，但是他並不知自己靠在這湖邊的椅子上有多久時候。

茫茫的湖面，冷清的公園，昏昏的燈柱站在眼邊，他感覺有一些寂寞，寂



寞得可哭。

仰頭望天，一顆小星也帶着光芒，像淚後的小眼望着世間，還有顆小星也帶着水色的光芒，還有那邊一顆小星亦含着淚似的觀望，這裏一顆小星也在流淚，啊！一顆三顆千萬顆，滿天的星都含着淚似的向地下觀望。

——沒有用！——他心中咒咀着自己。

含淚的星星，滿天的黑暗，葛嶺像棺材，寶和塔像喪燭。街心裏的一個警士，望見這空空的公園裏，有一個青年坐在那裏，坐到半夜，他緩緩的踱去，有心走過他的前面。

警士的眼睛像貓。爲了十一塊錢至十三塊錢一月的責任罷了！

一陣陣的夜風吹拂着。他似乎清醒了些。

貓似的眼睛又閃着，手槍，皮靴，故意走過他面前。

回去吧！——他心中想着。

——回到那裏去呢？——他想，到朋友家去吧，給別人嘲笑，不瞭解的勸告，第二天又要在許多人的不瞭解和平凡的勸告中被包圍。

——遠處一隻漁船，像孩子的搖籃，墊着許多軟軟的絲綿，在母親的身邊，慈母的眼望着，纖細的手搖着。乖乖，好因的柔聲喚着。一陣冷風使他發冷，他仍孤坐在湖邊。

油光的湖面像床。天熱了，就是這樣赤着腳，裸着體的坐在上面。她亦這樣，只是綢的小褲，淺綠的小衣，散着胸，散着髮，大家忙着把床上的小寶寶——承繼事業的未來的偉人使他安眠，夜半的湖風吹滅了床上帳內的光明，摸不着妻，摸不着孩兒，在黑暗中！

街對面旅館的大鐘一聲——噹！

他清醒了許多，是六七年前，自己是個活潑剛毅的青年，穿好武裝在母親面前打了個轉身，鏡前站了一會兒。出發在火線五個月，把真切的熱忱換了許多人世的惡經驗。

第二次革命要自己作領袖了，他微笑，這二次革命是今夜喝酒。

含淚的星星，滿天的黑暗，他雖清醒，他依然孤坐在湖邊！

他想到這西湖面上，曾經有多少情意綿綿的青年男女遊蕩着，這椅上曾經有多少情侶男女坐着談着，椅前的地上又曾浸潤過多少情人的淚水；他想此刻那在牢裏囚着的朋友，逃亡在異國的朋友，領着義勇軍在東北抗敵的朋友，勤苦忠誠埋身在鄉村辦教育的朋友，唯利是圖在都市裏跳舞的朋友，自己在酒後的糊塗中，一陣夜風吹動了水面上的燈光之影，再仰頭一望那含淚的星星，滿天的黑暗。

——你坐在這裏幹麼？——一個攜槍的警士站在小萍面前。

——不幹麼——小萍也說着藍青官話。

——你不回家去麼？

——還早。

——三點，還早？糊塗！

糊塗！糊塗！糊塗！糊塗！糊塗！千萬個糊塗鑽入他的耳。

——你家在那裏？

——我沒有家。

——這樣漂亮的人沒有家嗎？——警士走上他面前，似乎要搜查，捱近他

時鼻子嗅了一嗅。

——你喝了酒吧？

——是的！——小萍很可憐似的向他一望；討他的饒。

正是鷄在遠處林裏村家啼着的時候，一個迷離的青年帶着半眠的意識坐在湖邊的椅上。懵懵地想着。

堤邊水畔開着紅點白瓣許多野花的春天，兩隻小船並在一起，四隻腿的小方桌，兩隻腿一邊，跨着兩隻船兒同行。小萍坐在裏面，眼前坐着五六個年青的女子，他擺着可憐的臉容，心裏想告訴她們心中的一首詩。向誰說呢？還未說出口，格麗似乎也瞭解了他，發現了興趣似的望着他。他默默。

——不用說了，我已知道你是可憐的。

——不用開口我知道你已明白了。

一片默默後，又是一片夾在嘲弄的談笑中。談笑的不是心，默默才是互通

的心。

雖然有談，有笑，有許多胡纏的青年的動作，但是這一片默默時常在小萍與格麗的中間，是眼光的對射，心靈的對流，人格的互通，血液的交流，呼吸的合拍。

默默中格麗啓示他，別人說你神經病，我卻明白神經病這三字中含着血和淚。

默默中，格麗告訴他，別人以為你無用，我知道你超脫了功利。  
默默中，格麗暗示他，別人輕視你，我同情於你。

不問是在船上，是上岸，是到杏花村去吃飯，是坐在一塊兒，是不相見，兩顆心像是已經拉攏在一塊兒。

——你的衣，我替你拿吧。——格麗把外衣交給小萍，小萍似乎已拿着了

她的心。

自此小萍沒有注意天氣，沒有注意一切的聲音，沒有注意外界一切，只注意着她的臉，她的眉毛，她的高不扁的鼻子，她的白牙齒，她的好看的眼睛。她的臉是小萍的天氣，愁是陰，喜是晴。她的聲音是一切的聲音，響到耳朵，響進深心。她的體態是一切的外界的色形。

小萍的嘴巴和喉管動了動，格麗望着了。

——你渴了麼？——一杯茶倒在杯裏，奉在他的眼前。

此刻小萍以爲自己的心就是她的心，人間竟有這樣的神祕的奇事嗎？他帶着乞憐而迷離的眼望着她，她微笑着也望着他，像兩匹純白的小馬仰着頭望着槽裏的安適。

同遊的男女注意了他們常在一塊，坐在一塊，談話在一塊，互相把視線

望在一塊兒。

——小萍！——一個朋友低低的向小萍的耳朵邊帶深意的叫了他一句，同時把眼望着格麗。

小萍沒有答他，他亦微笑的望着格麗。

——你們說我壞話，我知道。——格麗說。

——沒有，沒有！——小萍似乎她的心與自己的心遠了一些，趕快又拉緊，想把耳邊的話老實告訴了她，又似乎說不出口。

春天的空氣像酗酒一口一口地，吹到青年的心裏，幾個青年醉了一般的在湖上過了半天。

晚霞掛在天空，映在湖面的水上，湖面上薄薄的一片粉紅色，像少女抹的胭脂和口紅。



兩隻並行的船馳向湖岸，這時船裏的格麗的臉孔。有些漸漸看不清，他仰首望天，望不見含淚的星星，滿天的黑暗中有一顆很明亮的星當在他眼前。

——那顆星是多麼亮呀！

格麗也仰頭望了望天。

這是偶然，這是神祕，這是自然，似乎是小燕尋到幽靜的境界，似乎化子找到了安憩的窩場，但不是一會兒就分散嗎？

小萍和格麗帶着迷離的心，上岸後默默的站着。大家對於這環繞着的憧憬的情調生了許多的疑問，似乎是個有趣的謎，也似乎是一句雙關語。

——小萍，你陪着格麗回家，我們到……——注意到他默默的站在岸頭迷離的一個朋友向小萍說。

——好嗎？——小萍問她。

點點頭比說聲「好的」更肯定，更樂意。

爆光閃耀的街心中走着他和格麗。

星光朦朧的深巷沿邊，走着她和小萍。

——今天真快樂！

默默的走着。

小萍默默，格麗默默，默默中彼此似乎情願將自己身上的細胞，彼此的調換幾顆。

——再會！

說他們不在一處是分離嗎？啊！沒有分離，一些沒也有分離，只是對流的間隔擴充，但是彼此的情感依舊對流，在交流的距離拉遠，但是心血依舊交流。說分離是因爲隔着空間嗎？不，兩心的密切，甚於同在一個空間。

小萍沒有安眠，祇是一夜的迷離，他聽到夜中的天空一隻野鵝飛過，他聽到夜中的涼風，吹着鄰家的窗戶咿唔，他聽到夜中客堂裏的鐘一秒一秒的響着響過一分兩分三分，他聽到初夏的蚊蟲的小翼叫着，飛過一個兩個三個，他聽到夜鼠把頭伸出洞口，他聽到巡夜的貓兒在屋脊走過，他聽到熟睡人的呼吸，自己的心躍。

他似乎得着了新生命，新力量新精神，充滿着新力量新精神新生命的身體像旺着的一把火，可以作事業，作革命，作偉人！

戀愛，戀愛，戀愛，千萬個戀愛在枕上，在被裏，在手上，在腳上，在每一個細胞的小孔裏，像千萬朵的花，千萬盞的燈，千萬顆的珠，千萬粒的星，一朵大花，一燈大光明，一顆大珠，一圓大月亮。

有花，有光，有珠，有月，所以睡不着！

格麗，格麗，格格麗，格麗麗，格格麗麗，麗麗格格，再格麗！青春呀！  
青春！

沒有睡着，沒有睡着，天鵝飛過，蚊蟲叫着，鐘聲響着，風兒掠過，小萍不能睡着，像池畔的小蛙等着天明，像奶下的嬰孩張開嘴在湊合，像小燕等着春風，像樹根等着結菓，像花幹等着花朵，像孩子身畔的兔兒等着小主人爲牠營個窩，像英雄身畔的馬兒仰望着槽裏的安樂。

睡着在天亮；天亮他才睡着。

——萍呵！還沒有起來啊？

——呀，你來得這麼早，我正像作夢！

——請你出去一下讓我起身。

格麗含羞的站在門外。

鬧醒了屋主的夫婦，兩對青年在漸漸醒着！是青春，是清晨，燒旺着他們的心！

似乎認識了浙地的秀麗是水流的平和，不單是蓄涿的西湖，也是開通的之江。

兩對青年男女那天走向錢塘的江邊，預算渡江到江的那邊。

小萍默默的望着碼頭上的一個乞丐，格麗就打開皮篋給了她錢，呵，格麗已瞭解了他的心。

小萍默默的望着平滑有趣的砂灘寫上「格麗」兩個大字，格麗已在他脚下用碎石畫了「小萍」兩個字！啊！她已瞭解了他的心。

小萍想坐在艙裏，格麗已坐了進去，啊！她知道他的心。

小萍想走在路的這邊，格麗已走了過去，啊！她知道他的心。

小萍想休息在這塊兒，格麗已坐在椅上，啊！她明白他的心。

屋主的妻，伴着格麗行，屋主的男，伴着小萍行，一陣結婚的進行曲唱起，格麗微笑着趕快走開，小萍含羞着有心的走快。

不見格麗，只見一束花草擲到小萍的頭上，小萍去尋擲草的人，格麗逃避被擲的人，擲草的沒有逃脫，被擲的已尋着。——不用躲——小萍向她說，彼此深深的對笑！他們已歸還了兒童！

——回去吧！——原是小萍這樣在心中想着。

——我們去吧。——是格麗這樣從嘴裏說着。

是別人疲乏的晚上，正是奮興的他們一步一步走回去。

——我要進去買杯子。——回去的時候，他們路過一家磁器店。

——我想買杯子兩個好吧？

——好的！

——一個存你那邊，一個給我。

——莫打破！啊！

我已買了杯兒兩個，一人一個，大家解渴。——自然的句子在他的心中想着。

我也想買顆梨，剝去皮，一半吃在你肚裏，一半吃在我肚裏，不知三月裏滿枝的白梨花，是那一朵兒爲我們的今日，結這一顆梨，爲我亦爲你。——在默默中，梨，離。

分離後的第一天，小萍寫成了一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寫成了第二封信，看看想想，寄給了格麗。

寫成了第三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寫成了第四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寫成了第五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第二天，寫成了第六封信，寄給了格麗。

寫成了第七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寫成了第八封信，看看想想，沒有寄。

第三天，寫成了第九封信，寄給了格麗。

寄給格麗的第一封信的意義是我愛你，第二封信的意義是我愛你，第三封信的意義也是我愛你。

一天沒有回音，兩天沒有回音，三天彷彿是摸不着她的心，但是小萍知道她能瞭解，知道她明白他的心。

——小萍：來信使我莫明其妙，你完完全全誤會了，我和你的來往祇是普通朋友之一



，如今我知道我太天真了，別人不能和我一樣。

格麗上

這是第四天她回的信。

小萍不知女子最怕的意義，也就是「我愛你」這三字。她喜歡的是長期的若  
即若離。

含淚的星星，滿天黑暗，一陣一陣的涼風吹着酒後無家的在湖畔椅上的青  
年的好夢。他醒來，仍是迷離！

像失去了重心的泥人躑躅在歸途上。

## 小萍的娘

院裏的杏樹枝上點滿了紅花的時候，放假！放假！放春假的通告，像是人間紅色的喜帖，貼滿了各地勞苦的人們的腦壁上。其實，又有那一個真正勞苦的人有過假期呢？拉車的，小販的，挑糞的，司灶的，又何嘗過過春假，恐怕平生一天的春天也未過過；春天最勞苦。

這勞苦的人自然是指着之光，一個在稅局裏按日七小時工作者。

繞着湖邊的山峯被滿了翠色的草木和紅花，花木間，湖面上，擠滿了領到

了人間喜帖的遊客。就在這時朱之光的姓名也寫上了湖畔一家旅館門口的黑板上。

旅館裏的人都安睡了，之光許是因爲日裏爬山太累了，呼呼的鼾聲躺在黃昏昏的電燈光裏的梳發上。她想喚醒他把衣服脫去，好好的睡上床，但是自己此刻也不想睡，小萍真是個好孩子，到了杭州從未鬧過，也想抱他上床去睡，但是此刻自己實在奮興得不想睡。且不喚醒他吧。父子倆睡得真有趣，小萍是應該睡了的，但是做爸爸的人和我談着談着，也會睡熟在梳發上的。且不喚醒他們吧，喚醒了，一個要喊着——媽媽脫鞋；一個要裝着肉麻有趣的樣子——愛呀，替我解領帶。此刻我不想睡，且讓他們睡在那裏吧，能睡着的人真幸福啊。

我真像喝了酒的女孩子，一點也不想睡，爲甚麼興奮得這樣，整天的忙動

着，真難得有此刻的安靜，讓他們那樣躺着吧，不喚醒他們。

是的，我渴了酒，渴了苦酒，文昌呀！——她心中默默念着，被衝動的傷感似乎想哭，輕悄悄的脫去了長袍和高跟鞋，換上了一件繡花的睡衫，套上了拖鞋，輕悄悄的走過丈夫和兒子的身傍，像偷着了安靜的好時刻，開開隔葉走到那小小的涼台上。

呵！有這好的月光在湖上，她趕快輕輕的走回房，把一件衣裳蓋在小萍的身上，把電燈搗滅，提着一張籐的寶椅再跨到涼台上。

和文昌望過月的，和之光也望過月的，那時心理總是慌慌的發亂，還是一個人望月好。實實在在，女子不嫁人最好，可以安安靜靜。幾年來有了丈夫並不覺有甚麼好，反而喪失了少女心泉中的恬靜的情趣了。

街頭站着的警士，望着一個散着髮絲的女子，默默坐在旅館的小方涼台上

，但是誰能瞭解她在默默中的詩心的想念呢？

朦朦的，朦朦的，朦朦的湖上的月光。那處是湖心亭嗎？不知是這簇湖中的樹林呢還是那一簇，我辨不清了。動着的是隻船吧？呵，是的，真是船啊，已是午夜了還有人在外蕩湖，年輕的人真開心啊。

西湖的水波真平靜，真有趣，我是從小就怕水的，怕見河面，見江面，不怕水還是那年和文昌在西湖蕩船的時候，他告訴我西湖水不深，落下去也淹不死，西湖裏從未淹死過一個遊客，他把槳探着湖底，表示着至深不過半身高，他告訴我，假使真落下去反而可以做個遊湖的紀念，留作一個終身的甜蜜的回憶。我並未向他說過我怕水，他會知道，知道我怕水，他處處注意着我的心，我的感覺，我的須要，我的苦樂的傾向，之光就不會，只知道要我勉強，只顧着自己的安適，不然，他此刻也不會像死豬一般的睡熟在梳發上。

那邊一抹樹，一間閣是平湖秋月吧，是的，一定是的。文昌站在岸上說：好上岸嗎？我是有心的將手舉了一舉，他就拉着我的手攜我上岸。那時我的心怦怦的動着，也是我們純潔的愛中，第一次手合着手肉體的接觸！

一陣夜涼的風跑過涼台，她發覺自己的臉上有些熱。

那末，那裏一定是藝術院，文昌呀！你此刻睡在那邊嗎？我在這裏，老實說這次肯答應之光一塊兒來遊杭，心中總似乎是因爲文昌在杭州，雖然是沒有勇氣去找他，但是在隱隱中彷彿是希望一定會的；會和文昌在街頭或在湖畔彼此偶然地撞見，撞見的地方不是湖畔，也不是街頭，最好在山間，深山間，我一個人，他一個人，啊！心跳，還是不撞見他的好。但是爲甚麼肯答應之光同來遊杭呀？杭州我已遊過多次了。

一陣夜涼的風跑過涼台，把的心中煩悶的火吹旺。

那邊，那邊，險隱的山峯，是韜光吧，韜光！韜光！兩個青年，青年的男女，那樣慢慢的走着，那樣軟軟的依着，那樣低低的談着，我知道你愛我，文昌呀，連我自己也不懂，不知爲甚麼那時要有心的表示我的冷淡，表示我的高貴！我真是個有罪的女子呀！文昌，韜光地上有你的淚！我記得，我記得，我死了也還記得，我作了一百個的朱之光的夫人也記得，是的，一株高出雲表的翠色的巨竹，你說巨竹叫簞，清翠得可愛的竹色，你癡癡的站在竹前，你癡癡的用着小刀刻着刻着，我望着你的嘴巴隨着你用勁的刻力在扭動，那時我還隱的恥笑着，你這樣的動作蠢笨，你笑嘻嘻地誇耀你的工作：『張文昌，何韻姑……』並列的名字呀，深刻在竹上，深刻在我心上喲！文昌，你白白地費了力，白白地花了你幾年的生命。當時，我似乎是有心的使你費力！使你白費心力，有心的使你煩惱！使你不能安眠，好似我有更大的酬報給你，允許你占據我

一切的自由，整個生命，肉體，肉體上任何部份，但是，文昌！你上了我的當，你空花了生命，你沒有得着我一些些的安慰，我的生命，肉體爲之光所占據了呀！我雖沒有那樣的供給他，但是也爲着自己想安慰自己的苦悶。苦悶呀，是爲你而有的苦悶喲，文昌！我是有罪的女子！世界上最有罪的女子，我該任你殺，任你嚼！你爲甚麼呀！在婚後與你重逢的那一日，你竟不殺我，不嚼我，而反安慰我，文昌！文昌！

好似是一陣夜涼的風跑過涼台，吹脫她的體膚！祇有一顆淒涼的心，在這夜深人靜的旅館外，涼台上，蕩着飄着！

可惡的警士有心的自那邊走到我涼台下，他不是偵察，低吟着淫浪的小曲，是調戲我喲，以爲我是不好的淫婦嗎？我怕，之光睡在屋內，我不怕，之光嗎？從沒有注意過我的怕懼，只是有心的驚赫我，使他發笑。祇有文昌，常常



的注意着我的怕懼，『走到這邊來』！每次在山間散步的時間遇見了村狗，總像勇士一般的保護我，其實我也並不怎樣怕狗，之光呢？把死了的老鼠丟在我腿上，使自己發笑。

唔唔！

小萍！醒了！——屋內的。

呀！爲他蓋着的衣服已落下在地上，拍拍他，拍拍他。睡得像豬的爸爸像死人一樣，屋內比外面悶得多，熱得多，我真不想睡，睡也睡不着！再把電燈搽滅吧，悄悄地走到門，輕輕的開開隔葉，多清涼的露台呀！多擴暢的西湖呀！真不想睡，明天說頭痛，不陪他去爬山了。

那邊是湖邊的第幾公園呀！是人，幾個，恐怕是年輕的男女吧，年輕的人真像一陣狂風吹得起勁，風後才知道被吹亂的世界！走近了，走近這裏來嗎？

呀！不是男女，是工人！爲甚麼工人還不睡，是的，那手裏的是魚藍！他們不知夜景，不知夜裏蕩湖有趣，也沒有空間蕩湖，他們是爲衣食，爲生命，爲生命要活着！文昌是懂得這些的，他說他要革命，他或許已離了杭州，在革命！他是偉大！前途偉大！新光戲院的影戲便宜而好，大三元的廣東菜頂好吃，之光，是這樣的人，也只配終身作稅務員！

啊！是捉魚的工人，聚首在一盞小小的燈光下數魚。日裏不是也在捉嗎？一陣小小的小魚，小得像虫般的魚，泳過船邊，文昌要我看，他看了也默默，他說有詩意，漁人，你們今晚捉得的魚是那年我和文昌同看到的小魚嗎，莫捉啊！那是我們的詩，我死也要留着的！

文昌呀！天呀你告訴我，他此刻還是在那邊一抹林間的藝術院中安睡着呢？還是逃避在遠處乘着夜間在燈下作祕密的偉大的工作？天呀！保護他，保護

他這樣一個好人！

文昌呀！你究竟在此地的藝術院作教員沒有呀，你就安睡在我眼前的遠處的一座的屋內嗎？啊！幾年來你所疼痛的人在此裏，醒在這裏，我想睡也睡不着呀！文昌！爲你而睡不着，死了也不會睡覺。

——Dear，愛！愛！

呀！之光醒了！我知道他要肉麻當有趣的叫的。

——在這裏！在這裏！

——唔！幾點鐘呀？你還沒有睡嗎？

他揉着眼，像醉了的豬獃。

——你上床睡吧。

——唔！Dear，請你替我脫脫吧，謝謝你，愛，鞋子！

——別肉麻吧，……不要擱上來呀，泥鞋髒不髒呀！

——唔唔！

——睡得像豬癱！

——幾點鐘呀，好人！

——還早。

——你怎還不睡？

——我在涼台上望月的。

——唔唔！今天跑得真累！

——這個也解開！

——衣服也要我脫的，死人。

——下面。

——褲子！我不替你脫，要皺的，醒醒呢！又不是小孩子！

——小萍呢？

——小萍抱上床了！

——你也抱我上床！

——呸！……你看，睡得像豬！

——唷！椅上睡得腰酸了！

——我歡喜！

——幾點鐘呀！

——快快！快上床睡！

——你扶我起來！

——扶你是可以的。

——你看，走也不會走了！

——今天跑山真夠累了！

——你是少爺啊，自然。

——怎麼？……你還不要睡嗎？

——我要洗手帕，等一會兒。

——不，不，睡吧！

——甚麼不不？又不是小孩子。

——我要！

——胡說！

——不，不……我要……

——胡說！

——你不睡嗎？

——等一會兒就睡。

——你總是這樣的。

——你今天不是太累了嗎？明天我們還要上韜光，北高峯，陪你玩山。——她低聲柔和的向他笑着說。

——Kiss一個。

——唔……

——好了！我洗好了手帕就睡。

——他像逃了責任似的，走開了床前。

——洗甚麼手帕呀！

——來！來！

——要臉不要臉呀？小萍到這麼大了！

——我愛你！

——不要肉麻！說出口的愛就是不愛。

他默默，睜大着眼望着她。她一面站在面盆前洗着手帕，一面回顧着他笑  
嘻嘻說：

——之光，我告訴你啊！明天我買些火腿，奶油，麵包，到韜光竹林裏去  
吃午飯好吧？

——你洗甚麼手帕呀？

——你的，我的，小萍的，這次出來少帶了手帕你知道吧？

——明天買好了！

——低些！小萍！別鬧醒了他。——她用柔和的音浪笑嘻嘻的向他說。



韻姑！你總是不湊人意，半夜三更洗甚麼手帕，沒有一次肯好意待人，她默默，——仍站在臉盆前。

他也默默，——睜大着醒後的眼。

小萍的呼吸的聲音，在默默中所到。

——別洗了！好吧！請你請你！——他高聲的說。

——不洗就不洗！別鬧醒了小萍，又來害我。

她鼓着嘴，把面盆裏的手帕絞乾，袒在椅上，慢慢的取了肥皂潤着手，洗了手，慢慢的用手擦乾，他睡着在床上，睜大着眼望着她這一切慢慢的動作。擦乾了手後，她飲了口水，漱了漱口，這是她每夜臨睡時必有的工作，並不可厭，可厭的是似乎太慢慢了。

漱了口後，她走到隔葉旁邊。睡在床上的之光望着她的臀部向前一步一步

離去。

——你到那裏去？

——涼台上有把椅子你知道嗎！——椅子拿回的時候，涼台上一陣涼風吹着她發抖，她彷彿知道自己受了涼將生病了。

醒臥之光兩眼含着無限的怒恨，望着站在床前燈下的她脫去了外衫，脫去了長褲，解開了小衫，脫去了小衫，這時，眼中的怒恨已完全變成了軟糖，變成了奶油，是放在她唇間，抹在她高聳着的兩奶峯上。

她坐下床上；丈夫的身傍，脫去了一隻襪，環過右腿來，脚尖向着他，又脫去了一隻襪，白，滑，嫩，肉香，有趣的腳臭，奶香，他眼中的怒恨再也找不出一小點來，望着她的胸膛，奶油，望着她的嘴；軟糖。望着她的臀部，她的脚尖，他緩緩的說着：

——手帕明天買一打新的好了，出來本來是遊玩山水找快樂的。

——因為明天要遊山，所以教你早睡。——她氣促着說，似乎要哭了，嘴鼓高着。

——明天我們雇轎子，好嗎？

她未睬他。

——好嗎？好嗎？——他的手與韻姑的肉體發生關係。

——是夫婦呀！又不是你的妓女。——她的確要哭了。

——因為是夫婦，所以要××。

——請你不要輕薄，好吧？

——筆！屋內電燈搯滅了。

全屋的黑暗，一點聲音也沒有？

——不！

——不！

……

——不！偏不！

……

……

小萍的呼吸的聲音及之光翻身的聲音。

全屋的黑暗，窗外那照着四年前一對青年男女——韻姑及文昌——的月光

，透進了一些。

已是隔了不少的時候了，還聽一兩聲尖脆的女子的喉音說着：

——不！

不！

不！偏不！

好了好了吧！

有一些不整齊的亂聲，接着是彷彿有節奏的聲音。掛在床上的帳布起了波浪。

——男子皆是禽獸，是畜生！——黑暗中的聲音。

——我是男子，所以我應當作畜生！——和着笑。

——不！祇有你！祇有你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我自然知道！——她似乎有着確實的證據！有着經驗中的信

仰。

她的證據！是文昌，她念着文昌，她念着之光未醒以前，一個人閒坐在涼台上時的一時的安靜，一片甜蜜的回憶，一幅美麗的西湖夜景，一泓恬靜的心泉之流，一種崇尚的理想！那時是天上，這時是地上。那時是幸福；這時是苦痛。那時是月光的甜夢，這時是黑夜的猶鬼，那時是文昌的愛，這時是之光的毒。她禁不住的轉過身去，把被蒙着頭，泣着自深心中流出來的苦淚。

旅館外月光下的警士，又自街頭踱步到那涼台下，抬頭望望，望着那涼台剛才默坐着的女郎已去了；涼台空着。朦朧的朦朧的月光蒙着西湖，一簇林煙，那是湖心亭，一簇林煙，那是平湖秋月的岸坡，近處是藝術院，遠處是韜光，竹林間，落葉裏的情人淚，竹青上的刻字——張文昌，何韻姑。——一陣夜風吹着那竹幹搖曳，刻着的名字在月光中隱現，經過了風，經過了雨，字跡老

堅，沙沙的竹聲在月下搖着青春的夢。

之光氣得睡覺了！

韻姑哭得睡覺了！

兩個睡眠的人在一塊。

晚霞浮在湖面上，湖水映着一片粉紅色的霞光，像是少女抹了一層薄薄的胭脂，這時在湖畔散步真好啊，之光像是很驕傲的在我身傍一步一步的走着，我注意了他的眼睛，老是喜歡望女人，唉，形式上是夫婦，我的心真也不會給他占據。遠處走來的那青年，英俊壯麗的青年是文昌吧？呀！是的，真是真是！怎麼呢？他望到我了望到我了望到我了！我不避免他好了！我就先向他點頭好了，問問他結婚了沒有？文昌呀！你好殘忍！你不想招呼我嗎？你太小氣了，文昌！

——張先生，張先生。

啊，別後幾年的愛人呀！站在我眼前，他依然那樣英俊，那樣健美！他發怒的眼光射着我，真可怕呀。

——張先生你那裏去？

啊！他不答我。

——我不到那裏去，太太！——文昌很雄壯的說。

我微笑，我不該異樣，不該太表示同情。

——你現在是太太了啊。——他這樣譏刺地啊，向我低聲的說了句就走開

！文昌呀你真愛我，爲甚麼使我難堪呀！文昌，文昌！

夢中的她翻個身，背向着之光，又睡去。

之光，天亮了，我們起來吧，到韜光去，真希望在羣竹中找到那顆刻着我



倆名字的篋枝啊！我一定背着之光，抱着那竹幹，偷偷的向那刻字上吻一吻，是文昌刻的，是文昌的心，四年了四年，字跡一定更模糊，更深刻了！

韜光的竹林間坐着個孤獨在的青年。

他是文昌嗎？也乘着這春光來憑吊四年前的愛情嗎？啊，他不是。

這是的了，真的真的！文昌依然像從前一樣，一樣的樂觀天真的態度。

韻姑，你一個在這裏嗎？——她坐在竹下的草地上，文昌走來站在她的面前。

——是的，文昌，好久不見了，你怎麼也是一個人來玩呀？

——嘻嘻！我尋找一顆竹！——他說着帶着深意的笑。

——你猜我呢？

他笑望着我。

——甚麼事都是一陣煙！

——別提吧，是我的罪過！——她低下頭表示了恨悔和惋惜。

——哈！有甚麼罪過不罪過。那是我的青春，我們生命的花兒一朵！你現在有愛着的丈夫，有家庭，有兒子，你已有幸福！你的幸福也是我倆愛中的幸福！我當然快樂！哈！女孩子！你真不會想，你太軟弱，不用傷感！韻姑！——偉大的文昌，真令人佩服。

——你爲甚麼不也趕快結婚呢？

——結婚嗎？當然，快了。——他說着很得意。

——真的嗎？真的嗎？告訴我，是誰？是誰？她一定很漂亮吧？哈！賀祝你的成功，我相信你未來的夫人一定比我們這樣的醜鬼好得多。

——張先生，這裏坐一會兒吧！可以不吝嗇地告訴我嗎？未來夫人現在在

那裏呀！怎麼時候可以請我吃喜酒，哈！賀喜！賀喜！

文昌坐在她的身傍，眼兒仰望着虛空，微笑着沒有答她。

哈！提到了你未來的夫人，就笑得合不攏口了。

文昌把頭低下了。

他爲甚麼低下頭呀？他不再笑了！他深深的垂下了頭！

他似乎要哭了！

文昌！文昌，對不起你，我說錯了話。——她把手撫在他肩上安慰他。

——賀喜甚麼！賀喜甚麼！我沒有愛人，沒有愛人！我的愛人一生祇有一

個！——文昌流着淚很情感化的，帶哭地說着；氣很促。

——文昌！我……對……不起你。

他似乎是想抑止而抑止不住的要哭！仰頭大哭了一聲，就斜頭枕在她的肩上流淚抽噎。

——文昌，文昌，爲甚麼這樣？

——自從離開了你以後，我像！（他抽噎了一聲）我像失去了中心的人，整天的昏昏倒倒，像沒有重心的泥人！我把悲哀藏起在深心裏，整日扮着假笑作人，我真苦痛呀！韻姑。——他啞着喉，和淚地說。

——文昌，我對不住你。

他依然泣淚！

——文昌，你別哭吧，你再哭我也要哭了。

他依然在泣淚。

——文昌，文昌，想開一些！

——想不開！想不開！

他依然在泣淚！

在他的淚光中，她想到四年前在這竹林裏的倆個，四年前的青春，四年前的愛情，四年前的甜蜜，四年前的理想，她抑止不住的也哭了。

在哭中聽到文昌的泣聲，心中更淒涼，使她更難受，心像發酵般的酸，有了刺般的痛，實在實在不能再抑止，再禁守，她哭，哭出聲。

——韻姑，韻姑！醒醒！——睡在身傍的之光推着她的肩膀。

——韻姑！韻姑！

——唔！

——你醒了沒有？

——唔！

——你哭怎麼？你夢哭。

——唔！

——你夢哭吧？哭甚麼呀？

——淒涼的夢影在她惺忪的睡眠之前，也在她丈夫的和愛的面容上。

——你夢甚麼呀，你哭甚麼呀？——之光連問了兩句。

——沒有哭甚麼！

夢哭的，哭了好幾聲，夢甚麼呀？——之光反復地問她。謙虛的追問，爲的是怕方才自己的粗暴有使她難堪的地方，他似乎已想到自己方才與她衝突，衝突後又任性的愛她的罪過，他心中一陣軟弱，似乎太對不起自己的妻了。他把韻姑的肩膀搬轉過來，面向着他自已，伸手撲在她的腋下想和她親切的認過的一吻。

——韻！告訴我，你夢甚麼呀？這樣哭。——他滿着笑意，滿着真意，滿着愛心，搬緊了想一吻求恕。

——夢你用棍兜打我！——她發怒似的把之光的手推開，又翻身過去，把背向着他。

——韻姑，我常常在和你發怒以後，心中非常的難受，在勉強你接受我的愛以後，心中十分的痛悔，韻姑，你該知道我的脾氣，饒恕我，好嗎！——之光面對着她平板的脊背，柔聲和氣鼓認他的過失，他把手搬着她的肩，想她轉個臉來，面向他原諒他的過失，給他一笑。

——睡覺！睡覺！——她用力把肩上的之光的手一推。

韻姑又迷迷的睡去，之光醒着兩眼，想到自己對妻的一切的粗暴，想到自己的不柔和，煩悶着精神含着纖悔的情感，就此直到天亮沒有睡着。他希望自

己刻意的抑止自己的脾氣，自己的愛慾，注意她的心，順從她的心，一個可憐而柔弱的女子底心！他雖想早些睡去，但是懺悔的熱情，使他奮興，奮興到天亮。

他聽到脚後的小萍的呼吸聲，身傍的韻姑熟睡中的酣聲，他認識了自己是有着愛妻愛子的幸福的男子，如今就該小心地維持這樣的幸福不破裂。一直到天亮，之光是在懺悔中計算着如何維持愛着的她的心。

——你們到韜光去玩嗎？

——是的，張先生，不要緊的，大家一塊兒去玩好了！

——朱先生第一次見面不太好意思吧！

——不要緊不要緊的，文昌，他爲人很和氣的，等一會兒他就回來了，我

介紹一下，一同到韜光去玩好了！



她怕着怕着文昌見了她就走，但是此刻已見他把手裏拿的呢帽放在桌上了，她才放心。

——請坐呀，請坐！——文昌依然是那樣的英俊，那樣的漂亮，那樣帶女性羞似的男性美。他已澀澀地坐下了，她心快樂。

——你這間屋幾錢一天！

——啊！這旅館真不好，又貴！三塊錢一天！

——這是你的孩子嗎？

——是的，文昌，哈哈！我叫慣你文昌了，張先生我這樣有些不客氣了吧？

——啊！有甚麼？你的孩子真有趣！

——喊一聲，伯伯！

——啊！不敢當！喊叔叔好了！

小萍凝視着文昌，沒有喊他。

——喊人呢！萍！怎麼沒有規矩了，伯伯叔叔隨你喊好了！

小萍依然凝視着文昌，沒有喊他。

——伯伯叔叔都不好喊，啊？——文昌爲同情於小萍的孩兒很羞地說了一

句。

韻姑注意到了話外的意思，異樣的望着文昌。

啊！文昌爲甚麼未近我身來了，他是想來拿了呢帽就走嗎？啊，不，他走

向我的面前，他摸我的手，摸我的臉，摸我的胸膛，他把兩手担在我兩肩上。

——韻姑！韻姑！——之光兩手按着她的肩頭搖醒了他。

——韻姑，韻姑，你爲甚麼睡着了嚙嚙的發聲啊！我剛才摸摸你的手和身

體，你有些發熱！你心裏難過嗎？你發熱了吧！

——沒有！沒有——韻姑醒來很厭惡迷糊的說。

——韻姑！我已覺着我的脾氣太壞了，常常任性的勉強你，任性着自己的。一時的怒火，任性着自己一時的愛慾。剛才你睡着時，我一個人想想，自己太錯了，你是好意爲着明天要爬山遊韜光，我反而不服你，韻姑，我對不起你，你饒恕我好嗎？我希望我們的情感不再有一樣裂痕的機會，好吧！——之光只顧自己說着，實在韻姑早已迷迷的睡去，沒有聽清一句。

他說完後聽到她熟睡的酣聲，才知道自己的話她沒有聽到。他摸着她的身體熱得異常，他確信她在發熱，也沒有再攪醒她。

之光苦想到天亮，屋外的走步聲，漸漸響大，響多了，他想先起床，讓她再睡一會兒。

走步聲這樣的雜亂鬧人，一定是穿皮靴的人在走着，就是涼台下的那警士，而且不是一個兩個人，是許多人，這許多警士到旅館作甚麼？是捉犯人，是的，就是對門的那房間！啊！捉着的人是青年！長長的頭髮！是政治犯！啊！愛護平民的文昌喲！喲！哎！文！他喲！好！喲！喲！

——韻姑！韻姑！——已起身的之光不聽到她發出模糊的嚙語似的聲音，他喊醒了她，見她又閉着眼兒迷糊的睡去，見到她的額上胸前有了幾顆汗珠，晰白的皮膚帶着微微的紅色，他確定她在發熱，而且熱度很高。

他拖着鞋，煩苦的躺在梳發裏，他懊悔着自己昨夜的行動，使她受了氣，他苦悔着這次要出來遊杭，遭遇這樣的不幸。

——姆媽！——床上的小萍醒了。

——姆媽！姆媽！

別喊，萍，讓姆媽睡一會兒，媽不好過！

姆媽！我要穿衣裳起來！

喊你別鬧姆媽！我替你穿衣服，來！——之光坐在床邊上，替小萍整理着衣，眼望着韻姑額上的汗珠在發愁。

唔！哽，良，梗，恩，唔，——在發熱的妻又發出了夢囈似的聲音。

韻姑，韻姑！醒起吧，醒起吧！——他愁着眉一面替小萍穿襪，一面喚她。

她依然在迷夢中。

醒起吧！醒起吧！——他想喚醒了她，和她去找醫生，她依然睡着，他眉皺緊。

他沒有漱口，也沒替小萍漱口洗臉，躺在梳發上默默的發愁。他忘了沒有

漱口，沒有洗臉，沒有進早點，他想着她受不起氣，他想着遊杭的快樂已死去，他想着叫茶房請醫生，他默默，他愁着，他疲乏的坐在梳發上，他沒有注意到小萍帶着沒有睡醒的小睡眼坐在椅上在玩弄他的錶。

——你爲甚麼喊我，醒醒吧，醒醒吧？

——因爲我覺着你已有了愛你的丈夫和孩兒，你就不該再想念着我，再迷戀着我。——文昌說。

——那麼你爲甚麼也不醒醒呢？要這樣的潦倒，頭髮也不剪，衣服這樣破褸，也不結婚；組織家庭呢？因爲我覺着你沒有醒，所以我雖已聽到你喊我，我沒有睬你。

文昌沒有答她，她忽而把雙手拱在胸前，眉兒緊鎖，頭兒一斜，像吃了苦東西。

——怎麼怎麼，文昌！

——我……：

——怎麼呀！文昌呀！——她跑到他面前，抓着他手。

——我心……：

——你心痛嗎？

——不。

——難受嗎？

——不。

——心裏想嘔嗎？

——不。

——怎樣呀？文昌。

——破！爸爸！

——你心破了嗎？文昌！

——小鬼！小鬼！你看，破了沒有，錶是小孩子玩的東西嗎？姆媽要多睡一會兒，你就不能安身！——正在頰悶愁苦的之光，不禁怒打了小萍，把破了的錶從小手裏奪了回來，小萍的哭聲音開始。

——文昌，你不要哭好吧？你哭我心中難受，使我知道我的罪過，我也要哭了！唔！恩！唔！唔！

之光聽到床上的妻又發夢哭似的聲音，他想女子真像一朵嬌嫩的花，一點的風霜也受不起的柔弱！他決計請醫生來解決這煩悶。

——茶房！茶房！——之光在門前低低的喚了兩聲。

——這裏有醫生嗎？



——旅館裏沒有？外面有。

——甚麼地方？

——醫生多哩！

——要有名的，好的！

——在××街。

之光爲小萍整理好了的時候，他望望在迷糊中的韻姑，滿臉充滿着血，汗珠一點點在鼻尖上，在額上，偶而睜開了眼，迷糊的說了幾句：見到她的眼珠也網着紅絲，他領了小萍走出旅館。愁着眉，迷離而頹喪地去找醫生。

——呀！文昌瘋了，咬我一口！

——太太！——輕視，譏諷，驕傲，微笑地他走了。

——文昌呀——你來！

——我愛你！——聲和着淚。

——韻姑，請坐，——很看得出他那假裝的禮貌。

——韻姑！韻姑！——他仰止不住地哭了，怎樣呢？

——呀！你癡了，咬我的舌頭！

——不要！不要！好好的！

——爲甚麼呀？爲甚麼呀？不作聲不說話！

——真的嗎？真的嗎？你已經吃了五瓶安眠藥嗎？

——再會！——文昌真好，很有禮貌，和從前一樣地的可愛。

——文昌呀！我們怎樣呢！

——文昌呀，我死好嗎？

一陣陣的冷汗湧出她遍體的毛孔，眼兒紅得可怕！

——我們局裏的假期只有一天了。——一個滿面愁容的男子站在床前向醫生說。

——呵！不行，至少要有一星期的修養！

一個頹喪的男子領着孩子在火車裏。西湖畔的醫院裏躺着韻姑。

韜光寺裏的和尚爲着要引用自山溪間流下的山水，所以用巨大的毛竹，打通了節頭，一根一根地銜接好了，上承泉源，引到廟裏；引到山下。

## 校讀之後

錫鵬補誌

六七年來我的生活很零落，從沒有機會在一個地方安心地住過十個月以上的時日，所以也從沒有機會在一個志願下安心地寫過幾篇小說。我不是個靠寫小說而生活的人，也不須掛上作家的招牌而活動的人，沒有多少利的衝動，亦沒有多少名的衝動。我是個教員，我是個平凡的一般的窮教書先生，要我像文壇政客似的在作家的名利梯上爬着爬着，根本我也不會，甯可給人罵我頹廢，墮落，不努力，我終也不願去學會文壇政客的手腕，文壇商賈的生意經。這是

我心中祕藏着的悽慘。

因爲我久不寫小說，甚至有人傳我許多奇怪的消息，把我說壞到自己從未想到的境界裏去。這些消息於我仍無絲毫的刺激，我要自己知道我沒有努力寫小說的可憐的原因，我也就對得住自己了。

是的！我不努力，退步了。

是的！我沒有走上你們所走的那一條路。

我關開這一些的謾罵，我隨着我的心，流浪，不安定，不安定了六七年，流浪了六七年，大學的功程完結，却沒有在一個大學校住過一年的時日，教書只教了幾年，却教了六個中學，兩個大學，這些事除了知己者知道，又有誰能明瞭，能設想，能同情我的不努力呢？

但是今番第三次收集我的小說時，却又集到十幾萬字，自己也奇怪着自己

在數量上有了這樣的成績。我把每篇小說的題目唸着，唸着唸着，想着我當初怎麼會寫這篇的？這篇寫成後怎麼樣？發表時自己不知道而且忘了！等等的往事，似乎都很有趣。在這樣的有趣的衝動下，我於校讀之後再補入這篇文章。

全集分上下兩輯，其實下輯五篇（即自未死的蟲蝶那篇起）都是一些毫無價值的愛情作品，原來我祇想把上輯的付印，因為字數太少了，所以又把這五篇：未死的蟲蝶，儉祭，約，迷離，小萍的娘列爲下輯。

## 在逃的罪人

這篇是我一九三二年路過上海時，在親戚家寫的。不過這篇與初稿很有出入，初稿對於二姑娘的描寫，較深刻，寄給過馬亮國，也爲許多同學看過，都以爲太淫蕩了，所以一向攔着，也無心去改作，三三年夏，有位青年同學看了很高興，他爲我刪去了淫蕩的部份，我復看時，以爲文字雖改動了，而中心的意識並沒有移動。所以八月間給

王平陵兄發表在文藝月刊上。我知道，我若把初稿給他，他一定要伸舌頭，搖頭罵我。但是在我自己，仍以爲初稿較此稿更爲真實性多多。（本來文藝月刊是君子的刊物，和一般的月刊一樣，也不堪登載淫蕩的事實。）

## 平常的病

久別的子藜，七年來，我只知道他囚在牢裏，我只知道他死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忽而接着他一封信，方知道在文壇上努力尋求光明的潘子農，就是創造社時期的子藜。他來信問我索稿，在這種久已遺失而又復得的友誼的歡樂的刺激之下，三三年一月二十日那天，在我的生命流中，我又抓着了這七千多字的個自的表現。

## 丙舍

這篇是我在本集中認爲最滿意的一篇，不單是本集中最滿意的一篇，也可以說是兩三年所寫的小說中最爲滿意的一篇。是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十一時寫的。

但是我的滿意，往往就是別人的滿怨。這一點我顧不到。

## 南陽之夜

南陽之夜的悽慘是遠在三四年前，我久想把這夜寫下來，只是今天想待明天寫，明天想待後天寫，後天想待再後天寫，今年等明年地等到三三年的春明，感謝上帝這年使我有機會在之江畔的一個大學校裏，聽到了禮拜堂裏傳出的鐘聲，遊閒而文雅的女學生的談話，她們要我寫小說，我寫了這篇。在文藝月刊發表後，她們讀了皆愁着眉問我：小說究竟是舒解別人的情感，怡情陶性的呢？還是有心使人感覺臭，醜，惡，苦的？自此看我的小說的學生就很少。

## 定獻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在一處數里週圍沒有人家的寂寞的山脚下，住了兩個多月，七月十日寫成這篇。那地方叫紫雲嶺。至今那家鄉下的人還認識我。



## 都市人家

在沒有靈魂的都市裏，我尋到了一家人家。因為這家人家使我常在夜中作噩夢，夢着有許多鬼，披髮的女鬼，瘦長的男鬼，小鬼，烏龜，我在這種噩夢的纏擾中，寫成這篇小說。

## 上層人物

程一戎君索稿的信很懇切，使我慚愧，在慚愧中我寫成這篇。

## 金魅

金魅是我的朋友。本文是爲了紀念他而作。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寫成。

## 高攀

這篇改作了三次，但是始終沒有充實地表現了那事實和我的心，翠是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因爲不能爲她家的厄運痛苦地記錄下來，至今仍引以爲憾。

## 晚禱的時刻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寫。信手便寄給良友發表。

## 未死的蟲蝶

這是在友誼中逼着寫成的一篇無聊的小說。三二年春末忽接施蟄存兄來信，謂：『弟將主編現代，如不以往事爲芥蒂，懇即賜稿，並希常援助！』在他歡迎的語調上，自然我也忘了往事。但是我的懶血始終在血脈裏，彷彿吃了懶糧的人，雖然幻想到稿費甚大，現代或許因爲蟄存兄的經商之才而辦得很好，但是總沒有力氣提筆，直到六月中我住在慈雲嶺時，才爲他勉強地寫了一半，年底完成，發表在現代上。

這篇是敘述一個情慾不滿足的婦女，在我個人總以爲是一篇無聊的作品，技巧方面我也沒有費工夫，想不到蟄存在靈鳳處見到我的小說集稿時，他說：『未死的蟲蝶最可滿意。』雖然有人贊我，總有些歡喜，但是對於這樣的贊句，我却瞪大了眼，不知他的見解特殊在那一點。或許他有他的高見吧，不過要以此爲全集最好的一篇這種見解，則請讀者們自己去體會這批判者的用意吧。

## 迷離

這篇是我生命上難得的一段故事。今年春，陳大慈兄索去發表在杭州黃鐘上。

## 偷祭

這篇是我一個朋友生命上難得的一件慘事。

## 約

是我口授，而由別人寫成的一篇小說。

## 小蘋姑娘

王墳兄忽而來信索稿，說即有四十元寄來。那時我正是沒有錢用，一夜趕快寫成，等着錢到寄稿。那知終也不見錢

到，稿子留在桌上，却為另一個年青朋友為我校改了許多錯字。直到七月不見王墳寄錢來，乃寄王平陵兄。

# 矛盾創作叢輯：

短篇小說集五種

汪錫鵬小說集 . 壹

劉呐鷗小說集 . 貳

潘子農小說集 . 叁

徐蘇靈小說集 . 肆

劉祖澄小說集 . 伍

以 最 新 的 姿 態 出 現 於 廣 大 的 文 壇 者 以 最 新 的 姿 態 出 現 於 廣 大 的 文 壇 者 盾 矛

矛盾創作叢輯之壹

汪錫鵬

小說集

一九三四，一，一。出版

著作者：

汪錫鵬

裝幀者：

洪正倫  
崔炎君

印刷者：

國民印務局

南京宗老爺巷

發行者：

矛盾出版社

上海辣斐德路

每册實售

銀洋六角

第一版：一——一五〇〇册

總經售處·生活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694B



042777



每册陸角